13. 表白

爱德华在阳光下的样子令人震惊。虽然整个下午我都在盯着他看，但还是看不习惯。虽然昨天打猎回来后些微有些发红，但他的皮肤依然很白净，简直熠熠生辉，好像镶嵌了无数颗小小的钻石。他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敞开着衬衣，裸露出健康、光洁的胸部和白皙的胳膊。他那闪闪发光的淡紫色眼睑紧闭着，尽管他并没有睡着，躺在那里，像一尊用大理石一样光滑、水晶般透亮的无名石头铸成的雕像。

他的嘴唇不时地在动，动得很快，看上去就像在颤抖似的。可我问他时，他说自己在哼歌，声音轻的我根本就听不清。

我也尽情地晒着太阳，虽然空气并没有像我喜欢的那样干爽。我本想像他那样躺下来，让太阳温暖我的脸庞。但我却一直蜷曲着身子，下巴搁在膝盖上，两眼不停地注视着他。微风拂过，吹乱了我的头发和他周围的绿草。

这草地，一开始对我来说非常地迷人，但现在和他相比却要略逊一筹了。

我很犹豫，即使到了现在，我始终都怕他像海市蜃楼一样从我面前消失：他太美了，美得叫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我犹豫地伸出了一只手指，摸了一下他那只眩眼的手背，它就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他的肌肤很完美，摸上去像缎子一般光滑，如石头一般凉爽，令我再次感到惊异。等我重新抬起头来时，只见他的眼睛睁开了，在看着我。今天，他的眼睛呈淡棕色，打过猎之后，颜色变得浅一些、温暖一些了。他冲我迅速的一笑，笑得他无暇的唇角都翘起来了。

"我没吓着你吧？"他用嬉戏的口气问道，但从他温柔的声音里，我听出了实实在在的好奇。

"和平时差不多。"

他笑得更得意了，洁白的牙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稍稍往前凑了凑，伸出了整只手，用指尖顺着他前臂的轮廓抚摸着。我看见自己的手指在不停地颤抖，而且我知道，这是逃不过他的眼睛的。

"你介意吗？"

"不，" 他说道，没有睁开眼睛，"你很难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叹了一口气。

我的手顺着他胳膊肘上微微发蓝的静脉，轻轻地抚摸着那完美的肌肤，另一只手伸出去想把他的手翻过来。他猜出了我的心思，用他那令人瞠目结舌、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一下子把手心翻了过来。这回真吓了我一跳，手指不觉在他的胳膊上停滞了片刻。

"对不起，"他的声音很轻。我抬起头来，正好看到他又闭上了那双金黄色的眼睛，"跟你在一起这么容易，我倒觉得有些不自在了。"

我将他的手抬起来，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太阳在他手掌上发出的光亮。我把他的手又往上抬了抬，想看清他皮肤里藏着的东西。

"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他轻声问道，我看见他的双眼正盯着我看，神情突然变得很专注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是知道的。我们大伙儿一直都这么认为。"

"做个吸血鬼真是很困难的生活啊。"他的语气中带有的一丝悔恨难道是我的想象？"可你没告诉过我。"

"我原本希望我能知道你一直在想什么……"我犹豫了。

"噢？"

"我原本希望我能相信你是真的，希望我不感到害怕。"

"我并想让你感到害怕，"他的声音轻得跟嗡嗡似的。我听出了他无法真实表白的意思 -- 我没有必要害怕，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

"其实，那并不是我所指的那种害怕，尽管那无疑是要考虑的事情。"

还没等我来得及反应，他已经半坐了起来，用右手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左手仍被我握着。他天使般的脸庞离我很近，只有几英寸的距离。对于他突然挨得这么近，我本来--也应该--向后躲闪的，可我就是僵在那里动弹不了。他那双金黄色的眼睛把我迷住了。

"那你到底害怕什么呢？"他轻声追问道，语气很急切。

可我答不上来。就像前面有过的一次那样，我闻到了他扑面而来的凉飕飕的呼吸，甜甜的、令人陶醉的香气馋得几乎让我快要流出口水来了。这种香味儿跟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我本能地、不假思索地靠过去，呼吸着那股香气。

刹那间，他不见了，他的手已经从我的手里抽出去了。等我定睛一看，他已经在二十英尺开外，站在那块小草坪的边上，一棵大冷杉的浓浓阴影之下了。

他站在那里注视着我，眼睛在阴影里显得格外灰暗，表情令人难以揣测。

我能感觉到我的脸上充满了伤害和震惊的表情。我空空的双手觉得钻心的疼。

"对……对不起，爱德华，"我轻声地道歉说。我知道他能听见我说话。

"给我一会儿时间。"他喊道，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我不像平常那样敏锐的耳朵听见。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经过了那漫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十秒钟后，他走了回来。对他来说，算是慢吞吞的了。他在离我仍有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下来，优雅地坐回到地上，双腿盘曲，两眼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双眼。他深深地吸了两口气，而后冲我歉意地笑了笑。

"实在很抱歉，"他犹豫了一下说道，"要是我说我只是一个正常的人，你能理解我想说的意思吗？"

我点了一下头，但没能因为他的笑话而发笑。一种恐怖的感觉渐

渐地沿着我的血管蔓延开来，而他在自己所坐的地方就可以闻到。此时，他的微笑变成了嘲讽。

"我是世界上最棒的猎食动物，对不对？我身上的一切都能让你上钩--我的声音、我的脸，甚至包括我身上的气味，好像我没有那些东西不行似的！"突然间，他站立起来，从我眼前消失了，然后又出现在刚才那棵大树下，半秒钟内他居然围着草坪转了一圈。

"好像你能随时摆脱我似的，"他大声笑着说道，笑声中带着一丝苦涩。

他伸出一只手，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咔嚓声，毫不费力地从树干上折下了一根两英尺粗的树枝。他将树枝托稳，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扔向另一颗大树，那棵树在猛烈的撞击下不停地颤抖着。

此刻，他又站到了我的面前，离我只有两英尺远，像一尊石雕一样一动不动。

"好像你可以把我打跑似的，"他温柔地说道。

我坐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以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怕过他。他也从来没有这么放肆地摘下过他那张精心粉饰的面具，从来没有露出他非同常人的那一面，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俊美--死灰色的脸，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我仍坐在那里，好像一只受惊的鸟，面对着毒蛇虎视眈眈的眼睛动弹不得。

他那双可爱的眼睛发出兴奋的光芒，几秒钟过后又渐渐地暗淡下来，他脸上的表情也慢慢地复原，罩上了他惯有的那幅伤感面具。

"别怕，"他轻声说道，温柔的口气中无意略带一丝勾引，"我保证……"他犹豫了一下，"我发誓永远不会伤害你。"他希望我能相信他，可首先他得信服自己。

"别怕，"他又轻声说道，故意放慢脚步向我靠近。他缓慢地坐下，我们脸对脸，中间仅一尺之隔。

"请原谅我，"他的口气很正式，"我能控制住自己的。刚才你有点儿让我措手不及了，可现在我不是很好了吗？"

我等待着我的回答，可我依然开不了口。

"我今天不渴，真的，"他冲我挤了一下眼睛。

这次我禁不住笑了出来，可我的声音还是有点颤抖、急促。

"你觉得好点了吗？"他温柔地问道。说着，他将玉石般的手伸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到了我的手里。

我看了看他光滑、冰凉的手，然后又看了看他的双眼。只见它们温柔而又充满了悔恨。我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上，故意像刚才那样用指尖顺着他手上弯曲的静脉抚摸着。然后，抬起头，冲他腼腆地笑了笑。

他回了一笑，笑得灿烂夺目。

"刚才我失态之前，我们在说什么来着？"他用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那种温柔的口吻问我。

"我真的不记得了。"

他笑了，但还是满脸的惭愧："我觉得我们当时在说你害怕的原因，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的原因。"

"噢，没错。"

"那我们……"

我低头看着他的手，漫不经心的在他那光滑、灿烂的手心里划圈。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我很容易发脾气，"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突然感悟到这一切对他和我来说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对于有着多年深不可测的经历的他，那就更不容易了。想到这些，我突然有了勇气。

"我害怕是因为……因为……原因是，其实很明显，我不能和你在一起。我还怕自己克制不住，想和你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两眼还一直盯着他的手，我想尽力把自己的声音再提高一些，可太难了。

"是的，"他慢声慢气地说，"那的确让人害怕。想和我在一起，确实对你没有好处。"

我紧锁眉头。

"我早就该离开这里了，"他又叹了一口气，"我现在就该走了，可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我不想让你走，"我可怜地小声求他。

"这正是我该走的原因。不过你放心好了。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自私的动物。我太渴望你做伴了，该做的事我也不会做的。"

"我真高兴。"

"千万别，"他抽回了自己的手，这回动作比以前轻缓得多，但他的声音比往常要严厉。对他是严厉，但对我来说比任何正常人的声音都要美妙悦耳得多。他多变的情绪总是让我觉得跟不上，觉得有些茫然。

"我希望的不仅仅是有你做伴儿，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永远不要忘记我对你要比对任何人更危险。"他停住了，两眼茫然地凝视着远处的树林。

我想了一会儿。

"我可能没听懂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特别是最后那点。"

他回头看着我，笑了笑。他的情绪又有了变化。

"我怎么对你解释，又不再让你受怕呢，"他陷入了沉思。他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的手又放回到我的手里。我紧紧地握住了它。

他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说："真是特别舒服，这种温暖。"

不一会儿，他醒过神来，继续说道，"你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口味。有的人喜欢巧克力味儿的冰淇淋，而有的人却喜欢草莓味儿的。"

我点了点头。

"对不起，我用食物打这比方。我不知道用什么别的方法跟你解释。"

我笑了，他也苦笑了一下。

"你知道，每个人的气味不同，有其独特的芳香。如果你把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关在一个堆满变了味的啤酒的屋子里，他一定会很情愿地去喝它。可如果他希望早日戒酒，他也能克制住自己不喝。再比方说，如果在屋子里换上一杯百年陈酿，难得的珍品白兰地，香气四溢，你觉得那个人又会怎样呢？"

我们静静地坐着，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揣度着对方的心思。

他首先打破了沉默。

"可能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克制住不喝白兰地可能很容易做到。或许我应该把那个酒鬼换成一个吸海洛因成瘾的人。"

"你是不是在说我是你可以吸食的一种海洛因？"我故意挑逗他，想看看他怎么反应。

他微微笑了笑，似乎在鼓励我做出的努力："是的，你正是我喜欢的那种海洛因。"

"那种事儿经常发生吗？"我问。

他仰望着树梢，思考着如何回答我。

"我和我的弟弟们谈过这件事，"他仍然望着远处，"对贾斯帕来说，你们每个人都一样，没有什么区别。他是我们家最后加入的一个成员。对他来说，要一点也不做非常困难。他还没有学会区别不同的气味和味道。"他匆匆看了我一眼，表情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对不起。"他说。

"没关系，我并不介意。请不必担心，你不会伤害我或让我害怕的。你怎么想的我能理解，或者说我会尽量去理解。你只要尽力给我解释清楚就是了。"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又注视着天空。

"所以，贾斯帕很难确定他有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在寻找最恰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能如此吸引我的人。埃美特，打个比方说吧，戒酒的时间长一些，他就能理解我的意思。他说两次，对他而言，一次比另一次感觉更为强烈。"

"那对你呢？"

"从来没有。"

他的话在温暖的空气中回荡。

"埃米美特到底干了些什么？"我打断了沉默。

我真是不该问这个问题。他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他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头，头转向一边。我等了片刻，但他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我知道，"最后我只自问自答了。

他睁开了眼睛，露出渴望和哀求的神情。

"即使我们中间意志最为坚强的也会有克制不住的时候，是不是？"

"你在等什么？需要我的允许吗？"我的声音很尖，可我实在是无意的，我只是想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温柔些。我能料到他对我如此坦诚需要付出何等的代价。"我是说，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都快死到临头了，我居然这么冷静！

"不，不！"他突然醒悟过来，"当然有希望！我是说我当然不会……"他没有把话说完，眼睛又盯着我了，"我们之间和他们不一样。埃美特并不认识那些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他也没有什么经验，也不太小心，可他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了。"

他突然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注视着我，而我也陷入了沉思，思考着他刚才说的话。

"那假如我们在一条漆黑的巷子里碰上了会怎么样？"我不着边际地说。

"我曾经有机会扑向一群无辜的小孩，可我尽努力克制住了……"他突然停了下来，转过头去，"你每次走过的时候，我都可以得手。可我不想毁掉卡莱尔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假如我在过去的好几年里没能忍住饥渴的话，我现在也不可能克制住自己！"他停下来，冲着那片树林大声吼叫。

他凄惨地朝我看了一眼，我们俩可能都在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你一定以为我鬼魂附体了。"

"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你怎么会这么快就恨上我……"

"对我来说，你好像一个魔鬼，从我自己的地狱里来，目的就是为了毁掉我。你的肌肤发出的芬香……，我以为我第一天就会克制不住做出越轨行为。在那一个小时里，我想出了上百种办法，想把你引到一个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可我还是忍住了。想想我的全家，如果我这么做了，他们会怎么样。我只好跑出去，在我花言巧语把你引诱出去之前赶紧离开那里……"

他往上看了看，然后又看着我脸上呆滞的表情。我试着去感受他那些痛苦的回忆。他眉睫下那双金黄色的眼睛是那样的炙热，迷人，也很致命。

"那时你肯定会跟我走了的，"他很有把握地说。

"毫无疑问，"我尽量保持平静。

他皱起眉头，看着我的手，然后慢慢地将目光移开："打那以后，我想办法调整了自己的时间安排，尽量地回避你，可也是徒然。当时你就在那间温暖的小屋子里，身上散发出令人发疯的香气。我差一点对你下了手，旁边只有另外一个人，那是很容易对付的。

我站在温和的阳光里，禁不住浑身颤抖。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当时发生的一幕幕，这才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可怜的柯普女士！一想到当时我差点儿要为她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身体不禁颤抖了一下。

"可我克制住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强迫自己不要等你，从学校出来时不要跟着你。一旦出了学校，闻不到你的气味就好多了。同时，我尽力保持头脑冷静，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快到家的

时候，我独自离开了，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自己是多么的脆弱。他们只知道我很不对劲儿。我径直去医院找到了卡莱尔，告诉他我要走了。"

我吃惊地瞪着他。

"我和他换了一辆车，他的车油箱很满。我中途不想停下，我不敢回家去面对埃斯梅。她也不会轻易让我走，不然会跟我大吵大闹。她一定会劝说我没必要……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阿拉斯加，"他的声音里满含着羞愧，好像在责备自己是个胆小鬼，"我在那里住了两天，和以前认识的朋友一起，可最终我还是想家了。我恨自己，因为我知道埃斯梅，还有其他人，这个收养我的家，他们都在为我着急。在那空气清纯的大山里，我真的很难想象你居然会具有这么大的诱惑力。我想好了，逃避是一种懦弱的行为。我以前曾遇到过这种诱惑，但和这次无法相提并论，不过我很坚强。你是谁？不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吗，"他突然咧嘴笑了笑，"哪能让你把我从我喜欢袋的地方赶走呢？所以，我就回来了……"他凝视着远处。

我无言以对。

"我采用了各种办法，去打猎，喝足了再来见你。我相信，我一定有足够坚强的毅力像对待任何其他人一样对待你。对此，我深信不疑。"

"还有一件让我头痛的事，我就是猜不出你的心思，所以也无从知道你会对我做出什么反应。我从来没有为达到目的而借助别人的习惯，我通过杰西卡的头脑去偷听你的话……她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什么也没有听到，只好放弃，让我特别恼火。所以我也不可能知道你所说的是不是真话。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很伤脑筋。"他回忆着，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我想让你忘了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所以我又开始正常和你讲话。其实，我特别希望能猜透你的心思，但你又让我特别感兴趣，我不觉陷入你各种各样的表情里不能自拔。你不时地用你的手或头发搅乱我的情绪，你身上的气味又让我不能自已了……。

"那天，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差一点儿被车轧死。后来，我想出

了一个绝妙的理由来解释我当时为什么要救你。假如我没有救你，你在我眼前被撞得鲜血满地，我可能就会暴露我们的真相。不过，这个理由是我后来才想出来的。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该是她。"

他闭上了眼睛，陷入了痛苦的忏悔。我耐心地听着，好奇胜过了理智。按常理说，我应该感到害怕才对。可我却为能揭开这一谜底感到轻松。我十分同情他所经历的所有这些痛苦，哪怕是现在，他表白要夺去我的生命。

我终于能说出话来了，可声音很小："在医院吗？"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不敢相信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后，我还会把我们推向最危险的边缘，把我的命运交到了你的手上，这么多人当中唯独是你！好像我在寻找另一个干掉你的动机。"就在他不经意说出'干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俩都不禁打了个寒颤。"可结果正好相反，"他迅速接着往下说，"我和罗莎莉、埃美特，还有贾斯帕大吵了一场，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卡莱尔和爱丽丝都站在我一边。"他自豪地摇了摇头。

"第二天，我通过所有和你说过话的人偷听了你的想法，你遵守了诺言让我大吃一惊，我难以理解。不过有一点我明白，我和你之间的缘分。我尽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让自己靠近你，可你身上的气味、你的呼吸、你的头发每时每刻都在像第一天那样袭扰着我。"

他又看着我的眼睛，不过这一次却充满了温柔。

"为了这一切，"他继续说道，"我倒觉得我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所有真相，免得像现在这样在这里向你忏悔，没有旁证，也无人来阻拦我伤害你。"

"为什么？"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不禁问道。

"伊萨贝拉，"他认认真真地叫出了我的全名，然后用手随意地抚弄着我的头发。他这一随意的举动使我全身感到了一种无名的恐惧。"贝拉，要是我伤害了你，我会自责一辈子的。你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我一直有多痛苦。"他看着我，又露出了惭愧的表情，"一想起你会变得僵直、惨白、冰冷，再也看不到你红扑扑的脸，看不到你充满智慧的眼神，我简直不能忍受。"他抬起美丽却又满含痛苦的眼睛看着我，"现在你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了，永远是。"

我们的话题如此急速地转向互相表白，使我感到阵阵的晕眩。刚

才我们还在高兴地讨论我急切盼望得到的死亡，而现在却在互相表白自己的感情。他静静地等待着。虽然我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俩的手，可我知道他的眼睛却一直在注视着我。

"你肯定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我终于鼓起勇气说，"我就在这儿，也就是说我宁愿死，也不愿和你分开。"我皱了一下眉头，为自己笨嘴拙舌感到懊恼，"我真是个傻瓜。"

"你的确是个傻瓜，"他应了一句，大声地笑了。我们的眼神又碰到了一起，我也开心地笑了。我们在笑这个疯颠而又千载难逢的时刻。

"这么说，狮子爱上了羔羊……，"他默默地说道。听了他美妙的比喻，我转眼看着远处，不让他看到我的眼神。

"多愚蠢的羔羊啊，"我叹了一口气。

"多霸道而变态的狮子啊，"他盯对着远处的树林看了好一会儿，不知道他此刻又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我问，又停了下来，不知如何继续往下说。

他看着我笑了，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牙齿上，发出点点光芒。

"继续说呀？"

"告诉我你以前为什么老躲避我。"

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你知道为什么。"

"不，我是说，我想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以后我可以小心点儿，我得学会克制自己，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比如说，这个……"我抚摸着他的手背，"这个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又笑了："贝拉，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都是我的错。"

"可我想帮你，如果可能的话，让你觉得轻松一些。"

"这个嘛……，"他想了一会儿，"你就是离我太近了。多数人都

本能地希望离得我们远远的，不喜欢我们古怪的样子……，我没有料到你会靠近我们，还有你脖子上的气味。"他停顿了一下，看我是否听了不高兴。

"那好吧，"我故意轻率地说，想活跃一下紧张的气氛。我收紧下巴，说，"我不露出脖子就是了。"

我这一来，还真起作用了。他笑了起来，说，"其实并不完全是，只是不要太突然了。"

他抬起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脖子的一侧。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感觉到他冰凉的手。这本来应该是一种危险的警告，可我一点儿没有害怕的感觉，倒有几分另样的感觉。

"你看，"他说，"绝对没有问题。"

我的血液在奔腾。我希望它慢下来，感到这可能会使一切变得更糟。我的脉搏剧烈的跳动，他会听得一清二楚。

"你红润的脸颊真是可爱极了，"他一边小声地说，一边腾出他的另一只手。我的手则无力地垂放在腿上。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颊，用两只玉石般的手托住我的脸。

"一点儿别动，"他轻声地说，好像他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僵在那里了。

慢慢地，他往前靠近我，一直注视我的眼睛。然后突然但又很温柔地将自己冰冷的脸颊靠在我脖子下部的凹处。此刻，我即使想动也已经不可能了。我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看着太阳和风任意地抚弄着他棕红色的头发。他全身上下也只有头发让我觉得他是个普通的人类。

他的手故意用极慢的动作，顺着我脖子的两边滑下去。我颤了一下，只听他屏住了呼吸，但两只手却继续温柔地摸向我的肩膀，然后停住了。

他的脸侧向一边，他的鼻尖滑过我的颈骨。最后，他的脸贴在了我的胸口。

他在听我的心跳。

"呵，"他叹了口气。

我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有好几个小时。我的脉搏终于缓了下来，可他就这样抱着我，一直没动，也没有说话。我知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控，我的生命就会随之结束。速度之快，可能我都不会在意。我不能让自己害怕，也不能想什么，只知道他在不停地抚摸我。

突然，他放开了我。

他的眼睛变得非常平静。

"以后就不会那么难了，"他满意地说。

"刚才你觉得很难吗？"

"不，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你呢？"

"还不错，我觉得。"

他笑了，笑我语气不那么坚定："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也笑了。

"摸摸这儿，"他把我的手贴在他的脸上，"你能感觉有一点暖和吗？"

与他平时冰冷的脸相比，是有些暖和。但我几乎觉察不到，此刻我只意识到我在抚摸他的脸，那张自我第一天遇到他开始一直令我朝思暮想的脸。

"不要动，"我轻声说道。

谁也做不到像爱德华那样静得纹丝儿不动。他闭上眼睛，让我随意抚摸着，活像一尊石雕。

我的动作很慢，比他刚才的还慢。我必须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有出乎意料的动作。我轻轻地按摩着他的脸，抚摸着他的眼睑和眼睛下面凹处暗紫色的阴影。我的手触摸着他完美的鼻梁，然后小心翼翼地

放在了他的嘴唇上。他的嘴唇微微张开，我的手指明显感到了他凉凉的气息。我真想靠上去闻闻他身上的芳香。于是，我放下手，往后靠了靠，但不想把他推得太远。

他睁开了充满饥渴的眼睛。我没有因此而感到惧怕，唯一感到的是我的腹部突然回缩，脉搏又急速地跳动了起来。

"我希望，"他小声说，"我希望你能理解我复杂、迷惘的心情。我感觉到你完全能理解。"

他抬起手，抚摸着我的头发，并小心地让头发飘散在我的脸上。

"告诉我为什么，"我吸了一口气。

"我不能。我告诉过你，一方面，我是个可怕的怪物，时刻充满着对你的饥渴。我想，你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这个。"他勉强地笑了笑后继续说，"你从来不吸毒，也许很难领会。"

"可……"他的手指轻轻地触摸着我的嘴唇，让我浑身又颤抖起来，"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感觉不同的饥渴，连我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我对此的了解可能要比你想象的多。"

"我不太习惯人类的感情，总是这样吗？"

"你是说对我而言吗？"我停顿了一下，"不，从来没有过。"

他把我的手挟在他的手里，他铁钳般的手让我觉得太无能为力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与你接近，"他承认说，"更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够。"

我慢慢地往前靠了靠，用目光向他暗示我的意图。我把脸贴在他胸口，倾听他的呼吸，但除了呼吸，什么也没有。

"我知足了，"我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他用一个很像人的动作，伸出双臂拥抱了我，他的脸紧贴着我的

头发。

"你的拥抱要比你认为的要好得多，"我说。

"我有人的本能，它们可能埋藏在深处，但我敢肯定它们是存在的。"

就这样，我们在那里又坐了很长时间。我想知道他是否也像我一样愿意这样一动不动地坐下去。但天色渐晚，日光渐暗，树林的阴影已将我们笼罩，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你得走了，"他说。

"我以为你不会猜出我的心思呢。"

"有进步了嘛。"我几乎能听出他的话音里含带的微笑。

他扶着我的肩膀，我注视着他的眼睛。

"我能给你看样东西吗？"他的眼睛里突然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让我看什么？"

"我想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在树林里穿行的。"他看到我脸上不安的神色，"别担心，你会很安全的，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回到你的车上去。"他的嘴角一咧，露出迷人的微笑。我的心都快要停止跳动了。

"你会变成一只蝙蝠吗?"我小心地问道。

他大笑起来，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这么大声地笑过："好像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回事儿似的！"

"是呀，你肯定是天天耳闻目染了。"

"来吧，胆小鬼，爬到我的背上来。"

我稍停片刻，看看他到底是否在开玩笑。可他明显是认真的。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笑了笑，然后伸出手来扶我。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即便是他听不见我在想什么，但我急促的心跳总要出卖我。他用

胳膊将我揽住，扶到了他的背上，而我根本没费任何气力，只顾着用双腿，双臂紧紧地搂住他。要是常人的话，可能会被窒息致死，搂着他好像搂着一块大石头。

"我可能比你的背包要重一点，"我警告他说。

"哈！"他大笑了一声。我几乎能听到他的眼珠子在不停地翻动。以前我从来没有见他情绪这么激动过。

出乎我的预料，他突然抓住我的手，将我的手心贴着他的脸，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

"一次比一次觉得容易了，"他默默地说。

他开始奔跑。

要说我以前在他面前怕死过，可要与此刻的感觉相比，那简直算不上什么了。他在黑暗、浓密的树林里穿行，像子弹一样飞速，像鬼魂一样神秘。没有声音，不留下任何走过的痕迹。他的呼吸一直没变，好像不废任何力气。两旁的树林急速地向后飞闪，总是仅隔一两英寸擦身而过。

我吓得连眼睛都忘了闭上。树林里的凉风抽打着我的脸，使我觉得一阵阵生疼，好像我在飞机上愚蠢地把脑袋伸出了窗外。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了晕车时的那种晕眩。

突然，一切恢复了正常。早上，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了爱德华所指的那块草坪，可现在，我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回到了我的卡车旁边。

"是不是很刺激？"他的声音有些尖，有些激动。

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我从他的背上爬下来。我试了试，可浑身肌肉不听使唤。我的腿和胳膊僵住了，头也还在不停地旋转。

"贝拉？"他有些着急了。

"我想我需要躺下来，"我急促地喘着。

"噢，对不起。"他耐心地等着，可我还是动弹不了。

"我可能需要帮助。"我不得不承认了。

他轻声地笑了起来，温柔地将我还紧紧搂着他脖子的胳膊放了下来。他手上的力气很大，我只好任他摆布。尔后，他把我转过来，面朝着他，像抱小孩似的把我抱在怀里。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了柔软的蕨类植物上。

"你好一点儿了吗？"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好一点没有，只觉得头还是在转："我还是有点晕。"

"你可以把头靠在膝盖上。"

我试了试他的办法，好了一些。然后慢慢地做深呼吸，头部一动不动。我感觉到他坐在我的旁边。过了一会儿，我终于能抬起头来，耳边听到一种空洞的响铃声。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方法，"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想鼓励他，可声音实在很微弱："不，这办法很有意思。"

"哈哈，你脸色白得像鬼……不，白得像我！"

"我真应该闭上我的眼睛。"

"下次一定记住。"

"下次！"我呻吟着说。

他笑了，他的情绪还是很高。

"别炫耀了。"我嘟哝了一句。

"睁开你的眼睛，贝拉。"他小声地说。

他就在我眼前，脸离我很近。他英俊美丽的面容让我惊呆了，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刚才我奔跑的时候在想……"他停顿了一下。

"我希望你在想怎样不被树枝打着。"

"傻瓜贝拉，"他咯咯笑了，"奔跑是我的第二天性，我根本不用去想。"

"又在吹嘘了。"

他只是笑了笑。

"不，"他接着说，"我在想尝试做一件事。"他用手托住我的脸。

我觉得呼吸有些困难。

他犹豫了，这不是一般的犹豫，不是常人所表现出的那种犹豫。

与一般男人在亲吻女人之前的那种犹豫不同。男人只想探测女人的反应，看自己能不能被接受。男人犹豫，主要是想尽量拖延期待已久的美妙时刻，有时这种等待要比亲吻本身都要珍贵。

爱德华的犹豫却是另一番用意，他是想看看是否安全，考验自己能不能克制住自己。

然后，他慢慢地将冰冷如玉的嘴唇温柔地贴近了我的双唇。

我的反应令我俩都感到意外。

我全身的血液开始沸腾，炙灼着我的双唇。我的呼吸变得猛烈而急促。我用手揪住他的头发，紧紧地搂抱着他，嘴唇微微张开，贪婪地呼吸着他那令人陶醉的香气。

可他立刻停止了反应，又变成了一块冷冰冰的石头。他毫不犹豫地用手轻轻地将我得脸推开。我睁开眼睛，看到他的脸上非常严肃警觉的表情。

"噢，是我不小心，"我稳住自己的呼吸。

"这也太轻描淡写了吧。"

他的眼睛里透露出了疯狂，双颌紧咬，但这并没有影响他说话。他托起我的脸，离他很近，他脸上的光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

"我是不是应该……？"我想脱开身，尽量多给他一些空间。

可他的手并不想让我挪开一寸。

"不，这还能忍受住。再等一会儿，好吗？"他的口气非常礼貌，有节制。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着他疯狂的眼神渐渐地减弱，消失了。

他脸上出乎意料地露出了顽皮的微笑。

"好了，"他说。他显然有些洋洋得意。

"还能忍受吗？"我问。

他大声地笑了，"我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这种感觉真是不错。"

"我真希望我也如此，对不起。"

"不管怎样，你只是个常人。"

"太谢谢你了，"我用尖刻的语气说。

他突然站立起来，动作极其迅捷，几乎难以察觉。他把手伸向我，让我感到意外，因为以前我习惯了和他保持一段距离。我抓住他冰冷的手，没想到我这么需要他帮我一把。我的平衡还没有完全恢复。

"你还觉得头晕吗？是因为刚才奔跑，还是我亲吻的技术太好？"他笑得多么轻松，多么像一个普通的人类啊，他天使般的脸显得非常平静。他和我原来认识的爱德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我对他更是如痴如醉了。要我现在再和他分手可能会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了。

"我也不好说，我还觉得有点晕，"我勉强回答道，"可能两者兼有吧。"

"或许也应该让我开车。"

"你疯了吗？"我不满地说。

"我开车一定比你好得多，"他故意挑逗我说，"你的反应那么慢。"

"这也许是真的，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受得住，我的卡车能受得住。"

"相信我吧，贝拉。"

我的手在口袋里，攥着车钥匙。我噘起嘴，故意地摇了摇头，狭笑着说："不，不可能让你开车。"

他扬了扬眉头，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话。

我围着他转了一圈，朝驾驶室走过去。如果我没有摇摇晃晃的话，他可能会让我过去，但也许不会。他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腰。

"贝拉，我已经尽了我很大的努力保住了你的性命。我不想让你再去开车，你现在连走路都走不稳。再说，不能让喝醉的朋友去开车，"说完，他禁不住咯咯地笑了。此刻，我闻到了他胸口散发出的阵阵醉人的芳香。

"我醉了吗？"我抗议道。

"你因为我而陶醉了，"他故意挑逗我说，脸上再次露出得意的微笑。

"我不跟你争辩这个。"我叹了口气。看来只好这样了，我无法抵挡他的魅力。我举起钥匙，松开了手。只见他以雷电般的速度无声地将钥匙接住。"一定要小心，我的卡车可是老掉牙了。"

"说的有道理。"他同意道。

"那你就没有因我的存在而有一点感觉吗？"我问他。

他突然停住了，脸上的神色变得很温柔。他一开始没有回答，只是弯下腰，把脸靠近我，用他的嘴唇慢慢地亲吻着我的下颚，然后是我的耳朵，还有下巴。我浑身开始颤抖。

"无论如何，"他终于说话了，"我的反应比你快。"

14.精神胜过物质

我得承认,车速政党的时候他车开得不错.像做其他很多事情一样,他似乎根本不费什么劲儿.他几乎不怎么看路,车就能丝毫不差地行驶在路中央.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则抓着我的手.他一会儿凝视着西坠的落日,一会儿又回头看着我,看着我的脸,还有我那飘出车窗外的发丝.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他把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播放怀旧歌曲的电台,跟着电台的一首歌唱了起来,这首歌我从未听到过.他唱得一词不差.

“你喜欢五十年代的音乐吗?”我问他.

“五十年代的音乐不错,要比六七十年代的强多了!”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八十年代的还能忍受。”

“难道你不打算告诉我你的年龄吗？”我试探着问，不想搅乱了他的激昂、幽默的情绪。

“这重要吗？”他笑着说。他的情绪没有受到影响，我松了一口气。

“不重要，可我还是想……”我冲他笑了笑，“没有什么比心里装着没解开的疑团更让人夜不能寐的了。”

“不知道你听了会不会不高兴。”他思忖着说，看着天边的太阳。好几分钟过去了。

“那你试试看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他叹了一口气，注视着我的眼睛，好像一时间把路彻底忘在脑后了。他从我的眼中看到了什么，而且从中获得了勇气。他又回头看着太

阳，阳光照在他的肌肤上，散发出淡淡的红宝石般的光。

他接着道：“我一九零一年生于芝加哥。”他停下来，用眼角的余光瞥了我一下，我竭力掩饰住自己的惊讶，耐心地等着他后面的故事。他微微笑了一下，继续讲了下去：“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卡莱尔在一这医院发现了我，当时我十七岁，因患西班牙流感而奄奄一息。”

我吸了口气，声音很轻，加我自己几乎都听不见，可他却听到了。他再次低头看着我的眼睛。

“我记不太清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人的记忆总会渐渐淡漠的。”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又继续说，“可我记得卡莱尔救我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很难轻易忘记的。”

“那你的父母呢？”

“他们已经死于那场流感了，我成了孤儿，也正因为这一点，他才选择了我。当时疾病肆虐，到处一片混乱，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不见了。”

“那他……是怎么救你的？”

片刻之后，他才回答我的问题，而且措辞似乎非常谨慎。

“要做到那样并非易事，需要很强的克制力，我们当中能做到的人并不多。不过，卡莱尔一直是我们当中最人道、最富有同情心的……我觉得在整个历史上也很难找到像他那样的人。”他又停了一下，“可我感受到的只是极度的痛苦。”

从他的嘴形看，我知道他不想继续谈论这个话题了。我竭力克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虽然这种好奇心绝非毫无根据。对于这件事，我有很多问题需要细细考虑，目前才刚刚开始有了些头绪。无疑，思维敏捷的他早已看出了我的全部心思。

他柔和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他这样做是出于排遣自己的孤独，作这样的选择一般都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是卡莱尔家中的第一个成员，不久他又收留了埃斯梅。她从悬崖上摔下来，直接送到了医院的太平间，可当时她的心脏还在跳。”

“如此说来，你肯定是快要断气了，然后才成为……”这个字眼我们从未说出口过，而且此刻我也说不出口。

“不，那正是卡莱尔的为人，只要还有别的选择，他绝对不会这么做。”每当提到他的养父，他的话音中总是带着一种深深的敬意。“不过，要是生命力脆弱的话，”他接着说，“可能要容易一些。”他看着已经变得很暗的路，我能感觉到这个话题又要中断了。

“那埃美特和罗莎利呢？”

“接下来卡莱尔收养了罗莎莉，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希望罗莎莉跟我就像埃斯梅跟他一样——他在我跟前很小心，不想让我看出他的想法。”他眼珠子转了几下，接着说，“不过她跟我从来都仅是兄妹关系。只过了两年她就碰上了埃美特。当时我们住在阿巴拉契亚山区，有一次她去捕猎，发现埃美物快让一头熊给咬死了，便把他背回去交给了卡莱尔，一百多英里的路程，当时她自己都担心背不了那么远。现在一想，我才觉得那段路程对她来说多不容易啊。”我目光犀利地冲我瞅了一眼，举起我们仍然紧握在一起的手，用手背抚摸我的脸颊。

“可她还是做到了。”我用鼓励的口吻说道，故意避开了他那双美丽绝伦的眼睛。

“没错，”他轻声说道，“她似乎从埃美特的脸上看到了什么东西，从中得到了足够的力量。从此，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有时他们和我们分开住，就像一对夫妇一样。不过，我们装得越年轻，在一个地方就能待得越长。福克斯对我们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我们都上了这里的中学，”他笑了起来，“我想过几年，我们又得参加他们的婚礼了。”

“爱丽丝和贾斯帕呢？”

“爱丽丝和斯帕是两个非常稀有的动物。他俩都养成了一种良心，这是我们的叫法，是自我养成的，不是外人教的。贾斯帕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家族。他当时变得很消沉，经常独来独往。爱丽丝发现了他，和我一样，爱丽丝也有一些超乎大多同类的天赋。”

“真的？”我打断了他，充满了好奇，“可你说过你是唯一能听到别人思想的人。”

“没错，可她有别的本事，她能看见那些可能发生、即将出现的东西，不过，这很主观。未来的事情哪能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

说到这儿，他双颌紧咬，眼睛瞥了我一眼，然后迅速转向一边，速度之快，我都不能确定是不是纯属我自己的想象。

“她能预见什么样的事情呢？”

“她预见到了贾斯帕，而且在他自己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找她。她还看到了卡莱尔和我们一家，于是就一起来找我们。她对非人类最最敏感，比如说，有我们的同类靠近时，她都能预见到，而且，她还能预见到他们可能对我们有什么威胁。”

“你们的同类……有很多吗？”我吃惊地问道。他们到底有多少蒙混在我们中间没被我们察觉呢？

“不，不多，他们多数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只有像我们这种已经放弃猎杀你们人类的，”他偷偷地瞥了我一眼，“才会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们只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还有一个，他们住在阿拉斯加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住在一起，可个数太多了，很容易引人注意。那些和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往往结群生活在一起。”

“那其他那些呢？”

“他们大多居无定所，到处游荡，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和其他事情一样，时间长了就觉得乏味。不过，我们也时常撞见他们，因为我们绝大多数都喜欢北方。”

“那又是为什么呢？”

此刻，车已经停在了我的家门口，他熄了卡车的发动机。外面又静又黑，没有月亮，门廊的灯没开，所以我知道父亲还没回家。

“今天下午你睁开眼睛了吧？”他挑逗道，“你觉得我光天化日之下走在大街上不会引发交通事故吗？我们之所以选择住在奥林匹亚半半岛是有原因的，这里是天底下阳光最少的地方之一。能在白天出去是很不错的，你绝对不会相信八十多年来生活在黑夜里是多么令人厌倦！”

“这么说，那些传说就是由此而来？”

“可能吧。”

“那爱丽丝也来自另一个家庭，和贾斯帕一样？”

“不，那仍然是个谜。爱丽丝一点儿也不记得她生前的事了。她也不知道是谁造就了她。她醒来时周围没有任何人，造就她的人已经走了，我们谁也不能理解他为何而且怎么能够撇下她不管了。假如她没有那种特异功能，看不到贾斯帕和卡莱尔，知道她有一天会成为我们的一员，她可能早就变成一个残酷成性的异类了。”

有这么多的事情我需要去想，需要去问，可令我极为尴尬的是我的肚子在咕咕叫了。我完全被他讲述的一切迷住了，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饿了。此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饿到极点了。

“对不起，我耽误你吃晚饭了。”

“我没事儿，真的。”

“我和需要吃饭的人类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都忘了这个了。”

“我想和你在一起。”黑暗中说起话来容易一些，我也知道一开口，我说话的语气就会让自己露出马脚，把我对他无可救药的如痴如醉暴露无遗。

“不请我进去坐坐？”他问

“你愿意吗？”我很难想象，这位天神一般英俊的人坐在爸爸那张破旧的吃饭椅上该是怎样一幅风景。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听到车门轻轻地关上了，几乎就在同时，他便出现在了我这边的车门外，替我开了门。

“很有人性嘛。”我夸了他一句。

“一定重新开始恢复了。”

黑夜中，他走在我身边，脚步很轻，轻得令我忍不住不是地偷看他一眼，以确定他仍然在我身旁。黑暗中，他看上去要正常多了，皮肤仍然很白，仍然像梦幻般俊美，但不再像下午那样在阳光下一个劲儿的发光了。

他比我先到门口，为我开了门。一脚刚跨进门槛，我便停住了。

“门没锁？”

“不，我用屋檐下的钥匙开的。”

我走进屋里，打开了廊檐下的灯，回头用惊异而又佩服的眼光看着他。我敢肯定我没有当着他的面用过这把钥匙。

“你让我很好奇。”

“你暗中监视过我？”可不知怎的，我的语气中没能充满应有的怒火，心里反倒乐滋滋的。

他没流露出悔悟的意思，说：“夜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

我没有回答，顺着门厅朝厨房走去。他不用我带路，先我一步到了厨房，在我想象过他会坐在那把椅子上坐下。他的俊美令厨房马上蓬荜增辉了。我不自觉地凝视了他好一会儿，才把目光移开。

我开始全神贯注地准备晚餐，从冰箱里取出昨晚剩下的意大利宽面，切下一块放在盘子上，然后在微波炉里加热。微波炉开始转动，厨房里顿时充满了西红柿和牛至（亦称野墨角兰，是意大利菜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也泛指调味用的香叶）的味道。

“你常来这儿吗？”我漫不经心地问道，眼睛仍然看着盘子里的面条。

“嗯？”他好像在想别的，硬是被我拽了回来。

“你每隔多久来这儿一次？”我还是没有扭头看他。

“几乎每天晚上都来。”

我猛地转过身来，惊呆了：“为什么？”

“你睡着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就事论事的说道，“你老是说梦话。”

“不！”我惊叫起来，突然感到一阵阵地发烫。当然，我知道自己睡觉时说梦话，我母亲曾拿它开过我的玩笑，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此时此刻这也是我需要担心的事情。

他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有一些懊恼：“你很生我的气吗？”

“那要看是什么情况！”我感到有点儿接不上气了，而且听也听得出来。

他停了一会儿，催促道：“看什么情况？”

“看你听到了什么！”我又大叫了一声。

霎时间，他悄无声息地站在了我身边，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

“别生气了。”他恳求道。他把脸低下来和我的眼睛平齐，跟我来了个四目相对，我有些不好意思，试图把目光移开。

“你想念你妈妈，”他小声地告诉我，“你为她担心，下雨的时候，你一听到雨声就觉得坐立不安。以前你常常在梦时提起你家里的事儿，可现在提得少了。有一次你说：‘这儿太绿了。’”他轻声地笑了，我看得出来，他不想进一步气我了。

“我还说了些什么？”我追问道。

他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你的确提到过我的名字。”他承认道。

我沮丧地叹了口气，问道：“提到得多吗？”

“多少才算多，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一点儿？”

“噢，别说了！”我低下了头。

他温柔地、很自然地把我搂进了怀里。

“别害羞，”他对着我的耳朵轻声说道，“我要能做梦的话，梦见的肯定是你，而且我绝对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好意思。”

这时，我俩都听到砖铺的车道上传来了轮胎的声音，看到前灯的灯光透过正面的窗户，穿过过道朝我俩闪了过来，我在他的怀里僵住了。

“让不让你爸知道我在这儿？”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试图迅速的想出个答案来。

“那下一次吧。”

话音刚落，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爱德华！”我小声喊道。

我听到一声鬼一样的笑声，然后就什么也没有了。

父亲在用钥匙开门。

“是贝拉吗？”他叫了我一声，我以前很烦他这样问，还能有别人吗？而现在我突然感到他似乎问得并不太离谱。

“在这儿呢！”我真希望他没听出我的声音快要歇斯底里了。我从微波炉里一把取出晚饭，他进门时，我已经坐在餐桌上了。在和爱德华待了整整一天之后，他的脚步声听起来是那么响。

“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点儿，我饿得不行了。”他扶着爱德华刚坐过的那把椅子的椅背，踩着靴子的后跟，想把它们脱下来。

我端起自己的宽面，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去给他热面条。面条把我的舌头烫疼了。趁他的面条还在加热，我倒了两杯牛奶。我一口气将自己的那怀灌下去，想冷却一下烫疼的舌头。放下杯子时，我注意到怀里的牛奶在晃动，这才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查理在椅子上坐下来，和刚才坐在上面的爱德华形成了一种滑稽的对比。

“谢谢。”我把他的面条放在餐桌上时，他说。

“今天怎么样？”我问，声音显得很急促，我真巴不得立刻躲到自己的房间去。

“不错，鱼咬钩了……你呢？想做的事都做了吗？”

“不太理想——外面天气太好了，在屋里待不住。”我又咬了一大口。

“今天天气是不错。”他同意我的说法。真是轻措淡写，我心里想道。

吃完最后一口面条，我端起怀子喝完了剩下的牛奶。

“这么匆忙？”没想到查理观察得这么仔细。

“哎，我累了，今天晚上早点睡。”

“你看上去好像有点儿紧张。”他说。哎哟，怎么会这样？他今天晚上干什么非得注意到这个？

“是吗？”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回答了。我三下两下刷完盘子，把它们翻扣在洗碗布上晾着。

“今天是星期六呀。”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没有回应。

“今天晚上没有什么计划？”他突然又问。

“没有，爸爸，就是想睡觉。”

“镇上就同有对你胃口的男孩儿，嗯？”他有些怀疑，却尽力显得很冷静。

“没有，还没有吸引住我的男孩儿。”我说得很谨慎，没有过分突出“男孩儿”，以免引起查理的猜忌。

“我还以为那个迈克.牛顿也许……你不是说过他很友好嘛。”

“他只是一个普通朋友而已，爸。”

“噢，反正他们都配不上你，那就等上了大学再开开始找吧。”每个当父亲的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恨不得自己的女儿还没有发育成熟就能嫁出去。

“对我来说，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一边上楼一边赞同道。

“晚安，宝贝。”他在我背后喊道。毫无疑问，他整个晚上都会竖着耳朵静候着，以防我偷偷溜出去。

“明天早上见，爸爸。”我嘴上这么说道，心里却在说，等你午领先悄悄溜进我的房间的时候，咱们再见。

上楼去我房间的时候，我故意将脚步放慢，显得很疲倦。我把房门重重地关上，好让他听见，然后我踮着脚走到窗户边上，推开窗子，将身子探入外面的夜空，扫视着黑暗，还有那阴森森的树荫。

“爱德华？”我轻声喊道，觉得自己傻透顶了。

只听身后传来了一阵轻轻的笑声：“叫我吗？”

我猛然转过身去，用一只手猛地捂住自己的嘴。

他横躺在我的床上，冲我猛笑，头枕在手上，脚悬在床边，一幅怡然自得的画面。

“噢！”我倒吸了一口气，摇摇晃晃地瘫在了地上。

“真对不起。”他抿着嘴，想掩饰住自己的开心。

“等会儿，让我的心重新跳动起来。”

他慢慢地坐起来，不想再吓着我。然后，他往前弯下身子，伸出长长的胳膊把我拉起来，像搀扶不会走路的小孩一样，架着我的双臂把我扶到床边，坐在他边上。

“干吗不挨着我坐会儿？”他一边说，一边将他冰冷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心跳得怎样？”

“你说呢？我肯定你听得比我清楚。”

我感到他悄声大笑，笑得把床都晃动了。

我俩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都在听着我的心跳减缓。我盘算着父亲在家时，让爱德华待在我的房间里。

“瞧，现在我得做回人类了，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梳洗一下？”

“当然。”他做了个手势，示意我随意。

“待着别动。”我说，力图显得严肃。

“是，小姐。”说着他俨然变成了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床边。

我一跃而起，捡起地上的睡衣，抓过桌上的化妆包，关掉灯，溜出了房间，随手关上了房门。

我能听到楼下客厅里传来的电视声音，我重重地撞上了卫生间的门，这样查理就不会上来烦我了。

我本来想快点儿了事。我使劲地刷牙，想彻底而又迅速地刷掉意大利面条的味儿，可淋浴器的热水是急不出来的。洗完澡，背上疲劳的肌肉放松了许多，脉搏也渐渐缓了下来，熟悉的洗发香波的味道让我觉得我还是今天上午的我。我尽力克制住自己，不去想坐在房间里等着我的爱德华，不然，我渐趋平静的情绪又会重新起波澜了。最后，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关掉水龙头，匆忙地擦干身子，又急起来了。我套上那件多孔T恤衫和一条灰色的宽松运动裤。真该把两年前我过生日时妈妈给我买的那套维多利亚的真丝睡衣带来，它们上面的标签原封未动还躺在妈妈家里的抽屉里，可是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

我又用毛巾把头发擦了擦，然后迅速地梳理了一下。我将毛巾扔进了堆放脏衣服的筐里，把梳子和牙膏塞进了化妆包。然后我急匆匆地来到楼下，好让查理看到我已经穿上了睡衣，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晚安，爸爸。”

“晚安，贝拉。”他风到我这副样子有些吃惊。说不定今天晚上他不会来查房了。

我两步并作一步上了楼梯，脚步很轻，一进房间就把房门紧紧地关上了。

爱德华仍然坐在那里，纹丝未动，活像一尊阿多尼斯的雕塑，摆放在我那退了色的被子上，我笑了，只见他的嘴唇动了动，雕塑活跃起来了。

他打量了我一下，看到了我湿漉漉的头头和皱巴巴的衬衫，说：“真不错。”

我做了个鬼脸。

“真的，穿在你身上挺好看的。”

“谢谢。”我悄声说道，然后盘腿坐到了他的身边。他注视着地板上

的一根根线路。

“这路是干什么用的？”

“查理以为我要溜出去。”

“噢，”他想了想又问，“为什么？”好像他对查理的心思没有我了解得多似的。

“显然，我显得过于兴奋了点儿呗。”

他托起我的下巴，端祥着我的脸。

“你还别说，你看上去是很有激情。”

他慢慢地低下头，把他冰冷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一动不动。

“嗯……”他哼道。

他轻扶着我，让我不禁心驰神荡，很难构思出边贯的问题，我花了好几分钟才集中起分散的注意力勉强开口说话了。

“好像……现在你跟我亲近容易得多了。”

“你这样认为吗？”他喃喃道，鼻子轻轻地滑到了我下巴边上。我感觉到他正用那比蝉翼还轻盈的手把我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拢，这样他的嘴唇就可以亲到我耳朵下面的凹处了。

“容易很多、很多了。”我说，想呼一口气。

“嗯……”

“所以，我在想……”我又开始说，可他的手指正缓缓地探摸我的锁肯，打断了我的思绪。

“在想什么？”他低语道。

“我在想为什么容易多了，”我的声音有些发颤，弄得我很尴尬，“你认为呢？”

他哈哈一笑，说了句：“精神胜过物质嘛。”我的脖子上感觉到了他

颤抖的气息。

我不由得往后缩了一下，他愣住了——我不再听得见他的呼吸声了。

我俩谨慎地你盯我着我，我盯着你，盯了一会儿，然后，他咬得紧紧的牙关才渐渐松开，可脸上的表情却变得茫然了。

“我做错了什么了吗？”

“没有——相反，你都快让我发疯了。”我解释说。

他想了一会儿，再开口的时候，听上去显得很高兴。“真的吗？”他的脸上漾起了胜利的笑容。

“要我为你鼓掌吗？”我讽刺道。

他咧着嘴笑了。

“我不过是感到惊喜而已，”他澄清道，“在过去的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他打趣地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我不相信自己会找到愿意与之朝夕相处的人……不是和我的兄弟姐妹那样朝夕相处。更让我惊喜的是，虽然还是头一次，可我发现自己还挺在行……和你在一起挺自在的……

“你干什么都挺在行。”我说。

他耸了耸肩，承认我的说法，然后我俩都悄声地笑了。

“可现在怎么会这么容易？”我追问道，“今天下午……”

“并不容易，”他叹了口气，“今天下午我还……还很犹豫。我很抱歉，我那样做真是不可原谅。”

“并非不可原谅。”我反对道。

“谢谢你，”他笑着说，“你知道，”他目光朝下，接着说道，“我不敢确信自己是不是很坚强……”说着，他握起我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只要还存在我可能……克制不了的可能，”他吸了一口我手腕上的香味儿，“我就会……怀疑我自己，直到我坚信自己很坚强，完全有把握不会……不可能……”

我从来没见过他说话这么费劲，找不到词语。这和……人类根本没有什么两样。

“那现在就没有那种可能性了？”

“精神胜过物质嘛。”他笑着又把刚才说过的那句话重复了一遍。他的牙齿即使在黑暗之中也很亮。

“哇，这不是很容易嘛。”我说。

他头往后一抑，笑了，声音轻得像耳语，用指尖儿碰了碰我的鼻子。

突然，他又一脸严肃了。

“我在努力。”他小声说道，声音很痛苦，“要是……实在忍不住了，我充分相信自己能够离开的。”

我皱起了眉头，我不喜欢提离开的事情。

“明天难度会更大，”他继续说道，“一天下来，我满脑子里装的都是你身上的香味了，所以，已经变得非常麻木了。如果我离开你一段时间，无论长短，又得从头再业了。不过，我想也不至于完全前功尽弃。”

“那就别走了。”我回答说，声音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渴望。

“我求之不得呢。”他说，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把镣铐拿来——我让你俘虏了。”可就在他说话的那一刻，他长长的双手像手铐一样夹住了我的手腕。他悄声笑了，笑得很动听，今天晚上他笑了很多次，比把我以往跟他在一起时听到的次数全加起来还要多。

“你好像比平时……乐观多了。”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像今天这样。”

“难道不该这样吗？”他微笑着说，“初恋的喜悦，真是不可思议，对不对？亲身经历的和从书上读到或在电影里看到的是不是就是不一样？”

“大不一样，”我同意道，“要比我想象的强烈得多。”

“比如说，”此刻，他的话说得很流畅了，我必须聚精会神才能全听

明白，“有的人喜欢吃醋，我在书中读到过千百遍，在不计其数的戏和电影中见过演员表演过。我自认为非常了解的，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扮了个鬼脸，“你还记得迈克邀请你参加舞会那天的情形吗？”

我点了点头，尽管我记得那一天是出于别的原因：“那天你又开始跟我说话了。”

“那天，我突然感到愤恨不已，几乎是怒火冲天，我自己都很吃惊为什么会这样——一开始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令我更加气愤的是我猜不出你的心思，猜不出你为什么拒绝了他。是仅仅因为你朋友的缘故呢，还是因为有别人邀请你了？我知道，无论哪种情形，我都无权去管，所以我尽量不去想它。

“随后，情况就渐趋明朗了。“他哧哧地笑着说。我在黑暗中蹙了一下眉头。

“我等待着，迫不及待地想听你会跟他们说些什么，想观察你脸上的表情。说实话，当我看到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时，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不过，我还不是很有把握。

“那是我第一夜来这儿。整个晚上，我一边看着你睡觉，一边在正义、道德、伦理和自己的欲望之间挣扎。我知道，如果我继续对你不理不睬，按理应该如此，或者我离开这里几年，等你走了再回来的话，总有一天你会答应迈克或者类似他那样的人，一想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后来，”他低声说道，“你睡着的时候，说出了我的名字，说得非常清楚，一开始我还以为你醒了呢。可是你辗转反侧，又咕咕哝浓把我的名字说了一遍，还叹了一口气。那一刻，我周身上下的感觉就是惊讶和不安，我知道我再也不能不理睬你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是听到我的心脏突然怦怦乱跳起来了。

“不过，吃醋……是一种很奇怪的感情，比我想象中的要强烈得多，而且毫无理性！就像刚才查理问你迈克.牛顿那个坏蛋时，我……”他愤怒地摇了摇头。

“我早该知道你会偷听的。”我抱怨说。

“当然。”

“不过，真的让你吃醋了吗？”

“我头一次有这种感觉，你在唤醒我的人性，因为刚有这种感觉，所以特别强烈。”

“不过说句良心话。”我捉弄地说道，“虽然你听了可能不高兴，可我怎么偏偏听说罗莎莉——是绝美的化身，罗莎莉——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有没有埃美特，我都没法跟人家比呀。”

“根本就用不着比。”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把我动弹不得的双手绕到了他的背后，将我紧紧搂在胸前。我尽可能地一动不动，小心翼翼地让自己呼吸均匀。

“我知道用不着比，”我对着他冰凉的皮肤嘟哝道，“我正是问题所在。”

“当然，罗沙莉有她美丽的地方，不过就算她不像我的妹妹，就算埃美特跟她不投缘，她对我的吸引力还不及你的十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一。”他若有所思，显得很认真，“快九十年了，我生活在我的同类和你的同类中间……一直以为自己应有尽有了，不知道自己在寻觅什么，结果也一无所获，因为那时你还没出生。”

“这也有点太不公平了，”我低声说道，脸依然贴在他的胸口，听着他呼气吸气，“我从来就没有等待过，凭什么我就该这么轻易坠入爱河呢？”

“是啊，”他乐呵呵附和着我说，“我真该给你出点儿难题的。”他撒了手，松开了我的手腕，不料，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抓进了另一只手里，他轻轻地抚摸着我湿湿的头发，从头顶一直到腰际，“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刻，你都只需要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就行了，这无疑算不了什么。你只需抛弃自然、人性……这是什么样的牺牲啊，那样值得吗？”

“很少——我没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还没到时候。”他的声音里突然浸透了亘古的悲伤。

我想后缩，看看他脸上的表情，可他的手死死地搂着我的腰，根本就挣脱不开。

“怎么啦？”我问，只见他的身子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了。我僵住

了，可他动突然松开了我的双手，不见了，我差点儿摔了个面朝下。

“躺下！”他小声说道。黑暗中，我不知道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

我钻到被子下来，蜷成一团侧躺着，像平时睡觉那样。此时，只听见门被推开了，查理探进头来，看我是否老老实实地待在该待的地方。我平稳地呼吸着，动作有些夸张。

漫长的一分钟过去了，我听了听，不确定自己听没听到关门的声音，这时，爱德华冰凉的胳膊已经搂住了我，被窝下面，他把嘴唇贴到了我耳朵上。

“你真是个蹩脚的演员，看来这个职业你是没希望了。”

“讨厌。”我喃喃道。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

他哼起了一支我没听过的小曲，听起来像是一首催眠曲。

他停住了，“用不用我哼着摇蓝曲把你送处梦乡？“

“好啊，“我笑着说，”你在这儿，我能睡着吗？“

“你不是一直都能睡着吗？”他提醒我说。

“可我并不知道你在这儿呀。”我冷漠地回答说。

“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他说，没理会我的语调，我倒抽了了一口气。

“如果我不想睡觉？？？”

他咯咯地笑了：“那你想做什么？”

我一下子没答上来。

最后，我才说：“我也不知道。”

“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我能感觉到他凉凉的呼吸一阵阵掠过我的脖子，鼻子在我的下巴上蹭着，吸着气。

“我以为你麻木了呢。”

“别因为我忍住不喝葡萄酒，就以为我欣赏不了酒的芬芳。”轻声说道，“你身上散发着浓郁的花香，像薰衣草……或鸢尾花，真叫人馋得直流口水。”

“是啊，没有哪一天我不让人说我秀色可餐的！”

他咯咯地笑了，然后叹了口气。

“我想好我想做什么了，”我告诉他“我想再听一些你的故事。”

“你随便问。”

我挑选了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拼命克制自己的……本能。请别误会我的意思，你这么做，我当然还是很高兴的，我只是不太明白你不厌其烦地这样做到底为什么。”

他犹豫了片刻，说：“这个问题问得好，而且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别人——我们同类中那些满足现状的绝大多数人——他们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惊讶。可你要知道，不能仅仅因为我们是经人……处理过了的……就认定我们不能超越和征服谁都不愿接受的命运，尽可能地保留一点基本的人性。”

我躺在那里，充满敬畏地僵硬在那里，一言不发。

“你睡着了吗？”几分钟后，他轻声问道。

“没有。”

“你想知道什么？”

“你为什么能看透人的心思——为什么就你能？还有爱丽丝，她能预见未来……这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到黑暗中他耸了耸肩膀：“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卡莱尔有一个理论……他认为我们都会把最强烈的人性特征带入下辈子，而且这些特征，如我们的思维和各种知觉，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他认为，我上辈子对自己周围的人的思想就已经非常敏感了。而爱丽丝不管她上

辈子在哪里，都有一定的预感能力。”

“他自己带进下辈子的是什么？还有其余的人呢？”

“卡莱尔带来的是他的爱心，埃斯梅带来的是她强烈的爱欲，埃美特带来的是他的力气，罗莎莉……执着，你也可以管它叫固执。”说到这里，他嘿嘿笑了，“贾斯帕非常有意思，他在上辈子里很有个人魅力，能影响周围的人按他的方式看问题。现在，他则能控制他的感情，例如说他能让一屋子愤怒的人平静下来，也可以反过来，令一群无精打采的人群情激昂，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天赋。”

我思考着他所描述的这些断乎不可能的事情，努力地理解这些。此时，他则耐心地等待着。

“那这一切的源头又在哪里呢？我的意思是说，卡莱尔改变了你，那么也肯定有人改变了他，如此等等……

“这个嘛，请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进化来的呢，还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呢？难道我们就不可能和其他那些特种，捕食动物也好，被捕食动物也罢，经历相同的进化过程吗？或者说，假如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是自发产生的，我本人就很难接受这样的观点，那你就不能相信创造出了精美的天使鱼同进也创造出了鲨鱼、小海豹、虎鲸的那个创世主，可以在创造你的同时创造我们吗？”

“直说了吗，我就是那只小海豹，对吧？”

“对。”他笑了。这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头发——是他的嘴唇？

我想转过脸去，看是不是真是他的嘴唇在碰我的头发，不过我得乖点儿，我不想给他难上加难了。

“你想睡了吗？”他打断短短的沉默，问道，“还是还有问题要问？”

“只有一两百万个了。”

“我们还有明天，后天，大后天……”他说。我笑了，想到这儿，我心里美滋滋的。

“你肯定你早上不会消失？”我想确认一下。“毕竟，你太神秘了。

”

“我不会离开你的。”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听了有一种签了字画了押的感觉。

“那再问一个，今天晚上……”我的脸刷的红了，漆黑一片也无济于事——我敢肯定，他能感觉到我全身一下子又热乎起来了。

“问什么呢？”

“不，算了，我改变主意了。”

“贝拉，你问我什么都可以。”

我没有回答，他叹了一口气。

“我一直以为，听不见你在想什么的沮丧劲儿会越来越小的，可恰恰相反，越来越厉害了。”

“幸好你看不透我的心思，你晚上偷听我说梦话就已经够糟糕的了。”

“告诉我吧，求求你了。”他语气那样恳切，真叫人无法拒绝。

我摇了摇头。

“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只好往坏里去想了，”他威胁我说，“快告诉我吧。”他再一次恳求道。

“那好吧。”我开口了，幸好他看不见我的脸。

“快点儿嘛。”

“你说罗莎莉和埃美特快要结婚了……这种婚姻和人类的一样吗？”

他笑了，笑得很真诚，是会心的一笑：“你指的是那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点儿烦躁不安。

“是的，我想差不多，”他说，“我告诉你，人类所具有的欲望他们基本上都有，只不过隐藏在更强烈的欲望后面而已。”

“哦。”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话说。

“你为什么会想要了解这个呢？”

“噢，我只是在想，你和我……终有一天……”

他一下严肃了起来，我能从他突然僵住的身体感觉出来。出于本能的反应，我也愣在那儿，一动不动了。

“我认为……认为我们……我们俩不太可能。”

“是不是因为我要是离你那样……近的话，对你来说就太难了？”

“这肯定是个问题，不过，我刚才不是在想这个。我只是在相，你这么柔弱，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每时每刻我都得小心翼翼，以免动作过猛伤着你了。一不小心，贝拉，我就会很容易让你丧命的。”他的声音已经变成了轻微的嗡嗡声了，他将冰凉的手放在了我脸上，“假如我太性急，稍有疏忽，本来是想伸手摸你的脸的，结果可能会把你的脑壳捏碎，你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脆弱。所以，每当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务心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等待着我做出反应，见我毫无反应，有些急了。“怎么，害怕了？”他问

为了让我的话真实一些，我等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没事儿。”

他好像仔细思考了一会儿，“现在我倒是有些好奇了，”他说，声音又变得很轻了，“你有没有过……”他若有所指地只说了一半就无声无息了。

“当然没有过，”我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我跟你说过，我从未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类似的感觉也未曾有过。”

“我知道，只是我知道别人心里的想法，所以我很清楚，爱情与情欲并不总是一码事。”

“对我来说是，反正，我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叹了口气说。

“太好了，起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他显得很高兴。

“你的人性本能……”我开了个头，他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嗯，那你觉得我有没有那方面的吸引力呢？”

他笑了，轻轻地捋起我快干的头发。

“我或许不是人类，但我却是男人！”我用肯定的口铁说。

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哈欠。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现在该你睡觉了。”他坚持说。

“不知道我睡不睡得着。”

“你要我走吗？”

“不！”我说，嗓门也太大了一点。

他笑了，接着又哼起了那首陌生的催眠曲。他天使般的噪音，有如天籁，声声入耳。

没想到经历了这前所未有的漫长的一天的精神和情感波折之后，自己会有这么疲劳，我居然躺在他冰冷的怀抱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15. 卡伦一家

柔和的天色终于把我照醒了，又是一个灰蒙蒙的云天。我躺在床上，一只胳膊挡着眼睛，昏昏沉沉，眼花缭乱。刚做过的一个梦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地清晰起来。我呻吟着翻了个身，希望再来一些睡意，这时，头一天发生的一切如洪水般在我的脑子里翻腾起来。

“哎哟！”我从床上坐起来，动作太快，头都晕了。

“你的头发就像一堆干草……不过，我很喜欢。”从房间角落一张摇

椅那里传来了他平静而稳重的声音。

“爱德华！你没走！”我高兴的叫了一声，不假思索地跑过去，扑到了他怀里。我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举动，被这种不羁的冲动和兴奋惊呆了。我仰头盯着他，担心自己越轨了。

可他笑了。

“当然。”他有些吃惊，但好像也因我的这种反应而高兴。他双手揉着我的后背。

我把头小心翼翼地搁在他的肩膀上，闻着他皮肤散发出的味道。

“刚才我肯定做了一个梦。”

“你没那么强的想象力。”他嘲笑了我一句。

“查理呢！”我突然想起来了，又一次不假思索地跳起来，朝门口冲了过去。

“他一个小时前就走了——走之前，补充一点，他重新接好了蓄电池的电线，我得承认，我很失望，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走，那玩意儿真的能阻止你吗？”

我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很想回到他的怀里，可又担心早上起来嘴里有味道。

“你平常早上起来没有这么不清醒呀。”说着，他张开双臂，示意我回到他身边。这种诱惑谁都难以抵挡。

“再等我一分钟。”我无奈地说。

“我等着。”

我连蹦带跳地朝卫生间冲去，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感情，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心整个换了个人似的。镜子里的那张脸简直就没见过——眼睛太炯炯有神了，两边的颧骨上爬满了兴奋的红晕。刷完牙，我开始梳理那头乱蓬蓬的头发。我往脸上泼冷水，想稳住自己的呼吸，可是收效甚微。我半跑着回到了房间。

他居然还待在那里，简直是个奇迹！他还张着双臂在等我。他朝我伸

出了双手，我的心儿怦怦地跳个不停。

“欢迎回来。”他喃喃道，将我揽进了怀里。

他默默地摇了我一会儿，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衣服换了，头发梳得光滑整齐。

“你离开过？”我摸着他新换的衬衣领子，责备道。

“我总不是能穿着昨天来的时候穿的那套衣服离开吧——邻居们看见了会怎么想？”

我板着脸没吭声。

“你睡得很死，我并没有错过什么。”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梦话提前了。”

我嗔怪道：“你听到什么啦？”

他那双金色的眼睛变得非常温柔了：“你说你爱我。”

“这，你早就知道了。”我垂下头，提醒他说。

“再听一遍还是让我特别高兴。”

我把脸紧紧地贴在他的肩膀上。

“我爱你。”我轻声地对他说。

“现在你就是我的生命了。”他简单地回答说。

这一刻再也不用多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他让我俩轻轻地前后摇晃着，房间里亮堂起来了。

“该吃早饭了。”他终于随品说了一句——我敢肯定，要是要以此来证明他记住了我身上所有的人类弱点。

我双手卡住自己的脖子，睁大眼睛瞪着他，他一脸震惊。

“开个玩笑嘛！”我窃笑道，“是你说我不会演戏的！”

他愤慨地皱起了眉头："这一点儿也不好笑。"

"很好笑，你知道的。"可我还是仔细观察了一下他的眼神，看他是否原谅了我。显然，我得到了他的原谅。

"要我重新措辞吗？"他问道，"是人类吃早饭的时候了。"

"噢，那好吧。"

他一下子把我扛上了他石头般的肩膀，动作很温柔，但快得差点儿让我没喘过气来，尽管我不停地抗议，可他并没有理睬我，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地扛着我下了楼梯，把我正放在了椅子上。

厨房里很亮，一片喜气，好像是受到了我心情的影响。

"早饭吃什么？"我和蔼地问道。

这一问让他愣了好一会儿。

"呃，我不知道，你想吃点什么？"他大理石般的眉宇皱成了一团。

我咧嘴笑了笑，跳了起来。

"没事儿，我一身能照顾好自己，看我找出什么吃的。"

我找到了一只碗和一盒麦片，在我倒牛奶和拿汤匙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我将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停住了。

"我给你也来点什么吧？"我问道，不想显得无礼。

他转了转眼睛说："只管吃你的，贝拉。"

我在桌子旁坐了下来，一边看着他，一边吃起来。他正盯着我看，在研究我的每一个动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清了清嗓子说："今天有什么安排？"

"嗯……"我注意到他回答的很小心谨慎，"去见见我的家人，你说怎么样？"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害怕了？”他满怀希望地问。

“嗯。”我承认道，我怎么能否认呢？他能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来。

“别担心，”他得意地笑道，“我会保护你的。”

“我倒是不怕他们，”我解释说，“我只是怕他们不会……喜欢我。你带人……像我这样的人……回去见他们，他们不会感到意外吗？他们知道我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了吗？”

“噢，他们已经都知道了。你知道，他们昨天还打了赌，”他笑着说，不过声音却有些生硬，“赌我今天会不会带你回去。可大家为什么都要跟爱丽丝赌，我想象不出来，不管如何，在我们家里谁都没有秘密，其实也不可能有秘密，你想啊，我能看透人的心思，爱丽丝有预见未来等诸如此类的特异功能。”

“别忘了，贾斯帕能让你们心血来潮，迷迷糊糊地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

“你都注意屋了。”他笑着认可了。

“谁都知道我有时还是很上心的，”我冲他做了个鬼脸，“那爱丽丝预见到我要去了吗？”

他的反应有些奇怪：“差不多吧。”他说得不太自在，并将脸转了过去，不上我看到他的眼神。我好奇地盯着他。

“这有什么好处吗？”他突然转过头来问，眼睛盯着我的早点，脸上露出了捉弄的表情，“说句心里话，这东西看起来不怎么好吃。”

“嗨，又不是急躁的灰……”（个人认为这里肯定翻得有毛病……）我喃喃道，没理他，而他则沉着脸，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一提到爱丽丝他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呢？我匆忙地吃完麦片粥，脑子里琢磨着这个问题。

他又像一尊阿多尼斯雕塑一样站在厨房中央了，出神地望着后墙的窗外。

过了一会儿，他又把目光移回到了我身上，脸上露出了令人心碎的笑容。

“我想，你也应该把我介绍给你爸爸。”

“他已经知道你了。”

“我是说，作为你的男朋友。”

我满脸狐疑地盯着他：“为什么？”

“这不是风俗习惯吗？”他天真的问道。

“我不知道，”我承认说，以前的约会经历给我提供不了什么参考，并不是任何约会的常规都适用于此时此地的情况的，“你知道，没那个必要。我并没想让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必跟我装模作样。”

他耐心地笑了：“我没有装模作样啊。”

我将碗里剩下的麦片慢慢地赶到了碗口，紧紧地咬着嘴唇。

“你到底告不告诉查理我是你男朋友嘛？”他追问道。

“你和我有那么回事儿吗？”我竭力克制住自己内心的慌乱，一想到像爱德华和查理，还有“男朋友”这个词儿，财时出现在同一个房间里，我就心慌意乱。

“我想男朋友就是男孩子，别死抠字眼嘛。”

“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你不只是一个男孩子而已。”我坦白道，眼睛看着桌子。

“哦，我也不知道咱们要不要把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全告诉他，”他隔着桌子伸过手来，用他冰凉而又温柔的手指托起了我的下巴，“可他会要咱们对我三天两头往这里跑作出解释的。我可不想让斯旺警长给我下一道禁令，从此不让我来。”

“你会吗？”我问道，突然焦急不安起来了，“你真的会经常来这儿吗？”

“当然，只要你想要我来。”他让我吃了颗定心丸。

“我每时每刻都想要见到你，”我郑重其事地告诫他说，“永远。”

他缓缓地绕着桌子走过来，在几英尺开外停了下来，伸出手用指尖抚摸我的脸，他脸上的表情深奥莫测。

“是不是让你伤心了？”我问。

他没有回答，久久地凝视着我的眼睛。

“你吃完了吗？”他终于开口了。

“吃完了。”我倏地站了起来。

“赶紧去换衣服——我在这儿等你。”

我真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我怀疑是否有这样一本介绍礼仪的书，详细地告诉你在吸血鬼男朋友带你去见他吸血鬼家人的时候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现在想到这个字眼，对自己来说成了一种慰藉了，我知道以前我总是刻意回避它。

最后我决定穿我唯一的一条裙子——长长的，土黄色，还算随便。上身配了那件他曾恭维过一番的深蓝色衬衫。我迅速照了一下镜子，见头发蓬乱不堪，便干脆一拢，扎成了马尾辫。

“行了，”我连蹦带跳地下了楼梯，“我穿好了。”

他在楼梯角等我，离得比我想象的要近，我不偏不倚在撞在了他身上。他扶稳了我，跟我谨慎地保持着一段距离，可几秒种后，突然将的拉近了。

“又错了，”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道，“你这打扮也太不成体统了——谁也不该打扮得这么诱人，不合规矩。”

“哪里诱人了？”我问他，“我可以去换……”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你真笨！”他将冰冷的嘴唇轻轻地贴在了我的额头上，整个屋子都在旋转了，他呼出的气味令我的大脑完全停止了思维。

“用我解释你什么地方让我动心了吗？”他问，很显然，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他的手指缓缓地顺着我有脊椎往下抚摸，对着我的皮肤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了。我双手无力地搭在他的胸口上，又觉得飘飘然了。他慢慢侧过头来，又一次将冰凉的嘴唇对准了我的嘴唇，小心翼

翼地将它们分开了。

我晕倒了。

“贝拉？”他吃了一惊，赶忙托住我，把我扶了起来。

“你……让……我……发晕了。”我迷迷糊糊地责怪他说。

“你叫我拿你如何是好呢？”他恼怒地抱怨道，“昨天我吻你，你打我！今天你又昏过去了！”

我无力地笑，依然撑在他的胳膊上，头还在旋转。

“还夸我样样在行呢，算了吧！”他叹息道。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还是觉得有点晕，“你太棒了，棒得太厉害了。”

“你是不是觉得恶心？”他问，他以前见过我这样子。

“不，这次昏厥和以前完全不一样。我说不清楚是怎么了。”我满怀歉意地摇了摇头，“我想可能是我忘了呼及。”

“你这个样子，我哪儿都不能带你去了。”

“我没事儿，”我坚持道，“反正你家的人会觉得我是疯子一个，有什么区别呀？”

他端详了一会儿我的脸色。“我特别喜欢你现在脸上的肤色。”他冷不丁的冒出这么一句。我高兴得脸都红了，于是扭头望到一边去了。

“好了，我真的在努力不去想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要以走了吧。”我问道。

“你有点儿担心，不是担心要去见一家子吸血鬼，而是担心这些吸血鬼不喜欢你，对吧？”

“没错。”我立刻回答道，掩饰着内心对他毫不避讳这个字眼而产生的惊讶。

他摇了摇头，说：“你真了不起。”

他开着我的卡车驶出了小镇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我还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们越过了卡拉瓦河上的那座桥，公路蜿蜒向北，两旁一闪而过的房子渐渐变得越来越稀疏，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把这些房子全抛在了身后，在一片雾蒙蒙的树林里奔驰。我正琢磨着是问他呢，还是再耐心等一会儿，他猛地将车拐到一条土路上，这条路不太明显，横贯在蕨类植物之中，依稀可见，两旁的森林里幽暗的光线并没有减弱，因为媾生长着六棵原始雪松，它们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足足有一英亩的地方都处于树荫之下。树荫笼罩的范围一直延伸到了耸立在树丛中的那栋房子的墙上，使得一楼周围的那道深深的门廊完全成了摆设。

我说不上来自己原先的期待了，但肯定和眼前所看到的不同。房子庄重典雅，可能有上百年历史了，给人以古朴感。外面涂着浅白柔和的涂料，三层楼，长方形，比例协调；门窗可能是原来的，也可能是后翻新的，如果是翻新的，那真可谓是巧夺天工，浑然天成，除了我的卡车之外，周围没有其他车辆，我能听见附近河里传来的潺潺的流水声，掩映在朦胧阴暗的森林中。

“哇！”

“喜欢吗？”他微笑着问。

“这里……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他拽了一下我的马尾辫，咯咯地笑了。

“准备好了吗？”他一边问，一边给我打开车门。

“一点也没有——算了，走吧。”我想笑，可噎在喉咙里了，没笑出来。我紧张地捋了捋我的头发。

“你看上去很可爱。”他轻松自如地挽起了我的手，连想都没想一下。

我们穿过厚厚的树荫来到了门廊前。我知道他能察觉出我很紧张，他不停地用拇指在我的手背上画圈儿，缓解我的紧张。

他给我开了门。

室内比室外更令人惊讶，更出乎意料，非常明亮、宽敞。原来肯定是

好几间屋子，但是一楼房间之间的隔墙都被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宽阔的空间。朝南的后墙全部换成了玻璃，墙外雪松成荫，再远处是一片草坪，一直延伸到那条宽宽的河边。巨大的旋转楼梯占去了屋子西侧的大半。屋子的四壁、高高的天花板、木地板，还有厚厚的地毯，清一色全是白色，只是深浅略有差异而已。

紧靠门的左侧，有一块高出地面的平台，平台上摆放着一架豪华的大钢琴，站在钢琴旁边迎候我们的就是爱德华的父母。

我以前见过卡伦大夫，可是我还是禁不住又一次为他的年轻和惊人的完美所折服了。站在他身旁的是埃斯梅，我猜想，在这一家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我还没见过，和其他成员一样，她也有着同样苍白而又美丽的容颜。她的桃形脸和柔软飘逸的淡褐色头发让我想起了无声电影银幕上阅历不深的少女形象。她个儿头不高，身材苗条，但没有其余几个那样瘦削，要丰满一些。他俩都穿得很休闲，一身浅白色，与室内的色调很协调。他俩笑了笑，表示欢迎，但没有迎上来，我猜想，是不想吓着我了。

“这是卡莱尔和埃斯梅，”爱德华打破了短暂的沉默，“这是贝拉。”

“非常欢迎，贝拉。”卡莱尔迈着小心谨慎的步子朝我迎了过来，犹豫的抬起了手，我主动地迎上前去，和他握手。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卡伦大夫。”

“叫我卡莱尔好了。”

“卡莱尔。”我朝他笑了笑，没想到自己突然有了自信。我能觉出站在我身边的爱德华放心多了。

埃斯梅也笑着走上前来，朝我伸出了手，如我所料，她的手像玉石般冰冷。

“很高兴认识你。”她真诚地说。

“谢谢，见到您我也很高兴。”我说的是真心话，就好像见到了童话里的白雪公主一样。

“爱丽丝和贾丝帕去哪儿了？”爱德华问道，可谁也没有回答，因为他俩刚刚出现在楼梯的顶端。

“嘿，爱德华！”爱丽丝热情的叫了一声。她跑下楼梯，一缕深黑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她突然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姿势很优雅。卡莱尔和埃斯梅扫了她一眼，示意她当心一点儿，可我并不在意，倒很喜欢她这样，因为对她来说，这显得非常自然。

“你好，贝拉！”爱丽丝说，她跳上前来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这使刚才一直小心谨慎的卡莱尔和埃斯梅更加觉得不知所措了。我也不免吃了一惊，但心里却为她能这么快、这么完全地接受我而感到高兴。看到爱德华站在我身边发愣反倒让我意外，他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

“你身上的气味真好闻，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她又赞赏地说，让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大家站在那里，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这时，贾斯帕来到了跟前，他长得又高又壮。我突然感到全身放松，尽管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还是觉得很舒服自在。爱德华瞪了贾斯帕一眼，扬了扬眉，这让我想起了贾斯帕的特异功能。

“你好，贝拉。”贾斯帕和我打了招科，他和我保持着一段距离，也没有主动上前和我握手。可我想，即使离他再近，也不可能觉得别扭。

“你好，贾斯帕。”我羞怯地冲他笑了笑，然后对着大家说，“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有一个非常温馨美丽的家。”我又客套地说了一句。

“谢谢你，”埃斯梅说，“你能来，我们也很高兴。”她说话时好像动了感情，我想她一定认为我很勇敢吧。

我意识到罗莎莉和埃美特不在。记得在我问爱德华家里蓁的人是不是不喜欢我时，他天真的否认了。

卡莱尔脸上的表情暂时打断了我的思绪。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爱德华，我从一只眼角瞥见爱德华点了一下头。

我故意转过头去，以示礼貌。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落在了门旁台阶上的那架钢琴上，记得小时候我曾有个梦想，假如有一天中了彩票一定给妈妈买一架这样的大钢琴。她的琴技一般，经常在一架二手钢琴上自娱自乐地弹，但我很喜欢看她弹琴的样子，她弹得很开心，很投

入。那个时候，她在我的心目中是个新奇、神秘的人物，一点儿也不像“妈妈”的角色，后来她又让我学，可不久，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也吵着闹着放弃了。

埃斯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你会弹琴吗？”她问道，并转过头去看着钢琴。

我摇摇头说：“一点儿也不会。我只是看这架钢琴这么漂亮，是您的吗？”

“不是的，”她笑着说，“难道爱德华没告诉你他喜欢音乐吗？”

“没有，”我瞅了他一眼，只见他眯逢着眼睛，突然一脸无辜，“我想我早该知道的。”

埃斯梅抬起她细长的眉毛，有些不解。

“爱德华什么都会，对不对？”我解释道。

贾斯帕暗暗地笑了，埃斯梅责怪地看了爱德华一眼。

“我希望你没有到处炫耀自己——这很不礼貌。”她斥责道。

“只是一点点嘛。”他无拘无束地笑了，脸上的表情也随之松弛下来了。他俩短暂地对视了一下，我看不出其中的意思，只是注意到埃斯梅脸上露出了近乎得意的神情。

“其实，他一直太谦虚了。”我纠正说。

“那好，来给她弹一曲。”埃斯梅鼓励道。

“你刚才不是说显摆很好礼貌吗？”爱德华不情愿地说。

“每条规矩都有例外。”她回答说。

“我也很想听你弹。”我说

“那就这么定了。”埃斯梅将他往钢琴边上推去。他把我也拽了过去，让我挨着他坐在了琴凳上。

他恼怒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转过脸去，看着琴键。

接着，他的手指便在琴键上如行去流水般飞舞起来，顿时整个房间响起了优美的琴声，曲子多变、复杂，真是很难相信这只是用一双手弹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惊讶得都目瞪口要了，只听见身后传来了轻轻的笑声，那是冲着我的反应来的。

爱德华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手还在琴上继续弹着，他冲我挤了一下眼睛问：“你喜欢这首曲子吗？”

“你写的？”我对自己懊恼，同时若有所悟。

他点了点头，说：“这是埃斯梅最喜爱的一首。”

我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怎么啦？”

“噢，我只是觉得自己是如何的微不足道。”

音乐的节奏渐渐地缓慢下来，变得很柔和。更令我吃惊的是，我居然从这一串串复杂的音符之中辨认出了他给我哼过的那首摇篮曲的曲调。

“这是从你那里得到的启发。”他温柔的对我说。此时，旋律变得格外甜美。

我无言以对。

“跟你说，他们都很喜欢你，”他聊天似的说道，“尤其是埃斯梅。”

我回头看了看，突然发现整个房间已经空无一人了。

“他们去哪儿了？”

“我想他们是故意让我俩单独在一起待一会儿。”

我叹了口气，说：“他们喜欢我，可是罗莎莉和埃美特……”我欲言又止，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心中的疑虑。

他皱起了眉头。“别担心罗莎莉，”他说，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得很有说服力，“她会回来的。”

我撅起了嘴，担心地又问：“那埃美特呢？”

“哦，他觉得我是个疯子，真的，可他对你没意见。他在设法说服罗莎莉。”

“是什么惹她不高兴呢？”我不清楚自己是否真想知道个中原委。

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说：“罗莎莉可能是我们中间最不敢面对现实的——面对我们的身份的，她不想让任何外人知道真相，当然，她也有点儿吃醋。

“罗莎莉吃我的醋？”这令我难以置信，于是问道，像罗莎莉那么美貌惊人的女孩儿居然会吃我这样一个人的醋？我竭力去想象那会是怎样一个世界。

“你是人，”他耸了耸肩，“她希望自己也是人。”

“噢，”我喃喃自语道，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就连贾斯帕……”

“那确实是我的错，”他说，“我告诉过你，他是最后一个尝试我们这样生活方式的，我警告过他要他离你远点儿。”

我想了想其中的原因，不禁打了个寒战。

“那埃斯梅和卡莱尔……”我紧接着又问，以免让他察觉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快乐很高兴，其实，埃斯梅才不管你有没有第三只眼和脚蹼呢。这段时间里，她一直为我担心，怕我的基本天性有什么瑕疵，毕竟当时我还很小，卡莱尔就把我变成了……她有点儿心醉神迷，每次我触碰到你她都觉得特别满足，满足得话都说不出来。”

“爱丽丝好像特别……热情。”

“爱丽丝有她自己的一套看待事物的方式。”他双紧咬的嘴皮子中间挤出来了这么一句。

“你不想加以解释，是吗？”

我俩无言地相视了一会儿，他意识到我的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我则意识到他半个字儿也不会说，眼下不会。

“那卡莱尔刚才跟你说什么来着？”

他的眉毛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说：“他想告诉我一个消息——他不知道我会不会把这个消息再告诉你。”

“你会吗？”

“我必须告诉你，因为在今后的几天里，甚至是几个星期里我会全力保护你，这种保护可能会让你感到很不自在，而我又不想让你觉得我天生是个暴君。

“出什么事啦？”

“确切地说，没出什么事。只是爱丽丝预见到快来客人了，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而且很好奇。”

“客人？”

“对……嗯，他们和我们不一样——当然，我指的是他们的猫食习惯。他们没准儿根本不会来到镇上，不过在他们离开之前，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半步。”

我浑身一阵战栗。

“终于见到了一个理性的反应！”他喃喃道，“我刚刚还以为你一点自我保护意识都没有呢。”

这次我没有回答，而是转过头去，目光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在宽敞的房间扫来扫去。

我的目光走到哪里，他的目光便跟随到哪里。“不是你所期待的，对吧？”他问，语气很得意。

“对。”我承认道。

“没有棺材，屋角里没有堆积如山的骷髅，我基本认为我们这里连蜘蛛网都没有%这肯定令你失望极了。”他狡猾地继续说道。

我没有理会他这种揶揄的口吻，说：“色调这么淡雅，这么宽敞。”

“这是我们无须躲藏的一个地方。”他的语气比刚才严肃了。

他还在弹着曲子，我的曲子。临近终了时，调子突然变得忧伤起来，最后一个音符非常有力，余音绕梁，久久才归于寂静。

“谢谢你。”我喃喃道。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轻轻地擦了擦，有些难为情。

他用手指轻轻拭去了我眼角留下的一滴泪珠，举起手指，仔细地端详着，然后突然舔了一下，动作之快，弄得我有点儿不敢步定他是不是真的舔了。

我不角地看了他一眼，而他则回头凝视了我好大一会儿，才终于露出了微笑。

“你想看看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吗？”

“没有棺材吧？”我确认道，声音里所带的嘲讽并没能完全排盖住我心中真正的渴望。他笑了，拉起我的手，领着我从钢琴边走开。

“没有棺材。”他身我保证。

我们顺着那巨大的楼梯走了上去，我一边走，一边用手摸着像绸缎段光滑的扶手，楼上长长的过道两边镶嵌着淡黄色的护墙板，和地板的颜色一致。

“这是罗莎莉和埃美特的房间……这是卡莱尔的办公室……这是爱丽丝的卧室。”每走过一道门，他便会指点着告诉我是什么地方。

如果不是我在过道的尽头停下，他可能会一直不停地介绍下去。我愣愣地盯着悬挂在我头上方的一个装饰物。看到我一脸疑惑，爱德华哧哧地笑了。

“你也可以笑，”他说，“这玩意儿是有点儿可笑。”

我并没有笑，我的手不自觉地举了起来，好像要伸出一个指头去，摸那巨大的木十字架似的，上面深色的光泽与墙壁的浅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没摸它，虽然我很丰收知道这块年代久远的木头摸起来是

否像丝绸般光滑，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

“它一定有些年头了吧。”我猜测道。

他耸了耸肩说：“大概是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的吧。”

我把目光从十字架上移开，转而盯着他了。

“为什么把它挂在这里？”我探问道。

“是怀旧吧。是卡莱尔的父亲传下来的。”

“他收藏古董？”我问，心里有点不太相信。

“不，是他自己刻的，挂在他布道的那座教学的圣坛上方的墙上。”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内心的惊讶是否都写在了脸上，但为了谨慎起见，我还是回过头去，把目光投向了那个简朴而又古老的十字架。我很快心算了一下，这个十字架已经有三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沉默还在延续，我则拼命地绞尽脑汁琢磨这么多年是个什么概念。

“你没事儿吧。”爱德华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着急。

“卡莱尔有多大年纪了？”我悄声问道，没有理会他的问话，眼睛依然仰望着。

“他刚过完三百六十二岁生日。”爱德华说。我回头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

他一边仔细观察着我的表情，一边说：“卡莱尔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于伦敦，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反正当时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计时是不怎么精确，不过，就在克伦威尔上台之前不久。”

我竭力保持镇静，因为我知道他在密切注视我听后的反应。要是我不想相信的话，难度小一些。

“他是一个英格兰支委会牧师的独生子，他母亲生他的时候由于难道而去世了，他父亲狂热地参与了迫害罗马天主教和其他宗教的运动，他还特别是坚信邪恶的存在，他带头去搜捕巫婆狼人……还有吸血鬼。”听到最后那个词我呆住了，我敢肯定他注意到了，但他还是接着往下说，连顿都没顿一下。

“他们烧死了许多无辜的人——当然啦，真正他想要找的那些人不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牧师上了年纪后，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那个听话的儿子。一开始，卡莱尔干得不怎么样，让人失望；他控告、发现那些了虚乌有的妖孽之人动作不够快，但他比父亲更执着，更聪明。他真的发现了一群真正的吸血鬼聚集在一起，他们躲藏在城市的下水道里，只在夜里才出来觅食。那个时候，妖魔鬼怪并非什么天方夜谭，很多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人们拿起了铁叉、火炬，当然啦，”他短促地笑了一下，但没有先前那么爽朗了，“等候在卡莱尔见到怪物溜进街道的地方。终于，一个怪物出现了。”

他的声音变得很轻，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听清楚。

“那个怪物一定又老又弱，饥渴难当了。卡莱尔听见他闻到了那群人的味道后，便用拉丁语招呼其他怪物。他穿街跑巷，卡莱尔呢——当时才二十三岁，脚下非常快——则一马当先，冲在追赶人群的最前头。那个怪物本来可以轻易摆脱人群的追赶的。可卡莱尔认为他可能是太饿了，才掉头发起了攻击。他先是攻击卡莱尔，可其余的人紧随其他，所以他转而开始自卫。他杀死了两个人，还掳走了一个，卡莱尔伤得不轻，躺在街上流血不止。”

他顿住了。我能感觉到他是在斟酌下面的词该怎么说，删掉不想让我知道的内容。

“卡莱尔清楚自己的父亲会怎么做，尸体都将付之一炬——凡是让怪物伤着了的必须一律焚毁。卡莱尔出于本能，采取了行动，想保住自己的命。他趁人群还在追赶怪物和怪物掳走的那个人的时候，爬着离开了那条小巷，躲进了地窖，把自己埋在烂土豆堆里，整整埋了三天，他能一声不吭，没让人发现，真是个奇迹。”

“等一切都过去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脸上露出了什么样的表情，只见爱德华突然停了下来。

“你怎么样？”他问

“我很好。”我让他放心。尽管我犹豫地咬了一下嘴唇，但他肯定注

意到了我眼睛里仍然充满着好奇。

他笑道：“我想你一定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

“就几个。”

他笑得更开心了，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他拉起我的手，开始沿着过道往回走。“那好，跟我来吧，”他鼓励道，“我带你去看。”

16. 卡莱尔

他领着我回到了刚才他告诉我是卡莱尔办公室的那个房间，到了门口他停了片刻。

“请进。”里面传来了卡莱尔的邀请。

爱德华打开门，这个房间屋顶很高，窗口朝西，墙上也镶有护墙板，露出的部分颜色很深。大部分墙面都被高大的书架挡住了，这些书架比我还高，里面摆放的书比我在图书馆里见到的还多。

卡莱尔坐在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后面的皮椅上，他正在往手上的那本大部头著作中间夹书签。这间书房和我想象中的学院院长的办公室一样——只是卡莱尔看起来太年轻，不像一个院长。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令人愉快地问道，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想让贝拉看看我们家的历史，”爱德华说，“嗯，实际上，是您的历史。”

“我们没想打搅您的。”我道歉说。

“没关系，你们从哪儿开始呢？”

“就从马车夫时代开始吧，”爱德华一边回答说，一边将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肩上，把我转过身去，面朝刚才我们经过的那道门。每次他一碰我，哪怕是最漫不经心的一碰，我的心都会怦怦跳出声儿来。现在卡莱尔在边上，我就更加难堪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那面墙和其他三面不一样，墙上没有书架，却挂着很多大小不一的镜框，镜框里面镶着照片，有些颜色非常鲜艳，有些则是单调的黑白照片。我试图寻找出这一组照片之间有什么逻辑联系，有什么相关的主题，可匆忙之中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爱德华把我拉到最左边，让我站在了一幅很小的油画前面，油画呈正方形，镶嵌在一个木镜框里，在其他很多尺寸又大、颜色又华丽的油画中并不起眼，用色调不同的棕色绘成，上面画的是一个城市的缩影，有很多坡度很大的屋顶，还有零星的几座古堡，上面耸立着高高的塔尖，画的前影是一条大河，河上有一座桥，点缀着许多小教堂似的建筑。

“这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爱德华说。

“也是我青年时代的伦敦。”站在我们身后几英尺外的卡莱尔补充道。我不禁有些畏缩，人根本都没听到他走过来。爱德华捏了一下我的手。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段经历？”爱德华问，我微微侧了侧身，想看看卡莱尔有什么反应。

他与我来了个四目相对，微笑说道，“我很乐意，”他回答说，“可我快要迟到了，医院上午来了电话——斯诺医生请了一天病假，再者说，那些经历你知道的也不比我少。”他补充道，说着咧嘴冲爱德华笑了笑。

说到十七世纪伦敦他早年时代的事时，突然冒出镇上医生面临的日常琐事，真是奇怪的联系！

知道他为了我故意将嗓门提高，这让我觉得有些蹊跷。

卡莱尔又冲我热情地笑了笑，然后离开了房间。

我站在这幅描绘卡莱尔家乡的油画前面，凝视了许久。

“那后来呢？”我终于抬起头看着爱德华问道。他也正看着我，“当他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之后？”

他的目光又回到了墙上的那些画上，我倒要看看这次哪幅面会引起他的兴趣。是一幅大一点儿的风影画，画面上充满的沉闷的秋色——树林中有一片空旷、被阴影笼罩的草地，远处是一座崎岖陡峭的山峰。

“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之后，”爱德华轻声说道，“他挣扎反抗，想毁掉自己，但那并非易事。”

“那怎么办呢？”我本想小声点儿的，可由于过分惊恐，实在控制不住自己。

“他跳了几次崖，”爱德华语气平静地告诉我，“他想让大海把自己淹死……可他刚刚转世，年轻体壮。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才刚刚发生转变，却居然能拒不……进食……按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本能是更强大一些的，能战胜一切，但他非常厌恶自己，所以有足够的勇气绝食自尽。”

“那可能吗？”我的声音很小。

“不太可能，只有极少的几种办法才能把我们杀死。”

我刚想张嘴，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又开始说了。

“后来，他饿极了，终于饿垮了。他尽可能远离有人烟的地方，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意志力也在一天天削弱。他在黑夜里游荡了几个月，寻找最孤僻的地方藏身，成天厌恶自己。”

“一天晚上，有一群鹿从他栖身的地方经过，饥渴难忍的他毫不犹豫地扑了上去。此后，他的体力恢复了，并意识到自己不一定像他原来所担心的那样，非得成为一个万人憎恶的怪物不可。难道他前世没有吃过鹿肉吗？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新的生存哲学诞生了——不成为魔鬼也照样能生存，他又重新找到了自我。

“他开始更好的利用自己的时间，以前他一直很聪明好学，现在他有了无穷无尽的时间。从此，他白天计划，晚上看书。他游到了法国……”

“他游到了法国？”

“贝拉，一直有人游过英吉利海峡。”他耐心地提醒我道。

“我想是这样，只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听起来很滑稽。接着说吧。”

“游泳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

“对你来说，什么事情都轻而易举。”我抱怨道。

他等待着，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

“我再也不打断你了，我保证。”

他神秘在轻声笑了笑，说完了那句话：“因为，从技术层面讲，我们根本不用呼吸。”

“你们……”

“唉，唉，你保证过的。”他笑了，把他冰冷的手指轻轻地放在了我的嘴唇上，“你想不想听我讲下去？”

“你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丁冒出一些令我意外的话，还希望我不吱声吧。”尽管他的手指堵住了我的嘴皮子，但我还是嘟囔了一句。

他把手拿开，挪到了我脸上，我的心跳顿时加快了，不过我还是没放弃。

“你们不需要呼吸？”我问道

“对，不需要，仅仅是个习惯而已。”他耸了耸肩。

“你能憋多长时间……不呼吸？”

“我想，随便多长时间都可以吧，具体多长，我也说不准。时间长了会有点儿不舒服，因为不呼吸就闻不到气味了。”

“有点儿不舒服。”我随声附和道。

我没有在意自己说了什么，但他听 之后却有些担心起来。他将手放了下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毫无表情。

“怎么啦？”我轻声问道，用手摸了摸他表情呆滞的脸。

他的脸在我的手下面轮弛下来了，他叹了口气说：“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刻的来临。”

“哪一刻？”

“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忍受不了我告诉你的或者你亲眼看到的事情，而从我身边逃走，惊叫着逃走。”他似笑非笑，眼神很严肃，“我不会阻拦你，其实我希望这一刻早点儿到来，因为我不想让你有什么危险，可是，我又特别想和你在一起。这两种愿望相互矛盾，很难调和……”他说了一半的话，盯着我的脸，等待着。

“我不会逃走，我哪儿都不去。”我保证说

“我们走着瞧。”他说着又笑了。

我冲他蹙了一下眉，说：“你接着讲吧，卡莱尔游到了法国，然后呢？”

他顿了一下，又回到了他的故事上。他转过头，看着另外一幅画。那幅画颜色最为华丽，镜框也最漂亮，是最大的一幅画，比旁边的门要宽两倍，画中有许多色调明亮、鲜艳夺目的人物，他们身上的长袍飞扬起伏，散布在高大的柱子旁边以及大理石阳台上。我无法确定这画描绘的是不是希腊神话，这些飘逸在云层之上的人物是否出身圣经故事。

“卡莱尔游到了法国，继续游览欧洲，访问那里的高等学府。他夜间学习音乐、科学和医学，从中领悟到了他的使命，也是他苦修赎罪的出路，那便是……便是拯救人类的生命。”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甚至带有敬畏之情，“我很难恰当的描述卡莱尔所经历的磨难和挣扎，通过他整整两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他终于找到了完全控制自己的办法。现在，他要可以完全不受人类血液味道的诱惑了，能正常的当一个医生而不觉得有任何痛苦。相反的，在医院他能感觉到格外的平静……”爱德华望着远处，久久不语。突然，他好像回到了现实，想起了自己的目的。他用手指轻轻地敲了敲悬挂在我们面前的巨幅油画。

“他在意大利学习的时候，发现了生活在那里的其他同类。同住在伦敦下水道里的那些相比，他们要文明得多，受的教育也要多得多。”

他用手摸着画中站在最高处阳台上的四位神情比较严肃的人物，然后又平静地看了看下面混乱不堪的场面。我仔细看着画上的人群，突然惊奇的发现并认出了那个金发男子。

“索利梅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卡莱尔那些朋友的启发，他经常把他们画成天神，”爱德华笑着说，“这是阿罗、马库斯和凯厄斯，”他指着另外三个说，其中有两个是黑发，一个是雪白的头发，“他们都是艺术的夜间赞助者。”

“他们怎么啦？”我好奇地问道，指头在距画布上这些人物一厘米的地方来回绕圈。

“他们还在，”他耸了耸肩说，“他们不知有几千岁了。卡莱尔只和他们一起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大概就几十年，他特别崇拜他们文明和高雅的生活方式，可他们总是执意地想根治卡莱尔的毛病，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他‘讨厌天然食源’的毛病。他们想劝说他，他也想说服他们，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在那个时候，卡莱尔决定来‘新大陆’试试，他梦寐以求地渴望找到和他想法一样的知己。要知道，那时候的他一定觉得非常的孤独、寂寞。”

“很长一段时间他一无所获，但是，随着妖魔鬼怪成为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他发现自己可以跟没有疑心的人类交往，就跟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似的。他开始行医，可他始终没有找到他非常渴望得到的终身伴侣，他不能冒险和人类过于接近。

“西班牙流感暴发时，他在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值夜班，有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琢磨了好几年，他差点儿就决定付诸实施了——既然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不防自己创造一个。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变来的了，于是有些犹豫不决。他憎恨以别人压去自己生命那样的方式剥夺他人的生命的想法，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了我。当时我已经没救了，和一些奄奄一息的人放在同一个病房。他曾护理过我的父母，知道我已经是个孤儿了，于是，他决定去试一试……”

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小，接着就完全听不见了。他若有所思地盯着西边的窗户，视线漫无目的地飘到了窗外。我很想知道他现在究竟在想些什么，是卡莱尔的过去，还是他自己的往事，我静静地等待着。

他回头看我的时候，脸上绽开了天使般温柔的笑容。

“这样，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了故事的开始。”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你一直跟卡莱尔在一起吗？”我问。

“几乎是。”说着他将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腰上，拉着我走出了房间。我回眸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那些画，不知道还有没有听到其他故事的机会。

他们顺着过道走着，爱德华没再说一句话，于是我问他：“几乎是？”

他叹了口气，似乎不太情愿回答：“咳，像许多其他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曾经有过很强的逆反心理，那是在我出生，不，是在我变成了……随你怎么叫都可以……十年以后。我并不接受了的禁欲思想，而且我很讨厌他抑制我的欲望。于是，我离家出走了一段时间。”

“真的吗？”按说我听了可能会害怕的，可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是觉得很好奇。

他猜得出我的想法。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们在登上一段楼梯，但我没太注意周围的环境。

“你不觉得可恶吗？”

“不。”

“为什么？”

“我想……这听上去合情合理呀。”

他爽朗地笑了，笑得比之前还响亮。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楼梯的顶端，进入另一个两旁饰有护墙板的过道。

“自从我获得新生之后，”他喃喃道，“我有了能洞悉身边每个人思想的优势，人类和非人类的都可以。这也正是我反叛卡莱尔长达十年之久的原因所在——我能看出他百分之百的真心实意，能准确吃透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

“只过了几年，我便回到了卡莱尔身边，并重新按照他的看法行事，当时我想我不会有……压抑之忧了……而压抑是与良心相伴而生的。由于我知道自己的猎物的想法，所以我可以放过好的，而只追杀坏的。如果我顺着黑暗的小巷跟踪一个悄悄尾随着年轻女子的杀人犯并救出那个女子，那么我无疑就不是什么大坏特坏的坏蛋了。”

我打了一个寒战，脑海里十分清晰地浮现出他描述的情景：深夜一片漆黑的小巷，受到惊吓的女孩儿，还有跟在她后面的那个男子。还有爱德华，爱德华在后面穷追不舍，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就像一个年轻的天神，不可阻挡。可那个女孩儿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是感激不尽，还是会更加恐惧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从自己的眼睛里看到了恶魔的狰狞。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我欠下了那么多人的性命，这笔债是怎么也逃不掉的。于是，我回到了卡莱尔和埃斯梅的身边。他们欢迎我回来，像欢迎一个回头浪子一样，对此，我真是受之有愧。”

我们在过道尽头最后一扇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我的房间。”他告诉我，说着打开门，把我拉了进去。

他的房间朝南，和下面那个房间一样，有一扇一整面的墙一样大小的窗子，房子的整个后墙肯定都是玻璃的，窗户俯瞰着索尔达克河，河流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原始森林，流向奥林匹克山区。远处的山看起来比我想象中要近得多。

西边的那面墙完全被一个挨一个的CD架子给挡住了。琳琅满目的CD，可能比音乐商店还要齐全，房间的一个角落摆着一套样子很尖端的音响系统，我从来不敢碰那种玩意儿，因为我一碰肯定就会出问题。房间里没有床，只有一张宽宽的看起来非常诱人的黑皮沙发。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金色地毯，墙上挂着质地较厚、色调偏暗的壁毯。

“音响效果不错吧？”我猜测着说。

他笑着点了点头。

他捡起遥控器，打开了音响，声音很小，但柔和的爵士乐非常逼真，好像乐队就在房间里演奏似的。我上前去浏览他那多得令人震惊的收藏。

“你是怎么排序的？”看到这些光盘排列得杂乱无章，我问他。

他有些漫不经心。

“嗯，先按年代，再按自己的喜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我回过头来，发现他正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怎么啦？”

“我原以为会感到……宽慰的，把一切都告诉你了，不用对你隐瞒任务事情了。可没想到我感觉到的不只是宽慰，我喜欢这种感觉，它让我感到……高兴。”他耸了耸肩，微微地笑了笑。

“我也很高兴。”我也笑着说。我还担心他后悔告诉我这一切了呢，还好，原来是虚惊一场。

可是接下来，他端详我的表情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紧锁。

“你还在等着我逃跑和尖叫，是不是？”我猜测说。

他点了点头，唇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不想让你扫兴，可你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其实，我觉得你一点儿也不可怕。”我随口撒了个谎。

他定了定神，扬起眉毛，断然不信。继而，脸上掠过了一丝坏笑。

“你真的不该说这样的话。”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咆哮了一声，声音低沉，好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的；他咧开嘴，露出了一口完美的牙齿。他突然移开身体，像狮子一样呈匍匐状，准备随时扑过来。

我往后退了一步，瞪着他。

“你不会的。”

我没有看清楚他向我扑过来——动作太快了。我只发现自己突然就在半空中了，然后我俩一起重重地摔倒在沙发上，把沙发撞到了墙上。这期间，他的胳膊一直像铁笼子一样罩着我，我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撞击。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我想在沙发上坐正，可他不让。他将我蜷作一团，靠在他的胸口，紧紧地搂住我，搂得比铁链还要牢靠。我惊恐地看着他，可他似乎克制得很好，咧嘴笑着，下巴很放松，明亮的眼睛里露出灰谐的神色。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顽皮地咆哮道。

“说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恶魔，”我讥讽道，只可惜气喘吁吁让我讥讽的口气打了点儿折扣。

“听起来好多了。”他赞同说。

“哼，”我挣扎着，“现在我能起来了吗？”

他只是笑了笑。

“我们能进来吗？”过首里传来温柔的声音。

我想挣脱开，可爱德华只是调整了一下我的姿势，让我以更传统一点的样子坐在他的腿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门口是爱丽丝，她的身后是贾斯帕。我的脸红得跟火烧似的，可爱德华却很自在。

“进来吧。”爱德华还在偷偷地笑个不停。

看到我们拥抱在一起，爱丽丝似乎没有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走到了——不，几乎是舞姿翩翩地舞到了屋子中央，然后动作柔软地蜷腿坐在了地板上。可贾斯帕不同，他有门口停了一上，神色略显惊讶。他盯着爱德华的脸，我猜想他是不是在用他超常的知觉品尝着这里的气氛。

“听起来好像你要把贝拉当午餐了，我们来看看你舍不舍得和我们分享。”爱丽丝说。

我僵住了片刻，但立刻发现爱德华在咧嘴而笑——到底是在笑爱丽丝的话呢，还是在笑我的反应，我不得而知。

“对不起，恐怕没多余的给你们了。”他回答说，两只胳膊仍然紧紧地搂着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说实在的，”贾斯帕进来的时候笑着说，尽管他本来不想笑的，“爱丽丝说今天晚上有一场大风暴，埃美特想出去玩球，你去吗？”

这些话听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这前言不搭后语的，弄得我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我猜想，爱丽丝的预测比天气预报员的预报还要准一点。

爱德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但又有些犹豫不决。

“当然你可以带贝拉一起去。”爱丽丝兴高采烈地说道。我觉得自己看见贾斯帕迅速地扫了她一眼。

“你想去吗？”爱德华激动地问我，脸上表情很丰富。

“当然，”我怎能让这么英俊的一张脸失望呢，“嗯，我们要去哪里玩呢？”

“我们要等打雷了才能玩球，一会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他允诺道。

“我需要带雨伞吗？”

他们仨全都哈哈大笑了。

“不用，”他回答得很肯定，“风暴袭击的中心将在镇上，森林里的空旷地应该不会有雨的。

“那好。”贾斯帕热情的语气很自然的感染了我。我发觉自己不再吓得呆若木鸡，而是急不可待了。

“我们去问问卡莱尔愿不愿意去。”爱丽丝跳将起来，走到门口。

“就像你不知道似的。”贾斯帕逗道，他俩很快就上了路，贾斯帕轻轻地将门带上了。

“我们去玩什么？”我问。

“你嘛，在一旁观看吧，”爱德华解释说，“我们要打棒球。”

我转了转眼睛，问：“吸血鬼喜欢打棒球？”

“这是美国人的娱乐活动。”他装得一本正经地说道。

17. 球赛

爱德华拐入我家所在的街道时，天刚刚下起毛毛雨。直到那一刻为止，我毫不怀疑当我在真实世界里度过中间的那几个小时的时候，他都会跟我在一起。

这时，我看见了那辆停泊在查理家私人车道上的黑色小轿车，那是一辆饱经风雨的福特牌汽车，我还听到爱德华沙哑着嗓子小声嘟囔了句什么，只是听不太清。

雅各布.布莱克站在他父亲的轮椅后面，在低矮的前廊下猫着身子躲着雨。爱德华把我的卡车靠着马路边停下来时，比利面色冷淡，跟块石头似的。雅各布瞪眼看着，表情压抑。

爱德华的声音很小，但火气很大："这是在越界。"

"他是来警告查理的？"我猜测道，恐惧多于气愤。

爱德华只是点了点头，眯缝着眼睛，透过雨幕，对视着比利投过来的眼神。

我略感宽慰的是查理还没回家。

"让我来对付这件事。"我建议道。爱德华怒气冲冲的眼神让我很担心。

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这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不过要小心，那孩子不懂事儿。"

听了孩子这个词儿我有点不快。"雅各布比我小不了多少。"我提醒道。

然后他看着我，怒气顿时消失了。"哦，我知道。"他微微一笑，让我放了心。

我叹了口气，将手放在了车门拉手上。

"把他们带到屋里去，"他吩咐道，"这样我就可以走了，我黄昏时分再回来。"

“你要用我的卡车吗？”我问道，同时琢磨着到时候车子不在怎么跟查理解释。

他的眼睛骨碌转了几下：“我走回去比开这辆卡车回去还要快一些。”

“你用不着离开。”我怅惘地说道。

他见我一脸的闷闷不乐，冲我笑了一下：“不过，我还是得离开。你把他们打发走之后”——他怒气冲冲地朝布莱克父子方向瞥了一眼——“你还得让查理作好见你男朋友的思想准备。”他咧嘴大笑，牙齿全露出来了。

我哼哼唧唧地说了声“多谢”。

他一脸坏笑，而这正是我喜欢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他保证道。他的目光又敏捷地扫了前廊了眼，然后把身子迎过来迅速地吻了我的下巴边一下，吻得我心儿怦怦乱跳，我也朝门廊瞟了一眼，比利的脸色已不再冷淡了，双手紧紧地抓着椅子的扶手。

“早点儿。”我打开车门走进雨中时强调了一下。

绵绵细雨中，我半跑着朝门廊奔去，我能感觉到背后他目送着我的目光。

“嘿，比利，嗨，雅各布。”我尽可能高兴地跟他们打过招呼“查理今天出去了——但愿你们没有等太久。”

“没等多久，”比利压着嗓子说道，他恶狠狠的目光非常犀利，“我只是想把这个送过来。”他指了指搁在腿上的一个棕色纸袋。

“谢谢。”我说，虽然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干吗不进屋待会儿，擦一擦雨水呢？”

我假装没有看见他那锐利的目光，打开了房门，示意他们先请。

“来，我来吧。”说完，我转身关上了门，我最后又瞅了爱德华一眼，他等在那里，一动未动，眼神严肃。

“你要把它放进冰箱，”比利把那包东西递给我时吩咐道，“是几条哈里．克里尔沃特家自制的炸鱼——查理的最爱。放在冰箱里，就不

会回潮了。”他耸了耸肩。

“谢谢，”我又说了一遍，但这次是带着感情说的，“我已经想不出做鱼的新法子了，而且他今天肯定又犯钓了一些。”

“又钓鱼去了？”比利问道，眼里露出一丝难以名状的目光，“又去老地方了？也许我会从那儿经过，见得到他。”

“不，”我迅速地撒了个谎，脸一下子僵硬起来了，“他去了新的地方……不过我不清楚在哪儿。”

我表情的变化没能逃过他的眼睛，而且引起了他的沉思。

“雅各，”他说道，依然在打量着我，“你去把丽贝卡的那幅新画从车里拿来，我也要留给查理。”

“在哪儿？”雅各布问道，他的语气有些不悦。我瞅了他一眼，可他正盯着地板，眉毛蹙成了一团。

“我想我在后备厢里见过，”比利说，“你可能得翻一翻才能找到。”

雅各布无精打采地回到了雨中。

比利和我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片刻之后，这种沉默开始显得有些尴尬了，于是我转身进了厨房。我能听见他湿漉漉的轮子轧得亚麻油地毡嘎吱作响，他尾随在我身后。

我把那个袋子塞进了冰箱满满当当的顶层，然后一个急转身，跟他来了个正面相对。他那沟壑纵横的脸叫人捉摸不透。

“查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的语气近乎粗鲁。

他点了点头，表示认同，但嘴上什么也没说。

“再次谢谢那些炸鱼。”我暗示道。

他依旧不停地点头，我叹了口气，双臂交叉抱在了胸前。

他似乎嗅出了我已经放弃了拉家常的念头。“贝拉……”他欲言又止。

我等待着下文。

“贝拉，”他又开了口，“查理是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

“对。”

他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我注意到你跟卡伦家的一个孩子走得很近。”

“对。”我简慢地重复道。

他眯起了眼睛，“也许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认为这不是很好的主意。”

“您说得没错，”我同意道，“这的确不关您的事。”

听了我的语气，他竖起了灰白的眉毛，“你可能不知道，卡伦一家在保留区名声不怎么好。”

“实际上，这一点我知道，”我以生硬的口气告诉他，这令他吃了一惊，“可那名声不是他们应得的，对吧？因为卡伦一家从来都没到过保留区，是不是？”我看得出自己毫不隐讳地提到了那份既约束又保护其部族的协议，令他有点儿措手不及。

“此话不假，”他同意道，眼神很警惕，“你好像……很了解卡伦一家的情况，超出了我的预料。”

我盯得他不敢对视了：“也许比您还了解呢。”

他撅起了厚厚的嘴唇，思考着我的话。“也许吧，”他承认道，但他的目光很敏锐，“查理也很了解吗？”

他找到了我防线中的薄弱之处，击中了我的软肋。

“查理很喜欢卡伦一家。”我没有正面回答，他显然很清楚我在顾左右而言他，他的表情很不高兴，但并不怎么惊讶。

“是不关我的事，”他说，“可关查理的事吧。”

“不过那也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认为关查理的事，对吧？”

我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我这颠三倒四的问题没有，我力图不说任何妥协的话，但他似乎听明白了。他思忖了一会儿，这时候雨又在屋顶上滴滴答答起来了，成了打破寂静的唯一声音。

“对，”他终于让步了，“我也认为那是你的事。”

我长舒了一口气：“谢谢，比利。”

“你还是好好想一下你所做的事情吧，贝拉。”他奉劝道。

“好的。”我迅速答应下来了。

他皱起了眉头：“我的意思是说，别做你在做的事情了。”

我打量了一番他的眼神，里面除了对我的关心之外什么也没有，我无言以对。

就在这时，前门哐当一响声音很大，吓了我一跳。

“车里根本就找不到什么画。”雅各布人还没到，抱怨倒先到了。等他到了眼前，只见衬衣的肩部让雨水打湿了，头发滴着水。

“嗯，”比利哼了一声，突然超脱起来了，把椅子一转，朝着自己的儿子，“我想我把它落在家里了。”

雅各布夸张地转了转自己的眼珠子：“好极了。”

“对了，贝拉，告诉查理……”比利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顺便来过了。”

“我会的。”我低声说道。

雅各布大吃了一惊，说道：“我们这就要走了？”

“查理要很晚才回来。”比利一边自己转着轮椅从雅各布身旁经过，一边解释说。

“哦，”雅各布看上去很失望，“那嬏吧，我猜想过些日子会再见到你的，贝拉。”

“肯定，”我赞同了他的说法。

“好自为之吧。”比利告诫我说。我没有回答。

雅各布帮着他父亲出了门，我简单地挥了挥手，迅速地瞅了一眼我那辆现在空空如也的卡车，然后还没等他们父子俩离去，就把门关上了。

我在过道里站了一分钟，侧耳倾听着他们的车倒出去开走的声音。我在原地待着，等待着愤怒和不安平息下去。等我的紧张终于缓解了一点儿之后，我便上楼去换掉了过于讲究的服装。

我试了好几款上衣，不知道今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由于一门心思想着即将到来的事情，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就无足轻重了。失去了贾斯帕及爱德华的保护，我以前没有受到过惊吓的这一课要补上了。很快我就对挑选服装的事情心灰意冷了——随手穿上了一件旧法兰绒衬衣和一条牛仔裤——我知道反正整个晚上我都会穿着雨衣。

电话响了，我冲下楼去接。只有一个声音是我所想听的，舍此，任何声音都会令我失望。可是我知道要是他想跟我说话的话，他很可能直接就出现在我房间里了。

“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贝拉？是我。”是杰西卡的声音。

“哦，嘿，杰西。”我愣了一会儿才回到现实中来。我好像有几个月而不是几天没跟杰西说过话了，“舞会怎么样啊？”

“好玩儿极了！”杰西卡夸张地说道。也就问了那么句，她就滔滔不绝地把头天晚上的情形详尽地描述了一通。恰当的地方我就“嗯”两下，但很难不走神。杰西卡、迈克，舞会、学校——此刻说来也怪，似乎全都不相干。我的目光老是不停地投向窗户，想判断厚厚的云层后面光的亮度。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贝拉？”杰西生气地问道。

“对不起，你说了什么？”

“我说，迈克亲了我！你能相信吗？”

“那太好了，杰西。”我说

“那你昨天都做了些什么？”杰西卡问道，听上去仍然对我的心不在焉有些不高兴，要不，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刨根问底，惹她生气了。

“什么也没做，真的，我只不过在外面转了转，晒了晒太阳罢了。”

我听见查理的车停进了车库。

“爱德华．卡伦后来又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见查理在楼上嘭嘭啪啪，在放他的钓具。

“呃。”我迟疑了一下，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说了。

“嗨，你好，孩子！”查理进厨房时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冲他挥了挥手。

杰西听到了他的声音：“噢，你爸在呀，没关系——咱们明天聊，三角课上见。”

“再见，杰西。”我挂上了电话。

“嘿，爸，”我说，他在洗碗槽里洗手，“鱼呢？”

“我放到冰箱里去了。”

“趁还没冻住，我去拿几条来——比利今天下午给我们丢下了几条哈里．克里尔沃特家炸的鱼。”我努力让自己的话听上去热情一些。

“是吗？”查理两眼一亮，“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

我准备晚饭的时候，查理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没多大的工夫，我俩就坐在餐桌边，一言不发地吃上了。查理吃得有滋有味，我则在绞尽脑汁地想该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争取想出一个引出话题的办法。

“你今天是怎么打发自己的？”他问了一句，打断了我的沉思。

“噢，今天下午我只是在房子周围转了转……”实际上，那只是下午刚刚过去的那么一会儿的事情，我极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很愉快，可我的心里空空的：“上午我去了卡伦家。”

查理放了了手中的叉子。

“卡伦大夫家？”他惊讶地问道。

我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应：“对呀。”

“你去那里干什么去了？”他没有把叉子拿起来。

“噢，我跟爱德华.卡伦今天晚上算是有个约会吧，他想把我介绍给他的父母……爸？”

查理好像长了动脉瘤似的。

“爸，你没事儿吧？”

“你要跟爱德华.卡伦交往？”他大声问道。

呜呼 。“我还以为你喜欢卡伦一家呢。”

“他太大了，跟你不般配。”他嚷嚷道。

“我俩都念中学三年级。”我纠正说，虽然他说对了，比他想象的还要对。

“等等，”他停了一下，“哪个是埃德温？”

“爱德华是最小的那个，一头红棕色头发的那个。”帅气的那个，天使般的那个……

“噢，哦，那……”他苦苦思索了一会儿，“那还差不多，我想。我不喜欢那个大个子的样子，我知道他是个很不错的男孩子，可他看上去太……老成了，不适合你。这个埃德温是你男朋友吗？”

“是爱德华，爸。”

“他是吗？”

“算是吧，我想。”

“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你对镇上任何男孩子都不感兴趣的吗？”不过他

重新拿起了叉子，所以我看得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噢，爱德华不住镇上，爸。”

他嘴里嚼着东西，眼睛不以为然地瞅了我一眼。

“再说了，您又不是不晓得，”我继续说道，“您知道，我们才刚刚开始，您就别开口男朋友闭口男朋友的，让人家多难为情呀，好不好嘛？”

“他什么时候过来？”

“几分钟之后就会过来。”

“他要带你去哪儿？”

我大声抱怨道：“我希望您现在别老跟审犯人似的，我们要去跟他的家人一起打棒球。”

他皱起了脸，继而终于嘿嘿笑了：“你去打棒球？“

“噢，我可能大部分时间是当观众。”

“你肯定是真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他一脸狐疑地说道。

我叹了口气，善意地冲他翻了翻眼睛。

听见房子前面响起了引擎的声音，我赶紧跳起来，开始收拾餐具。

“餐具你就甭管了，今天晚上我来收拾。你也太把我当小孩子了。”

门铃响了，查理迈开大步前去开门，我慢了半步。

我没想到外面下那么大的雨，爱德华站在门廊的灯光下，就像雨衣广告上的模特。

“进来吧，爱德华。”

我长舒了一口气，查理没把他的名字念错。

“谢谢，斯旺警长。”爱德华毕恭毕敬地说道。

“就叫我查理吧，来，上衣给我拿着吧。”

“谢谢，长官。”

“坐那儿吧，爱德华。”

我做了个鬼脸。

爱德华优雅自然地坐在了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我只好挨着斯旺警长坐在沙发上了。我狠狠地扫了他一眼，他在查理的背后眨了几下眼睛。

“我听说你要带我女儿去看棒球。”也只有在华盛顿，下着倾盆大雨这样的事实才不会与户外活动有丝毫关系。

“是的，长官，我们是这么计划的。”他并未因我跟父亲讲了实话而显得吃惊。不过，他说不定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

“噢，祝你好运，我想。”

查理笑了，爱德华也跟着笑了。

“好了，”我站了起来，“别拿我寻开心了，咱们走吧。”我回到门厅穿上了上衣，他俩跟了过来。

“别太晚了，贝尔。”

“别担心，查理，我会把她早点儿带回来的。”爱德华保证道。

“照顾好我女儿，没问题吧？”

我哼了一声，但他俩都没理我。

“她跟我在一起会很安全的，我保证，长官。”

查理不可能怀疑爱德华的真挚，因为字字听上去都是那么情真意切。

我大步出了门。他俩都笑了，爱德华跟着我出来了。

我在门廊里突然停下了，只见我的卡车后面停着一辆特大的吉普车，车胎比我的腰还高。前灯和尾灯上面都有金属灯罩，防撞杆上安着四

只大探路灯。车子的硬顶盖儿是鲜红色的。

查理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系好安全带。”他从嘴巴里挤出这几个字。

爱德华尾随着来到了我这一边，打开了车门。我估计了一下，到座位上去的距离，准备跳上去。他叹了一口气，然后单手把我举到了车里，但愿查理没有看到。

他以正常的、人类的速度走到司机那一侧的时候，我试图系上安全带，可搭扣太多了。

“这都是些什么呀？”他开门的时候我问道。

“是越野时的安全带。”

“哎哟。”

我试图找到扣这些搭扣的地方，但想快却快不起来。他又叹口气，然后够了过来帮我。令我高兴的是雨下得很大，看不清站在门口的查理，这也就意味着他也看不见爱德华的双手在我脖子上缠绵，拂弄我锁骨的情形。我放弃了想帮他一把的念头，而是集中精力让自己别呼吸得过于急促。

爱德华转动钥匙，发动了引擎，我们的车从房前开走了。

“这辆……呃……大吉普是你的？”

“是埃美特的。我想你大概不希望一路上都跑吧。”

这东西你放在哪里？“

“我们把一间附属建筑改成了车库。“

“你不系安全带？”

他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

这里人领会了一些意思。

“一路上都跑？照此说来，我们还是有一段路要跑？”我的声音陡升了几个八度。

他抿着嘴笑了：“你不用跑。”

“我会恶心的。”

“闭上眼睛，就没事儿了。”

我咬紧了嘴唇，克服恐惧感。

他侧过身来吻了吻我的头顶，然后轻声哼了一下。我看着他，大惑不解。

“你在雨中的味道真好闻。”他解释说。

“那是好呢？还是坏？”我谨慎地问道。

他叹息道：“兼而有之，凡事都是有好有坏。”

我不知道他在黑暗和倾盆大雨中是如何认路的，但不知怎的他找到了一条侧路，与其说是一条马路，还不如说是一条山路。有好久根本就没法交谈，因为我就像风钻一样在座位上颠上簸下。不过他似乎很喜欢这样的颠簸，一路上都笑得合不拢嘴。

然后，我们来到了路的尽头，树木在在吉普的三面形成了三道绿色的屏障。雨不大，一点儿毛毛细雨而已，一刻比一刻还小，云层上面的天空越来越亮了。

“对不起，贝拉，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得步行了。”

“你听我说，我就在这儿等。”

“你的勇气都跑哪儿去了？今天上午你还特别勇敢的。”

“我还没忘记上次的情形。”难道就是昨天的事情？

眨眼间他已经来到了我这边，他动手给我解安全带。

“我自己来，你接着赶路吧。”我抗议说。

“哼……”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开了，若有所思地说道，“看来我得再改变一下你的记忆。”

没等我来得及反应，他就把我从吉普上拉出来，立在地上了。此时仅仅是一点儿雾雨了，看来要让爱丽丝说对了。

“改变一下我的记忆？”我忐忑不安地问道。

“差不多吧。”他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但他的眼神里藏着幽默。他把双手放在了我脑袋两边的吉普车上，身子前倾，害得我只好紧紧地背靠车门。他又朝前倾了倾，他的脸离我的脸差点儿就挨着了，我没有退路了。

“现在，”他低声说，而正是他的气味儿搅乱了我的思绪，“你究竟在担心什么？”

“噢，呃，撞到树上……”我哽塞道，“给撞死了，还有就是恶心。”

他忍住了没笑，然后弯下头，将冰冷的嘴唇轻轻地贴住了我的喉咙窝。

“你现在还担心吗？”他贴着我的皮肤轻轻说道。

“嗯，”我努力集中精力，“担心撞树和恶心。”

他的鼻子顺着我的喉咙的皮肤往上划出了一道线，一直划到了我的下巴边上，他呼出的凉气弄得我的皮肤直痒痒。

“那现在呢？”他的嘴唇贴着我的下巴低声说道。

“树，”我喘着气说道，“晕动病。”

他抬起脸，吻了吻我的眼睑：“贝拉，你并不真的认为我会撞到树上去，对吧？”

“对，可我有可能呀。”我的声音缺乏信心。他闻到了轻易获胜的味道。

他缓缓地沿着我的脸往下吻，吻到了我的嘴角时停了下来。

“我会让树伤以你吗？”他的嘴唇稍稍蹭了蹭我颤抖不已的下嘴唇。

“不会。”我低语道。我知道要回答好，还要补上半句，可我就是不太补得上来。

“你瞧，”他说，嘴唇在我的嘴唇上滑动，“没什么可怕的，对吧？”

接着他双手几乎是粗鲁地捧起我的脸，热切地吻起来，他那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嘴唇贴着我的嘴唇不停地移动。

我的行为真说不出任何理由来，显然，到目前为止我也算明些事理了，可我似乎还是不能不做出完全像第一次那样的反应。我没有稳重地无动于衷，而是伸出胳膊，紧紧地绕住了他的脖子，突然，他石头般的身子把我牢牢粘住了，我叹了一口气，双唇分开了。

他摇摇晃晃地往后退，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紧紧绕着的胳膊分开了。

“该死，贝拉！”他挣脱了，嘴里喘着粗气，“我会死在你手里的，我发誓。”

我身子往前一歪，双手撑在了膝盖上。

“没人能置你于死地。”我咕哝道，想歇口气。

“没遇见你之前我也许会信，现在，趁我还没做出什么真正的蠢事来，咱们离开这里。”他咆哮道。

他像以前一样把我往背上一扔，我看得出为了和过去一样温柔，他格外费了点儿劲。我双腿夹着他的腰，双臂牢牢地抓着他的脖子。

“别忘了闭上眼睛。”他严肃的警告说。

我赶紧把脸缩到他的肩胛下，我自己的胳膊下面，并使劲儿地闭上了双眼。

我几乎不知道我们在动。我能感觉到他在我下面滑行，不过他可能是在顺着人行道溜达，动作是那样的平缓。我很想偷看一眼，也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以前那样在森林中飞行，但我还是忍住了，弄得那样头晕目眩不值得，能听着他均匀的呼吸我就很知足了。

直到他把手伸到背后摸了摸我的头发，我才确定我们已经停下来了。

“结束了，贝拉。”

我大着胆子睁开了眼睛，果然，我们停下来了。我僵硬地从他身上松开滑下来，仰面朝天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我触到湿漉漉的地面时，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

他以怀疑的目光盯着我，显然不能确定他是不是他旧气得不行，不觉得我很好笑，可是我困惑的表情快把他逼疯了，他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没有理睬他，掸去上衣后面的泥和蕨类植物，而这只是使他笑得越发厉害了。一气之下，我迈开大步，朝森林里走去。

我发现他的手放在我的腰际。

“你要去哪儿，贝拉？”

“去看棒球比赛，你好像对打棒球没什么兴趣了，可我确信没有你别人照样会很开心的。”

“你走错了。”

我转过身来，没有看他，大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他又追上了我。

“别生气，我也是情不自禁嘛。你应该看看你的脸。”他还没说完就忍不住嘿嘿笑了。

“噢，允许你生气哟？”我问道，竖起了眉毛。

“‘贝拉，我会死在你手里的。’”我酸酸地把他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那不过是陈述一个事实。”

我试图再次从他身边走开，可他把我拽得紧紧的。

“你就是生气了。”我不依不饶。

“没错。”

“可你刚才说……”

“我是说没生你的气，难道你不清楚吗？贝拉？”他突然认真起来了，丝毫不见戏弄的踪影了，“你难道不明白吗？”

“明白什么？”我问，他情绪的突然变化和他的话一样，弄得我莫名其妙。

“我从来都不生你的气——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你勇敢、热情……深信不疑。”

“那是为什么呢？”我低声道，回忆着那把他从我身边拽开的愤怒情绪，我一直把这种愤怒情绪理解为合情合理的绝望——对我的虚弱、迟钝和难以控制的人类反应……的绝望。

他把双手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脸两边。“我是生我自己的气，”他温柔地说道，“气我老是把你置于危险境地，恰恰是我的存在给你带来了危险，有时候我真的恨我自己。我应该更强壮一些，应该能够……”

我把手放在了他嘴上：“别说了。”

他拿起了我的手，从他的嘴唇上拿开，紧贴在了他的脸上。

“我爱你，”他说，“这是我这么做的一个蹩脚的理由，但却是真的。”

这是他第一次说他爱我——说了这么一大串。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我无疑意识到了。

“好了，听话点儿。”他继续说道，然后弯下头，轻轻地用嘴唇蹭着我的嘴唇。

我老老实实地一动未动，然后我叹了一口气。

“你答应斯上下班警长早点儿送我回家的，记得不？我们最好动身了。”

“是，小姐。”

他露出了微笑，我点儿意犹未尽的意思。松开了我，就剩一只手没松开，他领着我在高高的，湿湿的蕨类植物和垂着的苔藓中穿行了几步，绕过一棵粗大的铁杉，我们就来到了奥林匹克山群峰之间的那片洼地中的一片巨大的空旷地边上，这块地有任何一个棒球场的两个大。

我看见其余的人全来了：埃斯梅、埃美物、罗莎莉，他们坐在一声光秃秃的露出地表的岩石上，离我们最近，或许只有一百码远。在远出许多的地方，我可以看见贾斯帕和爱丽丝，俩人少说也相隔有四分之一英里，好像是在把一个什么东西扔来扔去，可我就是没看到球。好像是卡莱尔在标各垒的位置，可垒与垒之间真的能隔那么开吗？

我们走进他们的视野之后，坐在岩石上的三个人站了起来，埃斯梅开始朝我们这边走来，埃美特久久地看了罗莎莉的背影一眼后也跟过来了；罗莎莉优雅地站起来后，大步朝那块场地走去，瞅都没瞅我们这个方向一眼。我的胃顿时不舒服地抽搐起来。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你们吗，爱德华？埃斯梅快走到我们跟前时问道。

“像是一头熊让什么东西给呛住了。”埃美物作了清楚的补充。

我犹犹豫豫地冲埃斯梅笑了笑：“那是他。”

“当时贝拉无意之中显得很好笑。”爱德华解释道，迅速报了一箭之仇。

爱丽丝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在朝我们这边跑来，或者说是舞来。她一个急停，优美自然地停在了我们跟前。“是时候了。”她宣布道。

她话音一落，就听一声闷雷，把我们远处的森林都震动了，然后哗啦一声向西划向了城里。

“很恐怖，是吧？”埃美特亲切自如地说道，还朝我眨了眨眼睛。

“咱们走吧。”爱丽丝伸手抓起了埃美特的手，接着他俩朝那块超大的场地冲去，爱丽丝跑起来就像蹬羚一般。埃美特的姿势几乎同样优雅，速度也一样快，不过，怎么也不能也蹬羚相提并论。

“你想不想打两下？”爱德华问，两眼炯炯有神，充满了期盼。

我努力让自己听上去热情得恰到好处：“加加油吧！”

他暗笑了一会儿，把我的头发弄了个乱七八糟，然后就跟在另外两人后面跳奔而去了。他跑起来更猛，像一只非洲猎豹，而不是蹬羚，很快就超过了他俩。那优雅和力量令我目瞪口呆。

“咱们过去吗？”埃斯梅用她那柔和、动听的声音问道，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呆呆地盯着他的背影，于是赶紧重新调整好自己的表情并点了点头，埃斯梅和我始终保持着几英尺的距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依然很小心，怕吓着我了。她让自己的步伐跟我的保持一致，丝毫没有显得不耐烦。

“你不跟他们一起打球？”我腼腆地问道。

“对，我宁愿当裁判——我想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比赛。”她解释说。

“就是说他们喜欢搞小动作喽？”

“哦，没错——你会听到他们争争吵吵的。其实，我并不希望你听到，你会以为他们是由一群狼养大的。”

“你说话的语气像我妈。”我大笑道，很惊讶。

她也笑了。“噢，我确实在很多方面把他们当做我的孩子看。我永远也改不了我做母亲的天性，爱德华跟你说过我失去过一个孩子的事儿吗？”

“没说过。”我含糊不清的说道，有点不知所措，竭力想弄明白她想起了什么样的一生。

“噢，那是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他生下来只有几天就夭折了，可怜的小家伙呀，”她叹息道，“我的心都碎了，那正是我跳崖的原因，你知道的。”她就事论事地补充道。

“爱德华只说过你跳——跳崖的事儿。”我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总是很绅士，”她微笑道，“爱德华是我后来的第一个儿子。我一直都是这么看他的，尽管他的年龄比我大，至少从一个方面来说是

这样的。”她热情地冲我笑了笑，“这正是为什么他找到了你我这么高兴的原因，宝贝儿。”她这番亲热的话听上去非常自然，“他很久都没有合得来的人了，看见他形单影只，真的让人很难受。”

“这么说，你不介意？”我问道，又有点犹豫不决了，“不介意我……完全不适合他吗？”

“不。”她若有所思了一会儿，“你就是他想要的人。不管怎样，会有好结局的。”她说，虽然担心地皱起了眉头。又响起一阵隆隆的雷声。

这里，埃斯梅停下了脚步，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场地边上。他们好像已经分了队。爱德华在远远的左半场，卡莱尔站在一垒和二垒之间，爱丽丝拿着球，站在肯定是投手的位置上。

埃美特挥舞着一根铝制的球棒，球棒在空中呼呼作响，几乎辨不清它的路线。我等待着他走上本垒，但接着我就发现，就在他摆出姿势时，他已经上了本垒——距投手的位置很远，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贾斯帕站在他后面几英尺远的地方，准备接球。当然啦，谁都没有戴手套。

“好啦，”埃斯梅清晰地喊了一嗓子，这一嗓子我知道就连爱德华也会听见，尽管他离得老过错，“击球员就位。”

爱丽丝站得直直的，给人以一动不动的假象。她的样子更像是做贼似的。而不像是有威慑力的挥臂动作。她双手握球，放在腰间，然后恰如眼镜蛇出击一般，她右手急速挥出，球啪的一声飞进了贾斯帕的手中。

“那是不是一击？”我低声问埃斯梅。

“如果他们没击打，就是一击。”她告诉我。

贾斯帕把球扔回到爱丽丝早已等候着的手里，她破例地咧嘴笑了笑，然后她的手又转着挥了出去。

这一次，球棒不知怎的赶上了点儿，成功地击中了那快得都看不见的球，击打声大得跟雷鸣似的，震耳欲聋，响彻了群山——我马上明白了雷暴的必要性。

球像一颗流星一样划过场地上空，飞进了紧挨着的那片森林深处。

“本垒打。”我咕哝道。

“别急。”埃斯梅告诫道，她举着手，聚精会神地听着。埃美特在垒周围看不太清楚，卡莱尔把他遮蔽住了，我发现爱德华不见了。

“出局！”埃斯梅清晰地喊道。我难以置信地看到爱德华从树林边一跃而出，高高举起手里握着球，他那合不拢嘴的笑容连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埃美特击球力气最大，”埃斯梅解释说，“但爱德华跑得最快。”

这一局还在我眼前难以置信地继续，球速以及他们在球场上奔跑的速度，我的眼睛根本就看不过来。

贾斯帕为了避开爱德华那万无一失的外场防守，朝卡莱尔打出了一记地滚球，这时我了解了他们等待雷暴另外一个原因。卡莱尔跑上接球，然后把贾斯帕送上了一垒。他俩相撞时，声音就像两块下落的巨石发出的撞击声。我担心地跳了起来，要他俩不知怎的居然毫发无损。

“安全上垒。”埃斯梅冷静地喊道。

埃美特这一方领先一分，罗莎莉在埃美特打出一记长长的腾空球被接住后返回触垒，然后设法围在垒飞快地跑动，这时爱德华接住了第三个界外球，他冲到了我身边，闪耀着兴奋之情。

“你觉得怎样？”他问。

“有一点可以肯定，陈旧乏旧的大联盟的比赛，我以后一次也无法耐着性子看完了。”

“听起来你以前没少看嘛。”他大笑道。

“我有点儿失望。”我打趣道。

“嗯，要是我能找到一样事情你技不如人，不如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就好了。”

他脸上掠过一丝他那特有的坏笑，气喘吁吁地离开了。

“我来了。”他说着朝本垒板走去。

他打得很聪明，球的线路很低，外场的罗莎莉虽然伸着手，时刻准备着，但还是没够着，于是他闪电般地跑了两垒，埃美特才把球传回。卡莱尔击出了一记飞出场外很远的球，隆隆的响声把我的耳朵都震疼了，结果他和爱德华双双上垒。爱丽丝跟他俩优雅地来了个击掌相贺。

随着比赛的继续，比分不停地变化，他们交替领先时都会像街头球员一样相互嘲笑。偶尔，埃斯梅会叫他们遵守秩序。雷还在打，但正如爱丽丝所预见的一样，我们并未淋雨。

该卡莱尔击球了，爱德华接球了，这时爱丽丝突然喘了一口气。我的目光和往常一样放在爱德华身上，只见他猛地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了爱丽丝。他俩四目相遇，很快迸出了某样东西。别人还没来得及问爱丽丝有什么不对劲，爱德华就已经在我的身边了。

“爱丽丝？”爱斯梅的声音很紧张。

“我没看见——我不清楚。”她小声说道。

这时所有其他的人都围拢来了。

“怎么回事，爱丽丝？”卡莱尔用权威的语气冷静地问道。

“他们移动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多了，我发现我以前看错了。”她咕哝道。

贾斯帕俯身其上，摆出了一个保护的姿势。“什么不同了？”他问。

“他们听见我们在打球，于是改了道。”她说道，很是悔悟，好像觉得要对吓着了自己的东西负责似的。

七双眼睛迅速地扫了我的脸一眼，然后移开了。

“还有多大一会儿？”卡莱尔问爱德华。

他一脸精力高度集中的神情。

“五分钟不到了。他们在跑——他们想赌一把。”他愁眉苦脸地说

道。

“你能行吗？”卡莱尔问他，他又瞅了我一眼。

“不，背着……”他打住了，“而且，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不让他们闻出味儿然后穷追不舍。”

“几个？”埃美特问爱丽丝。

“三个。”她回答得很简短。

“三个！”他藐视道，“让他们来好了。”他粗壮的胳膊上钢筋铁骨般的肌肉绷得紧紧的。

卡莱尔沉思了片刻，这一片刻似乎比它实际上长了很多。只有埃美特看上去泰然自若，其余的人全都焦急地盯着卡莱尔。

“咱们接着比赛好了，”卡莱尔终于拿定了主意。他的声音很冷静，“爱丽丝说他们不过是好奇罢了。”

这番话说得很忙乱，只几秒种就过去了。我听得很仔细，而且听到了一多半，不过此刻埃斯梅问了爱德华一句什么我没能听清楚，她只是嘴在悄无声息地动。我只看见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和她脸上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你来接球，埃斯梅，”他说，“现在我来当裁判。”说完，他站在了我的前面。

蓁的人回到了场上，每个人都拿自己锐利的目光把那黑压压的森林警惕地扫视了一遍。爱丽丝和埃斯梅似乎面向着我所处位置的周围。

“把你的头发放下来。”爱德华低声平静地说道。

我顺从地把头上的像皮筋取了，让头发散落下来。

我说了一件明摆着的事：“有人要到了。”

“对，待着别动，别出声，而且别离开我身边。”他巧妙的掩饰着自己的紧张，但我还是听出来了。他把我的长发朝前拉，遮住了我的脸。

“那不管用，”爱丽丝轻轻地说道，“我在场子那头都能闻到她的气味。”

“我知道。”他的语调中染上了一丝绝望的色彩。

卡莱尔站在本垒板上，其余的人三心二意地投入了比赛。

“埃斯梅刚才问你什么来着？”我低声问道。

他犹豫了片刻才回答。“他们是不是渴了。”他不情愿地咕哝道。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比赛在心灰意懒地进行。谁都只敢轻打了，埃美特、罗莎莉和贾斯帕在内场徘徊。尽管我的脑子都吓木李，但时不时地我还是能意识到罗莎莉在看我，他的目光毫无表情，但她的嘴型还是让我觉得她在生气。

爱德华的注意力丝毫没放在比赛上，他的眼睛瞄着那片森林，心也系着那片森林。

“我很抱歉，贝拉，”他感情强烈地低声说道，“我真蠢，太不负责任了，居然让你面临这样的危险，真是抱歉。”

我听见他屏住了呼吸，只见他两眼瞄向了右半场。他迈了半步，夹在了我和来者之间。

卡莱尔、埃美特和其余的人也都转向了同一个方向，凝神静听着穿行声音，这些声音太轻了，我根本听不见。

18. 捕猎

他们从森林边鱼贯而出，几个人拉开了十来米的距离。最先走到空旷地的那个男的马上往后退去，让另一个男的上了前，自己则站到了

这个高个儿黑头发男人身边，显然高个儿是领头的。第三个是个女的，距离太远，我只能看见她那一头令人吃惊的红发。

他们相互靠拢后，才小心翼翼地朝爱德华的家这边继续进发，他们的动作显示出一群食肉动物碰到一只更大的陌生的同类时的自然敬畏的心理。

他们慢慢靠近时，我看清了他们和卡伦一家有多么的不同。他们走路时像猫一样，步态看起来像是时刻准备着蹲伏下来。他们一身背着背包徒步旅行者的普通装束：牛仔裤和比较随便的领尖钉有扣子的衬衫，衬衫用的是厚重的防风雨面料。不过，衣服都快穿破了，而且都光着脚。两个男的都留着平头，而那个女人鲜艳的红色头发上沾满了树林里带来的树叶和碎屑。

他们敏锐的眼睛小心翼翼在注意到了卡莱尔更为优雅、更有教养的姿态，两边分别站着埃美特和贾斯帕，卡莱尔在俩人的夹护下迎上前去。对方相互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交流，都直起了身子，摆出一副更加随意的直立姿势。

站在前面的那个男的无疑最帅，他典型的苍白肤色中带着一丝橄榄色调，头发乌黑发亮。他中等体格，肌肉结实，当然，远不及埃美特的肌肉那样发达。他轻松地笑了一下，露出一口光闪闪的白牙。

那个女人更加粗野一点，双眼不停地在面前的几个男人和我身边松散的一群人身上扫来扫去，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微风中不停地颤动着，她摆着明显的像猫一样的姿势。第二个男的则很不显眼地在他们身后踟蹰着，他的体格比领头的那个要小一号，浅褐色的头发和平平常常的相貌都没有什么特征。不过，虽然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可不知什么原因，总显得最为警觉。

他们的眼睛也不一样，不是我之前预料中的金黄色，也不是黑色，而是一种深紫红色，让人不安，透着邪恶。

那个黑头发的男人依然一脸微笑，朝卡莱尔靠近了一些。

“我们觉得听到了打球的声音，”他用轻松有语气说道，带着点儿法国口音，“我叫劳伦，这两位是维多利亚和詹姆斯。”他指了指身边的两个吸血鬼。

“我叫卡莱尔，这是我的家人。埃美特和贾斯帕、罗莎利、埃斯梅和爱丽斯、爱德华和贝拉。”他一组一组地指着我们说道，故意不让对

方注意到个人身上。他提到我的名字时，我感到浑身一震。

“你们还能加几个人吗？”劳伦友善地问道。

卡莱尔也还以劳伦友好的语气：“实际上，我们刚刚打完了。不过下次我们肯定会很感兴趣的。你们打算在这片地方待很久吗？”

“其实，我们是要北上去的，不过我们很好奇，想看看这附近是谁，我们很久没有碰到过同伴了。”

“不，这片地方除了我们几个和你们这样一些偶尔客人以外，通常就再没有别人了。”

紧张的氛围慢慢地缓和下来，变成了一场很随意的交谈，我猜想是贾斯帕在利用他的特异功能控制着整个场面。

“你们捕猎的范围都包括哪些地方？”劳伦漫不经心地问道。

卡莱尔没去理会他这句问话背后的假设：“就奥林匹克山脉这一带，偶尔也去去海岸山脉那边。我们在这附近有永久的居所。在德纳利附近也有一群和我们一样永久居住的。”

劳伦稍微吃了一惊。

“永久居住？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实实在在的好奇。

“干吗不跟我们一起到家里去，舒舒服服地坐来来聊会儿呢？”卡莱尔邀请道，“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卡莱尔提到“家里”时，詹姆斯和维多利亚交换了一下惊讶的眼神，不过劳伦倒是更加显得不露声色。

“这听起来挺有意思，也很热情，”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我们从安大略一路下来都在捕猎，没有机会打理一下自己。”他的眼睛充满感激地把卡莱尔优雅的脸上下左右地打量了一通。

“说了还请你别见怪，假如你们不在这儿附近捕猎的话，我们会感激不尽。我们在这儿立足，必须不引人注目才行，相信你能理解。”卡莱尔解释道。

“那是当然，”劳伦点了点头，“我们当然不会闯入你们的地盘。不管怎样，我们只在西雅图以外的地方捕猎。”他笑了起来。我的后背感到一阵发冷。

“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们走的 话，我们来带路——埃美特和爱丽丝，你俩跟爱德华和贝拉去把吉普车开过来。”他随口补充了一句。

卡莱尔说话的时候似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我的头发在微风中动了动，爱德华僵住了，还有他们中间第二个男的——詹姆斯，突然来回晃了晃脑袋，盯着我，鼻孔都鼓起来了。

詹姆斯突然向前跨出一步，做出一个蹲伏的姿势，所有人立刻都愣住了。爱德华露出了牙齿，蹲伏下来做出了防卫的姿势，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凶狠的咆哮。根本不是今天早上我听到的他逗着我玩儿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声音，这是一种我所听到过的最吓人的声音，只感到身子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底。

“你们这是干吗？”劳伦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大声问道。詹姆斯和爱德华依然剑拔弩张的对峙着。詹姆斯往旁边虚晃了一招，爱德华也做出了相应的闪避。

“她是和我们一起的。”卡莱尔对詹姆斯予以断然拒绝。劳伦似乎没有像詹姆斯那种敏锐的闻到我的气味，不过此时脸上也露出明白的表情。

“你还带了一份点心？”他问道，一脸的狐疑，同时不自觉地往前迈了一步。

爱德华的咆哮变得更加凶狠、刺耳起来，他嘴唇撅得老高，露出了闪闪发光的牙齿，劳伦又退了回去。

“我说过她是和我们一起的。”卡莱尔生硬地纠正道。

“可她是个人。”劳伦反驳道。这话听起来倒是没有一点挑衅的味道，而仅仅是异常的吃惊。

“没错。”埃美特十分显眼地站在卡莱尔一边，眼睛盯着詹姆斯。詹姆斯慢慢地直起了身子，不过他的眼睛始终没离开我的身体，鼻孔也依然鼓鼓的。爱德华仍然像一头狮子般紧张地挡在我的前面。

劳伦又开口了，语气很平和——试图缓和双方之间突然生起来的敌

意：“看来我们彼此有很多地方需要相互了解啊。”

“确实。”卡莱尔的声音依然很冷淡。

“不过我们愿意接受你的邀请。”他扫了我一眼，然后又回到卡莱尔身上，“当然了，我们不会伤害这个人类女孩儿的。我们不会在你们的地盘里捕猎，我说过的。”

詹姆斯疑惑而又恼怒地瞟了劳伦一眼，又和维多利亚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维多利亚的目光依然锐利地在每个人脸上扫来扫去。

卡莱尔打量了好一阵子劳伦脸上坦率的表情，才开口说话，“我们来带路。贾斯帕、罗莎利、埃斯梅？”他喊道。他们围到了一起，会合后将我挡在了视线之外，爱丽丝立刻到了我的身边，埃美特则慢慢地退了回来，他一边朝我们这边后退，一边紧相着詹姆斯。

“我们走吧，贝拉。”爱德华的声音很低，也很凄凉。

整个过程中我的双腿像是在地上生了根一样，吓得根本动弹不了。爱德华只得抓住我的胳膊用力一拉，我这才回过神儿来。爱丽丝和埃美特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以便挡着我。我跟在爱德华旁边踉踉跄跄地走着，还在因为这一吓而晕晕乎乎。我听不清余下的那一大部分人马走了没有。我们以人类的速度向森林边走去时，爱德华的不耐烦几乎都能看得见摸得着了。

一进树林，爱德华便把我扛在了背上，脚下却丝毫未停。他大步如飞地走起来时，我不顾一切地牢牢抓着，其他几个则紧紧地跟在他身后。我埋着头，可是眼睛却充满惊骇地睁得大大的，不愿闭上。他们像幽灵一般飞速穿过此时已经暗下来的森林。爱德华往日跑起来时那似乎难以抑制的兴奋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盛怒，这种盛怒让他全神贯注，跑得更快了。即使他背上还背着我，其他几个依然望尘莫及。

转眼之间，真叫人难以置信，我们就来到了吉普车边上，把我扔到后座上时，爱德华几乎都没有放慢速度。

“帮她系上安全带。”他吩咐埃美特，埃美特刚好钻进车子，坐到了我旁边。

爱丽丝已经坐到了前座上，爱德华发动了引擎。车打着了，我们猛地掉了个头，朝着蜿蜒的公路疾驶而去。

爱德华嘴里在嘟囔着什么，说得太快，我根本听不过来，不过听起来很像是一连串的脏话。

这一次一路颠簸得更为厉害，而黑沉沉的天色徒添了更多的恐怖。埃美特和爱丽丝都在左右盯着窗外。

我们上了主路，虽然速度加快了，我们在往什么方向开，我还是看得清楚多了。我们正在往南开，远离福克斯。

“我们这是去哪儿？”我问。

没人回答，甚至没人看我一眼。

“你浑蛋，爱德华！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我们必须带你离开这儿——远远地离开——就现在。”他没回头，眼睛依然盯着路上。速度表的指针已经指到了时速一百零五迈。

“掉头！你必须把我送回家！”我喊了起来，我拼命扯着安全带，想挣脱这该死的束缚。

“不！爱德华！不，你不能做样做。”

“我必须这样做，贝拉，请你安静点。”

“休想！你必须把我送回去——查理会打电话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你的家人全都会完蛋的——卡莱尔和埃斯梅！他们将不得不离开，永远的躲起来！”

“冷静点，贝拉，”他的声音很冷，“我们以前去过那儿的。”

“别对我指手画脚，你别！你不要因为我而毁了一切！”我拼命地挣扎着，却只是徒劳。

“爱德华，靠边停车。”爱丽丝第一次开了口。

他狠狠地扫了她一眼，接着又加快了车速。

“爱德华，咱们还是把事情说清楚吧。”

“你不明白的，”他沮丧地吼道。我从没听他这么大声地说过话，在吉普车狭窄的空间里震耳欲聋，时速表的指针已经接近一百一十五迈。“他是条甩不掉的尾巴，爱丽丝，你没看出来吗？他是条尾巴！”

我感觉到坐在身边的埃美特全身都僵硬了，看到他对这个词的反应，我有点不解。对他们仨而言，这个词的含义要比对我而言丰富得多，我很想问个明白，可根本没有机会开口。

“靠边停车，爱德华。”爱丽丝的语调很正常，但也带了点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命令语气。

时速表的指针缓缓地超过了一百二十迈。

“照我说的做，爱德华。”

“听着，爱丽丝，我看清了他脑子里的想法。追踪猎物是令他着魔的酷爱——他想得到她，爱丽丝——她，很明确，今晚他就会开始追猎了。”

“他不晓得……”

他打断了她的话：“你觉得他在镇上嗅到她的气味要花多长时间？劳伦的话还没说出口，他脑子里的计划就已经成形了。”

我意识到自己的气味会把他引向什么地方时，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查理！你不能把查理一个人丢在那儿！你不能丢下他不管！”我在安全带下面挣扎着。

“她说得对。”爱丽丝说道。

车速稍稍慢了一点。

“咱们考虑一下有几种选择。”爱丽丝劝道。

车速又慢了一点，这次更加明显，然后突然嘎的一声停在了公路的路肩上。我向前一蹿让安全带给绊住了，接着又重重地弹回到了座位上。

“没有选择的余地。”爱德华嘘声说道。

“我不会丢下查理不管的！”我尖叫道。

他根本没理会我的话。

“我们必须把她送回去。”埃美特终于开口了。

“不。”爱德华说得斩钉截铁。

“他不是我们的对手，爱德华，他碰不到她一根毫毛的。”

“他会等待机会的。”

埃美特笑了：“我也可以等待机会。”

“你不懂——你不会明白的。一旦他打定主意猎食的话，就会毫不动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我们必须干掉他。”

听了这个主意，埃美特似乎并没感到不安：“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那个女人，她是和他一伙儿的。如果交战起来，那个领头的也会跟他们一伙儿。”

“还有另一个选择。”爱丽丝平静地说道。

爱德华把一腔怒火发在了她身上，恶狠狠地咆哮道：“别——无——选——择！”

埃美特和我都吃惊地盯着他，爱丽丝却似乎并不惊讶。爱德华和爱丽丝相互逼视着对方，沉默了很长一会儿。

我打破的沉默：“有人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没有。”爱德华吼道。爱丽丝瞪了他一眼，终于被激怒了。

“听着，”我恳求道，“你把我送回去。”

“不。”他打断了我。

我瞪着他，接着说：“你把我送回去，我告诉我爸，就说我想回凤凰城的家了。我打点好行装，我们就在那里等着，直到那条尾巴注意到了，然后我们就跑。他跟着我们，就顾不上查理了。查理也就不会让

联邦调查局调查你的家人了。到那时，你想带我到哪个该死的地方去都行。”

他们盯着我，全都惊呆了。

“这主意不赖呀，真的。”埃美特的惊讶绝对是一种侮辱。

“没准还真管用——我们岂能置她父亲的安全于不顾，你明白的”爱丽丝说道。

大家都看着爱德华。

“这太危险了——我不想让他在她周围一百英里的范围内出现。”

埃美特显得成竹在胸。“爱德华，他斗不过我们的。”

爱丽丝想了一会儿，“我看他没有采取行动，他想等待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的机会。”

“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要求你把我送回去。”我想说得坚决一些。

爱德华用手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紧闭着双眼。

“求你了。”我的声音小了许多。

他没抬头。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听上去都筋疲力尽了。

“你今晚就得离开，不管那条尾巴看没看到。你告诉查理，就说你在福克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怎么说管用，就编什么给他听，手里摸到什么就装什么，然后跑到你的卡车里。我不在乎他对你说些什么，你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听清楚了没有啊？从你穿过门阶的那一刻起，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吉普车又轰隆隆地发动了，他把车子掉了个头，轮胎发出了尖叫声。速度仪表盘上的指针开始往上蹿。

“埃美特？“我喊道，眼睛直直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哦，不好意思。”他把我松开了。

好一阵子，谁都没有说话，只有引擎的隆隆声，这时爱德华又开口了。

“我们就照下面的计划行事，我们到了房子跟前后，如果追击者不在那儿，我会陪着她走到门前，接下来她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他从后视镜里瞪了我一眼，“埃美特，你负责房子外面，爱丽丝，你再现卡车，她一到车上，我就会上车。等她离开后，你俩就可以把吉普开回家，告诉卡莱尔。”

“不行，”埃美特打断了他，“我跟你们在一起。”

“好好想想，埃美特，我不知道自己会离开多久。”

“直到我们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为止，我都跟你们在一起。”

爱德华叹了口气。“如果尾巴在那儿，”他板着面孔继续说道，“我们就接着往前开。”

“我们会在他之前赶到那儿的。”爱丽丝充满信心地说道。

爱德华似乎接受了这个判断。不管他和爱丽丝之间有什么，现在他一点都不怀疑她。

“吉普车怎么办？”她问道。

他的声音有点儿生硬：“你把它开回去。”

“不，我不开。”她从容地说道。

又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遍那串我听不懂的脏话。

“我们不能全挤在我的卡车里。”我轻声说道。

爱德华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

“我认为你应该让我一个人走。”我的语气更加平静了点。

这次他听见了。

“贝拉，求求你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一次。”他紧咬着的牙缝里蹦出

来这么一句。

“听我说，查理不是弱智，”我反对道，“如果明天你们不在镇上的话，他会起疑心的。”

“那不相干，我们要确保了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尾巴怎么办？他看到你今晚的举动了。他会认为你跟我在一起，无论你在哪里。”

埃美特看着我，又露出了带着点侮辱的惊讶神情。“爱德华，听她的话，”他劝道，“我觉得她说得对。”

“是的，她说得对。”爱丽丝附和道。

“我不能那样做。”爱德华声音很冷酷。

“埃美特也应该留下来，”我继续说道，“他肯定也注意到了埃美特。”

“什么？”埃美特把目标对准了我。

“你留下来，会更好地收拾他一下子。”爱丽丝表示同意。

爱德华以怀疑的目光盯着她：“你认为我应该让她自己一个人走？”

“当然不是。”爱丽丝说道，“贾丝帕和我陪她去。”

“我不能那样做。”爱德华又说了一遍，但这次声音里有了一点妥协的迹象，他开始觉得有点道理了。

我极力的劝说道：“在这里拖延一个礼拜……”我从镜子里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于是补充了一句，“几天的时间，让查理看到你们没有绑架我，同时也让这个詹姆斯钻到迷魂阵里来，白费一番劲。确保他根本找不到我的踪迹，然后再来和我碰头，当然，要兜个圈子，然后贾斯帕和爱丽丝就可以回家了。”

我看得出来他开始考虑这个方案了。

“在哪里和你碰头？”

“凤凰城。” 自不待言。

“不，他会听到你要去哪儿的。” 他不耐烦地说道。

“显然，你要设法让这个听起来像个诡计。他晓得我们会知道他在偷听，他绝对不会相信我会真的去我嘴上说的地方。”

“她还真恶毒。” 埃美特哧哧地笑着说。

“要是这个行不通呢？”

“凤凰城可有几百万号人呢。” 我告诉他。

“要找到一本电话簿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

“我不会回家的。”

“哦？” 他问道，听得出来他觉得很危险。

“我已经不小了，完全可以找个自己的去处了。”

“爱德华，我们会跟他在一起的。” 爱丽丝提醒他道。

“你们在凤凰城做什么呢？” 他严厉的问道。

“待在家里。”

“我有点喜欢这个方案。” 毫无疑问，埃美特在想着困住詹姆斯这件事。

“你闭嘴，埃美特。”

“你想啊，要是我们试图骗他上钩，而她也在旁边的话，那么我们中有人受伤的可能性就要大很多——要么她会受伤，要么你因为要保护她而受伤。而现在，要是我们单独对付他的话……”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脸上慢慢露出一丝微笑，我没猜错。

我们开进小镇的时候，吉普车已经是在缓缓地往前爬了。尽管我刚才说了这么一大通天不怕地不怕地大话，可现在我还是能感觉到自己手臂上的汗毛一根根的竖了起来。我想到查理一个人待在家里，于是努力壮起了胆子。

“贝拉，”爱德华的声音十分温柔。爱丽丝和埃美特望着各自身边的车窗外，“你要是出现了闪失——任何闪失——我都将唯你是问，你明白吗？”

“明白。”我倒吸了一口气。

他转头问爱丽丝。

“贾丝帕对付得了吗？”

“你就信任他一回吧，爱德华，综合起来看，他表现得非常非常不错。”

“你对付得了吗？”他问道。

优雅可爱的爱丽丝撅起嘴唇，做了个可怕的鬼脸，喉咙里发出一阵吼声，吓得我缩起身子，紧紧地靠在了靠背上。

爱德华朝她笑了笑。“还是别说出来了，你自己留着吧。”他突然小声咕哝道。

19. 告别

查理还在等我，没睡。房子里所有的灯都亮着。我得想出个法子让他放我走，可脑子里一片空白，这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爱德华缓缓地把车开过来，紧靠在我的卡车后面停下。他们仨全都很面警，笔直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竖起耳朵听着林中的每一个动静，睁大眼睛看着每一片阴影，竖起鼻子嗅着每一种气味，在寻找着什么不太对劲的东西。他们关掉引擎。继续在那里听的时候，我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不在这儿，”爱德华紧张地说，“咱们走。”

埃美特凑过来帮我解开安全带。“别担心，贝拉，”他的声音很低，但很愉快，“我们很快就会把这儿的事情搞定的。”

我瞅着埃美特的时候，感觉眼里湿湿的。我只是勉强认识他，然而，不知怎么的，一想到不知道今晚之后什么时候才会再见到他，我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丝隐隐的别离的味道，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将不得不品尝到这种味道，不得不挺过这一关，一想到这里，眼泪就夺眶而出了。

“爱丽丝，埃美特。”爱德华的话就是命令。他俩悄无声息地溜进了黑暗之中，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爱德华打开了我这边的门，拿起了我的手，把我揽入了他的臂腕的保护之下。他迅速地扶着我朝房子走去，眼睛始终扫视着夜空。

“十五分钟。”他压低嗓子告诫道。

“我能做到。”我呼哧呼哧地说道，都是眼泪惹的祸。

我在门廊里停了下来，双手捧着他的脸，狂热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爱你，”我小声而又紧张地说道，“我会永远爱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贝拉。”他的话也同样充满了狂热。

“照计划行事，好吗？替我照看好查理，保证他的安全。这件事之后他不会很喜欢我了，我想以后找个机会跟他道个歉。”

“进去吧，贝拉，我们得赶快。”他的声音很急迫。

“还有一件事情，”我动情地说道，“别把我今晚会说的另一句话当真！”他俯过身来，于是我只得踮起脚用最大的力气去吻他那惊讶、僵硬的嘴唇，然后我转身一脚把门踢开了。

“滚，爱德华！”我冲地怒吼了一声，跑进屋砰的一声把门撞上了，他还是一脸惊异。

“贝拉？”早就在起居室里耗了半天的查理，这时已经站起来了。

“别管我！”我挂着眼泪冲他尖叫道，此时已经是泪如泉涌了，我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撞上房门并且拧上了锁。我跑到床前，扑倒在地板上去取我的行李袋。我把手迅速伸到席梦思和床垫之间，去抓那只打了个结的旧袜子，里面装着我偷偷攒下的钱。

查理在捶门。

“贝拉，你没事儿吧？怎么啦？”听得出来他吓坏了。

“我要回家去。”他叫道，语不成声，恰到好处。

“他伤害你了？”他的语气有点儿要发火了。

“没有！”我的尖叫声又高了一个八度，我回头来处理衣柜里的东西，只见爱德华早已经静悄悄地出现在那里了，他正急急忙忙、胡乱地把一摞一摞的衣服往外拉，准备给我扔过来。

“他和你他手了？”查理困惑地问道。

“没有！”我一边尖叫道，越发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了，一边把所有东西都往袋子里硬塞。爱德华把另一个抽屉里的东西扔给了我。此刻袋子已经非常满了。

“怎么啦，贝拉？”查理在门外喊道，又在捶门了。

“我把他甩了！”我也冲他喊，手里猛拉着袋子上的拉链。爱德华那双能干的手把我的手推开了，得心应手地把拉链拉上了。他把带子小心地挂在了我胳膊上。

“我在卡车里面——走！”他耳语了一句，把我往门口推了一把，从窗户消失了。

我打开房门，打查理身边硬挤了过去，使劲儿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往楼下跑。

“怎么啦？”他尖叫道，紧跟在我的后面，“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

他在厨房里抓住了我的胳膊肘，虽说他脑子里依然糊里糊涂的，但手上抓得却挺紧。

他把我扭过去脸朝着他，我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不打算放我走。我只能想到一个逃脱的办法，而这个法子会深深地伤害他，我恨自己想都不该这么去想。可是我没时间，而且还要保证他的安全。

我抬头瞪着我父亲，因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我眼里又盈满了泪水。

“我是喜欢他——这正是问题所在。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在这儿扎根了！我不想到头来像妈妈那样把自己拴在这个讨厌、无聊的小镇上！我不想像她那样再犯同样愚蠢的错误。我讨厌这里———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上松开了，就像我电了他一下似的。我把目光从他震惊、受伤的脸上移开，夺门而去了。

“贝尔，要走也不能现在走啊，现在是晚上！”他在我身后低声说道。

我没有回头：“我累了会在车上睡的。”

“再等一个星期吧，”他恳求道，依然像挨了电刑似的，“到那时蕾妮就回来了。”

这一句就彻底打乱了我的阵脚：“什么？”

查理见我迟疑了，松了一口气，迫不及待地继续说道，差点儿都快语无论次了：“你出去的时候她来过电话，佛罗里达那边的事情不是很顺利，如果菲尔周末还签不下来的话，他们就打算回亚利桑那去。响尾蛇的助理教练说他们可能还缺一个游击手。”

我摇了摇头，想重新整理我目前混乱的思绪。每过一秒种都会给查理带来更大的危险。

“我有钥匙。”我咕哝道，手里扭着球形把手。他太近了，一只手已经朝我伸过来了，一脸的茫然。我不能再耽误时间跟他争论了，我势必会进一步伤害他。

“让我走，查理。”我以尽理愤怒的语气，把我母亲很多年以前从这同一扇门走出去时说的最后那句话重复了一遍，并随手把门拉开了，“没有好结果，对吧？福克斯真是让我讨厌死了！”

我的这番刻毒话见了效果——查理目瞪口呆地在门外的台阶上呆住了，我趁此跑进了黑夜。空荡荡的院子吓得我命都快没了，我朝卡车那边狂奔，老觉得后面有个黑影在追我。我把袋子扔在了车座上，用力拧开了车门，钥匙都插好了，只差没打火了。

“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我大声叫道，极希望那时能把一切跟他解释清楚，虽然明知道自己根本就解释不清楚。我加大油门，迅速开走了。

爱德华伸过手来捉住了我的手。

房子和查理在我们身后消失后，他对我说：“靠边停车。”

“我能开。”我泪流满面地说。

他长长的双手出人意料地搂住了我的腰，与此同时，他的脚把我的脚从油门上推开了。他把我从他的腿上拽了过产，把我的手从方向盘上拧开了，转眼他已经坐在司机的位置上了，而车丝毫没有晃动。

“你不认识路。”他解释说。

我们后面突然亮起了灯，我从后面的窗户向外望了一眼，吓得我睁大了双眼。

“是爱丽丝。”他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又一次抓起了我的手。

我满脑子都是查理在门口的画面：“咱们后面有尾巴了？”

“他听清你念的最后那句台词啦。”爱德华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是说查理？”我胆战心惊地问道。

“我们让尾巴给跟上了，就在我们后面跑呢。”

我身上都凉了半截。

“咱们能甩掉他吗？”

“甩不掉。”但他嘴上这么说，脚上还是加大了油门。车子的发动机都嗖嗖地发牢骚了。

我的计划突然显得不是那么妙了。

我正盯着后面爱丽丝的大灯，这时卡车突然颤动了一下，车窗外面冒出了一个黑影。

我刚要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嘴就让爱德华的手给堵住了。

“是埃美特！”

他松开了我的嘴，用胳膊搂住了我的腰。

“没事，贝拉。”他保证道，“你会很安全的。”

我们飞速穿过了静悄悄的福克斯镇，往北边的公路驶去。

“没想到小城镇的生活还是令你感到这么无聊，”他说，语气就跟聊天似的，我知道他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你似乎调整得很不错嘛——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也许我这只是在自夸，我还自以为你让觉得生活更有趣了呢。”

“是我不好，”我忏悔道，没有理会他想转移注意力的意图，两眼望着自己的膝盖，“那是妈妈离开他时说的话，我可以说是在暗箭伤人。”

“别担心，他会原谅你的。”他笑了一下，不过笑得很勉强，眼睛以下的部分才能见到笑容。

我绝望地看着他，他看到了我眼神中赤裸裸的惊恐。

“贝拉，不会有事的。”

“可我要是不跟你在一起，就会有事的。”我低声说道。

“我们过几天就又会在一起了。”他说，把我搂得更紧了，“别忘了，这可是你的主意哟。”

“这是最好的主意——当然是我的主意喽。”

他听后笑了笑，笑容有些凄凉，而且很快就消失了。

“怎么会出这事儿？”我问道，声音很有感染力，“为什么是我？”

他两眼阴郁地盯着前边的路，“都是我的错——我真傻，居然就那样把你暴露在他们面前！”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对自己的愤怒。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坚持道，“我当时是在那儿，有什么了不起呀。另外两个都没怎么着，干吗那个詹姆斯就一一要杀我呢？到处都是人，为什么偏偏跟我过不去？”

他犹豫了一会儿，想了想才回答。

“今天晚上我仔细观察了一番他的心思，”他低声说道，“我拿不准一旦他见到了你，我能不能想到什么办法加以阻止。你的确也有一部分的错。”他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不悦，“谁叫你有这么鲜嫩诱人的味道呢，否则说不定也就招惹不着他了。可我这么一护着你……唉，情况就糟糕多了。他这个家伙，无论猎物大小，还没尝过别人从中作梗的滋味。他认为自己除了猎人还是猎人。他成天想着就是追逐猎物，他的生活追求的就是挑战。我们突然向他发起了一个大的挑战——大帮身强力壮的战士全都奋不顾身的保护这么一个脆弱的人儿。他此刻是何等的兴奋，说了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他最喜欢的游戏了，也是我们迄今给他带来最令他兴奋的游戏了。”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愤慨。

他停顿了片刻。

“可要我当时不在边上，你可能早就成了他的战利品了。”他恢心丧气地说道。

“我认为……我没有对别人散发过那种味道……像对你那样。”我吞吞吐吐地说道。

“你是没有，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对他们每个人来说就不是诱惑了。要是你对那条尾巴——或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产生了像对我那样的诱惑力的话，那可能当场就打起来了。”

我打了一个寒战。

“我认为我现在别无选择，我觉得现在除了杀死他，已经别无选择了，”他喃喃道，“卡莱尔会不高兴的。”

我可以听见轮胎轧过轿面的声音，虽然黑暗中看不见河，我知道我们快到了，不得不问他了。

“可是你怎么样才能杀死吸血鬼呢？”

他瞅了我一眼，眼神神秘莫测，声音也突然刺耳起来了：“唯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把他撕成碎片，然后再一把火烧了。”

“另外两个会和他一道跟你们打斗吗？”

“那个女的会，劳伦我没把握。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他跟他们在一起只是为了方便。詹姆斯在牧场上为难过他……”

“可詹姆斯跟那个女的——他们会想办法杀掉你吗？”我怯生生地问道。

“贝拉，你别浪费时间替我担心了，你只要保证你自己的安全就行了——求你别再不顾安危了。”

“他党政军跟着吗？”

“对，不过他不会袭击这座房子，今天晚上不会。”

他关了灯，摸着黑往前开，爱丽丝跟在后面。

我们直接开到了房子跟前。房子里面灯火通明，但它们却奈何不了不断蚕食的森林所带来的黑暗。车还没停住，埃美特就替我打开了车门，他把我从座位上拉下来，像夹橄榄球似的把我夹在了他巨大的胸前，带着我跑进了门。

我们闯进了白色的大房间，爱德华和爱丽丝在我们的两边。他们都在里面，而且听见我们的响声后已经站起来了。劳伦站在他们的中间，埃美特把我挨着爱德华放下时，我能听到他喉咙深处呼呼的咆哮声。

“他在跟踪我们。”爱德华把话挑明了，两眼恶狠狠地怒视劳伦。

劳伦的脸色不是很高兴：“我怕的就是这个。”

爱丽丝跳到了贾斯帕的旁边，对着他的耳朵在悄声说着什么，只见她的嘴皮子一动一动的，可见她的悄悄话说得有多快。她俩一起飞快地上了楼，罗莎莉看到了他俩的行动，迅速挪到了埃美特的身边。她那双漂亮的眼睛既紧张又愤怒，愤怒是因为他们不情愿地瞟到了我的脸。

“他要干什么？”卡莱尔冷冰冰地问劳伦。

“对不起，”他说，“我恐怕，你儿子刚才在那儿护着她，可能把他惹急了。”

“你能制止他吗？”

劳伦摇了摇头：“詹姆斯要是急了，什么也阻止不了他。”

“我们会阻止他的。”埃美特保证道。毫无疑问他不是说着玩的。

“你奈何不了他的，我活了三百年，都没见过他那样的家伙，跟他斗绝对只有送命的份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加入他的巫会的。”

他的巫会，我想，当然。在空地那里劳伦作为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原来只不过是个摆设，做做样子罢了。

劳伦在摇头，他瞥了我一眼，显得很茫然，于是又把目光移回到了卡莱尔身上：“你肯定值得这样吗？”

爱德华愤怒地大吼一声，整个屋子都听得见，劳伦吓得往后缩了一下。

卡莱尔严厉地看着劳伦：“恐怕你得作个选择。”

劳伦明白了，他仔细考虑了一会儿，把每张脸都看了一遍，然后又把亮堂的房间最好扫了一眼。

“我对你们在这儿创造的生活很着迷，可我不会卷入这件事。我跟你们谁都无冤无仇，但是我也不会跟詹姆斯作对，我想我将去北方——去找德纳利峰上的那支氏族，”他犹豫了一下，“别小瞧詹姆斯了，他有一个很好使的脑子，而且听觉、视觉等官能都无与伦比。他在人类世界里也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和你们看上去的样子不差分毫，而且他不会正面攻击你们的……我很抱歉在这里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真的很抱歉。“他低头鞠了一躬，我看见他又一脸疑惑地瞥了我一眼。

“一路平安。”卡莱尔很正式地说道。

劳伦又好好地瞅了一眼四周，然后急匆匆地出了门。

沉默持续了不到一秒钟。

“多近了？”卡莱尔看着爱德华。

埃斯梅已经在动了，他的手碰了墙上的一个难以觉察的袖珍键盘一下，只听哼的一声，巨大的金属百叶窗便开始把玻璃墙遮蔽起来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大约过了河三英里远吧，他正绕过去跟那个女的会合。”

“怎么计划的？”

“我们把他引开，然后贾斯帕和爱丽丝带着她往南跑。”

“然后呢？”

爱德华的语气斩钉截铁：“贝拉一脱身，咱们就去追他。”

“我看是别无选择了。”卡莱尔表示认同，脸色铁青。

爱德华扭头对罗莎莉说。

“把她弄到楼上去，你俩把衣服换了。”爱德华命令道。罗莎莉反盯着他，跟听见了晴天霹雳似的，脸都发青了。

“我干吗要去？”她愤愤地说，“她对我算什么呀？不就是个祸根——是个危险嘛，你自己惹上了还嫌不够，把我们大家都搭进去了。”

她恶毒的语气令我畏缩了。

“罗莎……”埃美特嘀咕了一声，把一只手放在了她的肩上，她把它甩开了。

我仔细观察爱德华，知道他的脾气，担心他的反应。

他给了我一个意外，他把目光从罗莎莉身上移开，好像她什么都没说，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埃斯梅，您呢？”他冷静地问道。

“没问题。”埃斯梅低声说道。

埃斯梅眨眼的工夫不到就在我身边了，轻而易举地把我擒在了怀里，我惊讶得气都还没来得及喘，就已经在往楼上冲了。

“咱们这是要干么？”她在二楼门厅不远的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把我放下来时，我气喘吁吁地问道。

“把咱们的气味混淆一下，作用管不了多久，但也许能帮着你逃出去。”我听得见她的衣服落在了地板上。

“我觉得我穿不了……”我迟疑了一下，可她的双手已经不由分说，在把我的衬衣从头上往下扯了，我自己迅速地把牛仔裤脱了。她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摸起来像是件衬衣。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袖子口找对了，将两只胳膊伸了出来， 刚刚穿好衬衣，她就把她的宽松长裤递了过来。我猛地把裤子提了起来，可是脚却露不出来，太长了。她麻利地把裤脚往上卷了几圈，以便我能站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她已经穿上了我的衣服。她把我拉回到楼梯上，爱丽丝擒着一个小皮袋，已经等在那里了。他俩各自抓起我的一只胳膊肘，连抬带拖地把我弄下楼。

我们不在的时候，楼下的一切似乎都已经准备妥当了。爱德华和埃美特准备离开了，埃美特肩头背着一个看上去很沉的背包。卡莱尔在递给埃斯梅一样小东西。回头他又给了爱丽丝同样的东西——是一个很小的银色手机。

“埃斯梅和罗莎莉开你的车，贝拉，”爱德华从我身边经过时告诉我。我点了点头，我以提防的眼神瞥了罗莎莉一眼，她正一脸不满地怒视着卡莱尔。

“爱丽丝、贾斯帕——你们开梅塞德斯，到了南方，你们需要把色调弄暗一些。”

他俩也点了点头。

“我们开吉普。”

我惊讶地发现卡莱尔想跟爱德华一起走。我突然恐惧地意识到，他们组建起了一支猎杀队伍。

“爱丽丝，”卡莱尔问道，“他们会咬钩吗？”

大家都看着爱丽丝，只见她闭着眼睛，平静得叫人难以置信。

终于她睁开了眼睛，“他会跟踪你们的，那个女的会跟着卡车。我们应该能够走得掉。”她的语气很肯定。

“咱们走。”卡莱尔动身朝厨房走去。

爱德华突然到了我身边，他牢牢地抓住我，把我紧紧地贴在他身上。他将我的脸拉过去贴着他的脸，把我提起来，双脚都离了地，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家人都在看着自己。他又冰又硬的嘴唇极为短暂地贴了一下我的嘴唇，马上就松开了。他放下我，依然捧着我的脸，他那迷人的眼神散发着炽热的光芒，穿透了我的双眼。

他把目光移开后，两眼一片茫然，出奇的呆滞。

他们走了。

我们站在原地，别人把目光都从我身上移开了，我的眼泪顺着脸无声地直往下淌。

依然一片沉默，这时埃斯梅手里的手机震动了，晃了一下就到了她耳边。

“好啦。”她说了一句，罗莎莉大踏步出了前门，瞥都没再朝我这边瞥一眼，不过埃斯梅经过时还是碰了碰我的脸。

“注意安全。”他俩出了门，可她的话还是在我耳边萦绕。我听见我的卡车雷鸣般地发动了，然后不逐渐远去了。

贾斯帕和爱丽丝还在等着，爱丽丝的手机似乎还没响之前就已经在耳边了。

“爱德华说那个女的已经跟上了埃斯梅了，我去把车开过来。”她像爱德华那样消失在阴影里。

贾斯帕和我面面相觑，他站在我对面的入口处……很小心。

“你错了，你知道的。”他悄声说道。

“什么？”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能体会到你现在的感受——不过你值得我们这么做。”

“我不值得，”我喃喃道，“他们要是有个好歹，那完全是无谓的牺牲。”

“你错了。”他重复道，友好地冲我笑着。

我什么动静都没听见，爱丽丝就已经进了前门，张着双臂朝我走来了。

“可以吗？”她问道。

“你是第一个问我同意不同意的。”我苦笑道。

她像埃美特一样，轻而易举就用她那双细长的胳膊把我拎起来，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后我们冲出了门，把明亮的灯光甩在了我们的身后。

20. 焦虑

醒来时，我糊涂了。我的思绪模糊不清，还像在睡梦里和噩梦中一样混乱不堪，我花了过长的时间才弄清楚自己是在哪里。

这间屋子太平淡无奇了，除一旅馆，哪里也不会有这样的房间了，铆在床头柜上的闲头灯无意间泄露了屋子的身份，除此还有哪用跟床单一模一样的布料做成的长长窗帘，以及墙上那几幅普普通通的水彩画照片。

我试图回忆自己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但一开始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我确实记得那辆锃亮的黑色轿车，车窗玻璃比豪华房车上的窗玻璃还

要暗，发动机几乎没有声音，尽管我们在黑色的高速公路上的车速超过了法定的速度一倍。

我还记得爱丽丝跟我坐在深色的真皮后座上。不知怎么搞的，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我的头后来靠在了她花岗岩般的脖子上，我跟她挨得这么近，似乎一点儿都没惹她心烦，而她那冷冰冰的硬生生的皮肤也真是怪了，令我感到很舒服。她薄薄的棉衬衣让我的泪水给浸湿了，凉凉的，我的眼泪一直在不断线地流，流到眼睛红了疼了干了才没有继续。

睡眠好像跟我无缘似的，我疼痛的双眼强撑着，甚至在黑夜终于过去，加利福尼亚某处的一座低矮的山峰上面都现出了一线曙光后，我也没有合眼。那灰色的天光，从无云的天空飞泻下来，刺得我眼睛生疼，跟针扎似的。可是我就是闭不上眼睛，我一闭上，满眼都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就像我眼皮后面藏着一沓静态幻灯片似的，简直不堪忍受。查理悲伤心碎的表情——爱德华露出牙齿野蛮的号叫——罗莎莉不满的目光——尾巴目光敏锐的监视——爱德华最后一次吻我之后眼眸里那呆滞的神情……我无忍受看见这一幕幕滑过我的眼前。所以，我努力地与疲倦作着抗争，而此时太阳也爬得更高了。

我们过了一个不高的山坳，太阳已经被我们甩在了身后，在阳光之谷的瓦屋顶上反着光，这个时候我依然醒着。我的激情已经所剩无几，对于我们一天跑了三天的路程都惊讶不起来了。我茫然地盯着眼前宽阔平坦、一望无际的广袤区域。凤凰城——棕榈树、灌木丛似的三齿拉瑞阿（一种沙漠植物）、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还有青绿色的游泳池，所有这一切全都在一层稀薄的烟雾笼罩之下，在一道道低矮的石岭的环抱之中，这些石岭都不是太大，不能叫做山。

棕榈树在高速公路上投下了一溜斜着的阴影，这些阴影的轮廓要比我记忆中的清晰分明，颜色很浅，超出了应有的程度，下面什么也藏不住。宽敞明亮的高速公路似乎够温和宜人的了，可我还是没觉得宽慰，没有一丝回家的感觉。

“去机场走哪条路，贝拉？”贾斯帕问道，问得我一怔，尽管他的语气很平和，一点儿都不吓人。这是除了车子引擎的声音之外，沉默了一夜之后的第一个声音。

“接着走10号州际高速，”我本能的答道，“我们要从它旁边经过。”

我的脑子由于缺少睡眠，整个云雾里地转不过来。

“我们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吗？”我问爱丽丝。

“不，不过最好离机场近一点儿，以防万一。”

上空港国际机场环路的情形我还记得……下来的情形就记不得了。我估计我肯定就是在那时睡着了。

不过，由于我已经把记忆整理了一遍，我对下车确实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太阳正要落入西边的地平线——我的胳膊松垮垮地搭在爱丽丝的肩上，爱丽丝则用胳膊紧紧地揽着我的腰，拖着我踉踉跄跄地穿过了温暖干爽的阴凉。

这间屋子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看了看床头柜上的数字闹钟，红色的数字显示时间是三点钟，但看不出来是白天还是夜里。厚厚的窗帘一点儿光都不透，但房间开着灯，还是很亮堂。

我费劲地起了床，晃晃悠悠地来到了窗户边上，撩起了窗帘。

外面一片漆黑，看来是夜里三点钟。我的房间面对着一段废弃了的高速公路和机场新场的、以备长期使用的多层停车场。能够确定时间和地点至少能让人感到些许安慰。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还穿着埃斯梅的衣服，一点儿也不合身。我把屋子环顾了一遍，发现我的旅行袋放在带镜矮柜的顶上，心里很高兴。

我正走过去要找几件新衣服，这时只听有人轻轻地敲了一下门，把我吓了一跳。

“我可以进来吗？”爱丽丝问道。

我深吸了一口气：“当然。”

她走了进来，谨慎地把我打量了一遍。“你看上去可以多睡一会儿的。”她说。

我只是摇了摇头。

她悄无声息地飘然来到了窗帘边上，拉好了才回过头来。

“我们需要待在里面。”她对我说。

“好的。”我的声音嘶哑了，嗓子破了。

“渴了？”她问

我耸了耸肩：“我没事儿，你呢？”

“没什么对付不了的，”她笑着说，“我给你订了饭，在前面那间屋子里。爱德华提醒过我，你吃饭的次数要比我们多得多才行。”

我马上警觉多了：“他来过电话了。”

“没有，”她说，看着我把脸埋下去了，“是我们离开之前他说的。”

她小心翼翼地握住我的手，领着我出了门，进了旅馆套间的起居间。我能听见电视里传来的低低的嗡嗡声。贾斯帕一动不动地坐在角上的写字台后面，眼睛看着电视上的新闻，显得丝毫不感兴趣。

我坐在茶几边的地上，茶几上放着一盘食物，我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吃的是什么。

爱丽丝在沙发的扶手上坐了下来，跟贾斯帕一样，茫然地盯着电视。

我慢慢地吃着，眼睛看着她，时不时地扭头扫一眼贾斯帕，我开始觉得他俩太安静了。他俩的目光从来就没离开过电视屏幕，虽然这时播怕是广告。我把盘子推开，胃里突然一阵难受，爱丽丝低头看了我一眼。

“怎么啦，爱丽丝？”我问。

“没怎么。”她两眼睁得大大的，很诚实……然而我还是不相信。

“我们现在做什么？”

“我们等卡莱尔来电话。”

“他们是不是早该来电话了？”我能看出我基本上说到点子上了。爱丽丝的目光从我的两眼上移开，移到了她的真皮提包上面的手机上，然后又移了回来。

“这意味着什么？”我的声音有点儿抖了，我竭力控制着，“我是说他还没来电话。”

“那只意味着他们没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可她声音太平静了，我更紧张，大气都不敢出了。

贾斯帕突然到了爱丽丝身边，离我比平常更近了。

“贝拉，”他用一种可疑的安慰语气说道，“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你在这儿百分之百的安全。”

“这个我知道。”

“那你干吗害怕呢？”他大惑不解地问道。他也许深究出了我情绪激动的大致原因，但是他猜不透它们背后的原因。

“你听见劳伦的话了。”我的声音很小，但我确信他听得见，“他说过跟詹姆斯斗只有送命的份儿。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们走散了怎么办？要是卡莱尔、埃美特……爱德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个三长两短，”我哽塞道，“要是那个女魔头伤了埃斯梅……”我的声音更尖了，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味道了，“这都是我的错，我怎么能容忍我自己呀？你们谁都不应该为了我而拿生命去冒险……”

“贝拉，贝拉，别说了。”他打断了我，他的话像连珠炮似的，太愉了，我一时明白不过来，“你全都是在瞎担心，贝拉。相信我——我们谁都没有危险。你已经随太大的压力了，别再用那些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心给自己加压了，听我说！”他命令道，因为我望到一边去了，“我们家很强大，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怕失去你。”

“可你们干吗该……”

这次是爱丽丝打断了我的话，她用冰凉的指头碰了碰我的脸：“爱德华孤身一人已经快一个世纪了，现在他找到了你。你看不见我们看见的种种变化，我们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以为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想再看一百年他的眼色吗，如果他失去了你？”

我看着她的黑眼睛，愧疚感慢慢地减弱了，可是，即使我完全冷静下

来了，我也知道我不能相信自己的感觉，因为贾斯帕在那里。

这一天真是漫长。

我们待在屋子里。爱丽丝给前台去了个电话，请他们暂时不用整理房间。窗户依然关得严严的，电视开着，虽然没有人看，每隔一定时间，他们就会给我送饭来，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搁在爱丽丝提包上的银色手机似乎变得越来越大了。

我的这对临时保姆，在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前确实比我从容多了。我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们反倒是越发镇静了，像两尊雕塑，俩人的目光难以觉察地跟着来回移动。我使劲地记房间的样子，记长沙发的条纹图案，棕黄色、桃红色、米色、暗金色，然后又是棕黄色，以此来给自己找点儿事做。有时候，我盯着那些抽象画照片看，胡乱地从各种开头中找出些图像来，就像小孩儿在云朵中找出图像来那样。我找出了一只蓝色的手，一个梳头的妇女，一只伸懒腰的猫，可是当那淡红色的圆圈儿变成了一只瞪得大大的眼睛时，我把视线移开了。

由于下午过得很慢，我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纯粹是为了有点儿事做。我希望自己在黑暗中能够摆脱那些可怕的恐惧，它们老是徘徊在我意识的边缘，害得我逃不出贾斯凰小心翼翼的监视。

可爱丽丝漫不经心地跟着我进来了，好像是由于某种巧合，她偏偏也在这个时候在起居间待厌了似的。此时，我正开始想知道爱德华究竟给了她什么样的指令，我横躺在床上，她盘着腿坐在我旁边。我一开始没理睬她，突然累得不行，就睡着了，可没过几分钟，刚才因为有贾斯帕在边上而抑制住的惊慌就开始出现了。我很快就对睡着不抱希望了，双手抱着双腿，蜷成了一个小圆球。

“爱丽丝？”我叫了她一声。

“嗯？”

我把自己的声音控制得非常镇静：“你认为他们在干什么？”

“卡莱尔想尽量地把尾巴往北引，等他靠近，然后回头伏击他。埃斯梅和罗莎莉按计划是在能拖住那个女魔头的情况下往西去。要是她掉头的话，她俩便回奔福克斯去保护你爸爸。所以我想，要是他们不能打电话的话，说明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那就意味着追击者跟得很近，他们不想让他偷听到什么。”

“那埃斯梅呢？”

“我想她肯定回福克斯了。她不会打电话的，以防那个女魔头有机会偷听到电话的内容。我期望他们全都是为了谨慎行事而已。”

“你真的认为他们安全吗？”

“贝拉，我们得跟你说多少遍我们没有危险呀？”

“可是，你会跟我说实话吗？”

“会，我会一直跟你说实话的。”她的语气很诚恳。

我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确定她说的是真话。

“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变成吸血鬼的？”

她完全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她没吱声，我转过身来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似乎很矛盾。

“爱德华不希望我告诉你这个。”她说得很坚定，但是我感觉到她并不想按爱德华的话去做。

“那不公平，我认为我有权知道。”

“我知道。”

我看着她，等待着。

她叹了一口气：“他会非常生气的。”

“不干他的事儿，这是咱俩之间的事儿。爱丽丝，作为朋友，我求你了。”此时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不知怎的——她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将一直是朋友。

她用她那光彩夺目、迷人的眼睛看着我……在作选择。

“我会告诉你其中的技术性细节，”她终于说道，“但是我自己是怎么变成吸血鬼的我记不得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做过把人变成吸血鬼的事，也没见过，所以记住了，我只能告诉你理论。”

我等待着。

“作为捕食其他动物为生存的动物，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武器库，里面有用不完的武器——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力量、速度、敏锐的官能，更不用说爱德华、贾斯帕和我这些了，我们还有超常的官能。还有，就像食肉的鲜花一样，我们的身体方面对猎物就很有诱惑力。”

我非常平静，回想起爱德华在那片草地上曾经多少直截了当地给我演示过这一概念。

她咧着嘴笑了，笑得有些叫人毛骨悚然。“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完全多余的武器。我们还能分泌毒液，”她说道，牙齿寒光闪闪的，“我们分泌毒液并不致命——只能致残，而且它见效慢，会扩散到血液之中，所以，一旦我们的猎物被咬了，就会疼得动弹不得，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用不着，我刚才说过了。要是我们都那么近了，猎物是逃不掉的。当然啦，例外总会有的。比方说，卡莱尔。”

“这么说……要是毒液得不到排除而扩散……”我喃喃道。

“转变过程要几天才能完成，这要看有多少毒液进入了血液循环，以及毒液距离心脏的远近。只要心脏跳动，毒液就会扩散，并在扩散的过程中对身体进行治疗和改变。最终心脏停止了跳动，转变也就完成了。不过整个这段时间里，受害者每分钟都会但求一死。”

我浑身直哆嗦。

“你瞧，听了不是很舒服吧。”

“爱德华说挺难的……我不是太明白。”我说。

“我们从某方面来说也有点儿像鲨鱼。就此而方，一旦我们吸了血，或者说哪怕是闻了血腥味儿，要想不把猎物吃掉是很难做到的，有时根本就做不到。这下你明白了吧，要真去咬人吮血，会疯狂得一发而不可收的。两方面都很难——一方面是杀戮欲，另一方面是惊人的疼痛。”

“你为什么认为你不记得了呢？”

“不知道。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转变过程中的疼痛是他们人生中最

刻骨铭心的记忆。变成吸血鬼之前的事情，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她的语气里充满了惆怅。

我们默默地躺着，各自陷入了沉思。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我差点儿忘了她的存在，完全沉浸在思考之中了。

这时，爱丽丝忽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轻轻地站在了地上。我急忙抬起头，瞅了她一眼，愣住了。

“情况出现了变化。”她的语气很急，她不是在跟我说话。

她到门边上的同时，贾斯帕也到了，他显然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和她突如其来的惊叫。他把双手放在她的肩上，把她带回到了床边，让她坐在了床沿上。

“你看见什么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问道。她的双眼聚精会神地望着某样很远的东西。我靠近她坐着，凑过身子去听她在说什么，她说得又低又快。

“我看见一间屋子，很长，到处是镜子。地上铺的是木地板。他在屋子里，在等待着什么。镜子上有金色……一道金色的条纹。”

“屋子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少了某样东西——另一个决定还没作出来。”

“还有多少时间？”

“快了。他今天就会到这间有镜子的屋子里来，也许明天，得看情况。他在等待着什么，现在他在暗处了。”

贾斯帕的声音很从容镇定，他老练而富有技巧地问道：“他在干什么？”

“在看电视……不，是在放录像机，在暗处，在另一个地方。”

“你能看见他在什么位置吗？”

“看不见，太暗了。”

“有镜子的屋子，还有别的东西吗？”

“只有镜子，还有那金色的条纹。是一根带子，绕了屋子一圈儿。还有一张黑色的桌子，上面放着一台很大的立体声唱机和一个电视机。他在那儿碰录像机，但不是像在黑屋子里那样看。这就是他在里面等的那间屋子。”他目光一转，全神贯注地看着贾斯帕的脸。

“没别的东西了？”

她摇了摇头，他俩面面相觑，一动不动。

“那意味着什么？”我问。

他俩谁都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贾斯帕看了看我。

“意味着尾巴的计划改变了。他作出了到那间有镜子的屋子和那间黑屋子的决定。”

“可我们不清楚那两间房子的位置呀？”

“是不清楚。”

“不过我们清楚一点，那就是他不会在华盛顿州以北的大山里，等着他们猎杀，他将摆脱他们。”爱丽丝的声音很凄凉。

“我们要不要打电话？”我问，他俩严肃地交换了一下眼色，未作决定。

这时手机响了。

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爱丽丝已经到房间的另一头。

她按了一个键，把手机对准了耳朵，但她并没有先说话。

“是卡莱尔。”她说，她似乎既没感到意外又没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像我似的。

“对。”她说，同时拿眼睛瞥了我一眼，她听了一大会儿。

“我刚刚看见了他。”她把她看到的情形又描述了一番，“无论是什

么让他上了那架飞机……目的地肯定是那几间屋子。”她顿了一下“对，”爱丽丝对着手机说道，然后叫了我一声，“贝拉？”

她把手机朝我递了过来，我跑了过去。

“喂？”我喘着气叫道。

“贝拉。”爱德华的声音。

“噢，爱德华！我担心死了。”

“贝拉，”他沮丧地叹了口气，“我不是跟你说过，除了你自己以外，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嘛。”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太好了，好得都叫人不敢相信，听着他说话，我感到徘徊在头顶的绝望的乌云散去了许多。

“你在哪儿？”

“我们在温哥华外面。贝拉，我很抱歉——我们让他溜了，他似乎对我们心存疑虑——他很小心，跟我们保持着足够的距离，刚好让我听不见他在想什么。可现在他已经跑了——好像是上了一架飞机。我们认为他是回福克斯准备卷土重来了。”我听见爱丽丝也加入进来，与贾斯帕一起跟在了我后面。她说起话来快得听不清，简直就是一团嗡嗡的噪声。

“我知道，爱丽丝看见他跑掉了。”

“不过，你用不着担心，他找不到接近你的线索的。你只要待在你那儿，等着我们重新找到他就行了。”

“我不会有事的，埃斯梅跟查理在一起吗？”

“对——那个女魔头已经在城里了，她去了你家里，但查理正好在上班呢。他还没有接近他，所以别怕。有埃斯梅和罗莎莉在，他安全着呢。”

“她在干什么？”

“很可能在试图找到点儿蛛丝马迹，她夜里把整个城里都找遍了。罗莎莉从机场就开始跟踪她了，城里、学校一路上都跟着她、她在费劲地找呢，贝拉，不过她找不到什么的。”

“你能确定查理安全吗？”

“能，埃斯梅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的，而且我很快就会到那儿的，要是尾巴到了福克斯附近，我们会逮住他的。”

“我想你。”我低声说道。

“我知道，贝拉。相信我，我知道，就像你把我的一半给带走了似的。”

“那你来取呀。”我激将他说。

“快了，我会尽快的。可我要先保证你的安全。”他的声音很硬朗。

“我爱你。”我提醒了他一遍。

“虽然我让你受了这么多罪，你能相信我也爱你吗？”

“信，我信，真的。”

“我会很快来找你的。”

“我等你。”

电话一断，压抑的阴云又把我给罩住了。

我回头把手机还给了爱丽丝，发现她和贾斯帕俯身在桌子上方，爱丽丝正在一张旅馆信笺上画什么东西来着。我斜靠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从她的肩头看了过去。

她画了一间屋子，长方形的，后面有一块薄一些的四四方方的区域。木地板是纵向铺设的，所用的木板都够长度，不用拼接。顺着四面墙下来有若干条线，这些线标明了镜子与镜子之间的接合处，然后，四面墙上齐腰处缠着一根长带子，这根本带子，爱丽丝说是金色的。

“这是一间芭蕾舞排练房。”我突然认出了这熟悉的形状，说道。

他俩把目光投入了我，很惊讶。

“你认识这间屋子？”贾斯帕的声音听上去很镇静，但是里面潜藏着

某种我难以确定的东西。爱丽丝把头俯到了自己的作品上，她的手此时正在纸上走笔如飞，后墙上紧急出口的形状已经出来了，立体声唱机和电视机摆放的靠前面右边角落的一张低柜上。

“看上去像我八九岁时常去学舞蹈的一个地方，形状完全一模一样。”我摸了一下纸上那块方方正正的部分，这块地方是突出来的，把房间的后半部分都变窄了，“这个位置是卫生间——进出得走另外一个舞池。可是立体声唱机是在这儿的，”我指了指左边的角落，“而且要旧一些，没有电视机的。等候室里有个窗户——透过这个窗户，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见那间屋子。”

爱丽丝和贾斯帕盯着我。

“你能肯定是同一间屋子吗？”贾斯帕问，仍然很冷静。

“不，一点儿都不能肯定——我想多数舞蹈排练房样子看上去都会一样的——镜子，把杆。”我的指头沿着贴在镜子上的芭蕾练功用的沿壁把杆走了一圈，“只是形状看上去熟悉。”我摸了一下画上的门，位置和我记忆中的那扇门完全一致。

“你现在有要去那儿的理由吗？”爱丽丝问，打断了我的回忆。

“没有，我差不多有十年没去过那儿了。我舞跳很很糟——舞蹈表演会的时候，他们总是把我放在后排。”我承认道。

“这么说，应该不可能跟你有任何联系喽？”爱丽丝急切地问道。

“不会，我甚至认为主人都换了，我肯定这只是某个地方的另一个舞蹈排练房。”

“你去的那年排练房在哪里？”贾斯帕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问道。

“就在我妈妈的房子附近。我过去常常是放学后走着去的……”我说，声音逐渐减小了。我没有错过他们交换的眼色。

“那么，是在凤凰城这儿？”他的语气依然很漫不经心。

“对，”我低声说道，“第五十八街和仙人掌街交汇的地方。”

我们仨都默默地坐着，盯着那张画儿。

“爱丽丝，这手机安全吗？”

“安全，”她说得很肯定，“是华盛顿州的号。”

“那我可以用它给我妈打个电话吗？”

“我以为她在佛罗里达呢。”

“她是在那儿——但是很快就会回来，她不能回到那个房子去住……”我的声音发抖了。我在想爱德华说过的一句话，在想查理房子里的那个红女魔头，在想学校，那里存放着我的档案。

“你怎么跟她联系？”

“他们除了家里的座机外没有固定号码——按理说她会定斯查看电话留言的。”

“贾斯帕，你的意见呢？”爱丽丝问道。

他想了想：“我觉得应该不要紧吧——当然，记住别说你在哪儿。”

我急不可耐地拿过手机，拔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响了四遍，然后我听见了妈妈轻松活泼的声音，让我留言。

“妈，”我听见了嘟一声后说，“是我。听我说，我需要您做一件事，这件事很重要。您听到这个留言后，马上给我这个号码回个电话。”爱丽丝已经在我身边了，把号码写在了她那张画的底端。我仔细地把号码念了两遍：“跟我通话之前，请哪儿也别去。别担心，我很好，但是我得马上跟您通话，不管您多晚听到这个留言，好吗？我爱您，妈妈。再见。”我闭上了眼睛，用我所有的力理祈祷，但愿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计划改变，使得她在接到我的留言之前就回到了家里。

我坐到了沙发上，啃着一盘剩下的水果，等待着一下漫长的黄昏的来临。我想过给查理打电话，可是我不确定他此刻是不是该到家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电视新闻上，留意着佛罗里达的消息，或者有关春季训练——罢工啦、飓风啦、恐怖袭击啦——任何可能让他们提前回家的消息。

长生不老肯定会赋予人无尽的耐心，贾斯帕和爱丽丝似乎都没觉得要做点儿什么。爱丽丝画了一会儿速写，画的是她那个角度看到的那间

黑屋子的模糊轮廓图，把她借着电视的那点儿亮光所能看到的都画下来了。可画完之后，她就只是坐在那里，用她那不爱时间影响的眼睛看着那光秃秃的四壁。贾斯帕似乎也没有走动走动，或者偷看一眼窗帘外的情况，或者有尖叫着冲出门去的冲动，不像我似的。

我在等手机再次响起的时候，肯定在长沙发上睡着了。爱丽丝把我抱到床上去的时候，她冰凉的手把我碰醒了一会儿，但是脑袋还没碰着枕头，我便又不省人事了。

21. 电话

再次醒来时，我能感觉到天还太早了，而且我知道，我慢慢地将白天和黑夜要做的事情给弄颠倒了。我躺在床上，听爱丽丝和贾斯帕在隔壁房间小声地说话。真是怪事，他俩说话的声音居然大到了我可以听见的程度。我往前挪了挪，直到我的双脚触地，然后我摇摇晃晃地去了起居间。

电视上显示的时间是夜里两点刚过。爱丽丝和贾斯帕一起坐一沙发上，爱丽丝又在画速写，贾斯帕在她的肩头后面看着。我进去时，他俩没有抬头，太投入了。

我轻手轻脚地来到了贾斯帕边上，偷看了一眼。

“她又看见了什么吗？”我轻声问他。

“对，他回到有录像机的屋子干什么来了，不过现在开灯了。”

我看着爱丽丝画了一间方方正正的房子，有几根深色的横梁横跨在低矮的顶棚上。墙壁上嵌有木板，颜色太暗了一点儿，有些过时。地上铺有一块带图案的深色地毯。南边的那面墙有一个大窗户———一个褐色的石头砌的大壁炉管着两间屋子。从这个角度看过去，看到的正好是屋子的西南角，正对着的就是那台电视机和录像机，平衡地放在

一张过小的木架子上。电视机前面，摆着一圈儿陈旧的组合沙发，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

“电话在这个位置。”我用手指了指，低声说道。

两又永远不知疲倦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瞧。

“那是我妈的房子。”

爱丽丝已经离开了沙发，拿出手机在拨号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张示意图，她把我妈家的那间屋子画得太精确了。贾斯帕凑合得离我更近了，看不出任何特征。他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肩膀，身体上的接触，似乎令他沉着冷静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了。惊恐得到了缓解，注意力也有所分散了。

爱丽丝说话的速度真快，连嘴皮子都在发颤。她压着嗓子嗡嗡地在说些什么，根本就无法听清。我也根本集中不了精神。

“贝拉，”爱丽丝叫了我一声，我麻森地看着她。

“贝拉，爱德华要来接你。他、埃美特还有卡莱尔要来把你带到某个地方，去躲一段时间。”

“爱德华要来？”这句话像件救生衣，托着我的头使其浮在了洪水上面。

“对，他坐的是西雅图过来的第一班航班。咱们到机场去跟他碰头，然后你就跟他走。“

“可是，我妈……詹姆斯是冲我妈来的，爱丽丝！”虽然有贾斯帕在旁边，我的声音还是抑制不住有些歇斯底里了。

“贾斯帕和我会待在这儿，直到她安全为止。”

“我做不到，爱丽丝，你们不能永远保护我认识的每一个人。你们不明白他在干什么吗？他根本就不是在追踪我。他要找到某个人，他要伤害我爱的某个人……爱丽丝，我不能……”

“我们会抓到他的，贝拉。”她向我保证。

“要是你受伤了呢，爱丽丝，你以为我好受吗？你以为只有他伤害我

人类的家人，我才难受吗？”

爱丽丝意味深长的看了贾斯帕一眼，一团令人昏昏欲睡的浓雾把我罩住了，我的双眼不由自主的闭上了。我的脑子抵抗着这团雾，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拼命睁开眼睛，站起来，从贾斯帕的手中挣脱了出来。

“我不想回到睡眠状态了。”我突然大声说道。

我走到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实际上是砰的一声甩上了，以便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垮下来。这一次，爱丽丝没有跟着我，我蜷作一团，摇晃着盯着墙看了三个半小时。我的脑子不停地转着圈，试图想出个摆脱这个噩梦的办法来。无路可逃，连暂时缓解的法子都没有。前途暗淡，我只能隐隐看到一种可能的结局。唯一的问题是在我走到这样的结局之前，还有多少人会受到伤害。

我仅存的唯一慰藉，唯一希望，就是知道我很快就会见到爱德华，也许，只要我还能见到他的脸，我也就能够找到办法，虽然现在我怎么也找不到。

手机响了，我又回到了前面那间屋子，有点儿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我希望他俩我谁也没有得罪，希望他们知道我对他们为我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感激。

爱丽丝的语速还和以往一样快，但引起我注意的是，贾斯帕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在房间里。我看了一眼钟——凌晨五点半。

“他们正在登机，”爱丽线告诉我，“他们将有九点四十五分着陆。”只要再喘上几个小时的气他就到了。

“贾斯帕呢？”

“他退房去了。”

“你们不打算住这儿了？”

“对，我们重新找个离你妈家近一点儿的地方去。”

听了她的话，我胃里像刀割似的。

可手机又响了，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她显得很惊讶，我已经在往前走了，喉咙里伸出爪子来想接过手机了。

“喂？”爱丽丝问道，“不，她就在这里。”她把手机递给了我。你母亲，她做出口型，没说出声来。

“喂？”

“贝拉？贝拉？”是我母亲的声音，她的语气我太熟悉了，小时候我都听过一千遍了，只要我在人行道上走得太靠边了，或者在人多的地方走出了她的视线，她都是这样的语气，一种惊恐的语气。

我叹了一口气，我早猜到会是这样，尽管当初我在留言的时候，已竭力让留言在没有轻描淡写的紧迫性的情况下，听上去尽可能地不令人惊慌了。

“您冷静下来，妈，”我用最安慰的语气说道，同时慢慢地从爱丽丝身边走开了。对自己能否在她眼皮子底下，把谎撒得真的似的，我不是很有把握，“一切都很好，对不对？就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我把一切给您说清楚，我保证。”

我愣住了，觉得很奇怪，她怎么还没打断我的话。

“妈？”

“听好了，我没叫你说话之前，你什么也别说。”这时我听到的声音大出我的意料，我一点儿也不熟悉，是一个男高音，一个非常悦耳的普普通通的声音——就是豪华轿车广告背景中的那种声音。他说得非常快。

“听着，我没有必要伤害你母亲，所以请你严格按我说的去做，她会没事的。”他停了一会儿，我听着，都听得哑口无言了，“很好，”他高兴地说道，“现在重复我的话，心理显得自然一些。请您说‘不，妈，您就待在现在的位置别动。’”

“不，妈，您就待在现在的位置别动。”我的声音小得只勉强比耳语的声音大一点。

“我能理解，这将是件很头疼的事情。”对方的声音很开心，仍然很轻松，很友好，“你现在干吗不到另一间屋子里去，省得你的脸把一切都给毁了呢？没有理由让你母亲受罪。请你边走边说：‘妈，请您听我说。’现在就说。”

“妈，请您听我说。”我的声音恳求道。我慢吞吞地朝卧室走去，觉得爱丽丝正焦虑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随手关上了门，想把满脑子的恐惧彻底考虑清楚。

“好啦，你是一个人了吗？只回答是还是不是。”

“是。”

“但是他们还能听见你说话，我敢肯定。”

“是。”

“那么，好了，”那个令人愉快的声音继续说道，“说：‘妈，相信我。’”

“妈，相信我。”

“这个结果比我预计的好多了。我原本作好了等的准备的，没想到你母亲提前回来了。这样省事多了，对吧？你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不用那么焦虑不安了。”

我等候着。

“现在我要你仔细听好了，我要你离开你的那帮朋友，你认为你能做到吗？回答能还是不能。”

“不能。”

“你的回答令我很遗憾。我还寄希望于你的想象力更丰富一点儿呢。想一想你妈妈一命还能不能保得住，就看你能不能离开他们了，你能离开吗？回答我能还是不能。”

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个办法呀，我想起来了，我们不是要去机场吗？空港国际机场：人山人海，而且其结构布局令人晕头转向……

“能。”

“这样就好多了嘛。我肯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要是我看出了一点点你不是一个人来的迹象，唉，那对你妈可就非常糟糕了，”那个友好的声音信誓旦旦地说道，“你现在肯定对我们有了足够了了解了，应该能够意识到要是你打算带人来的话，我会在多短的时间内搞

清楚的，而且，你还应该能够意识到，要是那样的话，我只要多大一点儿的时间就可以把你妈收拾掉。你明白吗？回答明白还是不明白。”

“明白。”我语不成声了。

“非常好，贝拉。现在跟你说你要做的事情，我要你去你姨的房子，电话旁边会有一个电话号码，打这个号码，我会告诉你接下来要去的地方。”我已经知道我要去哪儿了，以及这件事儿会在哪儿结束，不过，我将严格按他说的去。“你能做到吗？回答能还是不能。”

“能。”

“请在中午之前，贝拉，我没有一天的工夫。”他礼貌的说道。

“菲尔在哪儿？”我简短地问了一句。

“啊，你听好了，贝拉，请你等到我让你说话时你再说。”

我等候着。

“噢，这一点很重要，你回到你朋友身边去的时候，不能让他们起疑心。告诉他们你母亲来了电话，说你说服了她，让她暂时不要回家。现在重复我的话：‘谢谢您，妈。’说。”

“谢谢您，妈。”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努力忍住了。

“说‘我爱您，妈，我会很快来见您的。’现在就说。”

“我爱您，妈，”我的声音沙哑了，“我会很快来见您的。”我保证道。

“再见，贝拉。我盼望再次见到你。”他挂了。

我还把手机举在耳边，我的关节都吓得不听使了——伸不开手指，没法把手机放下。

我知道我得动动脑筋，可是我的脑袋里还满是妈妈惊恐的声音。时间在我竭力控制自己情绪的同时，一秒一秒地过去了。

慢慢地，慢慢地，我的思想开始突破那堵令人头疼的砖墙，开始打主

意了。我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可走：去那间有镜子的屋子，然后死掉。我没有可以抵押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以换回我妈妈性命的东西。我只能寄希望于詹姆斯会满足于赢得这场游戏，击败了爱德华就会罢手。我绝望极了，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既没有可以收买他的东西，也没有可以阻挡他的力量。我依然没有选择，只好一试了。

我尽可能地将恐惧抛诸脑后。我作出了决定，浪费时间在这里为结果而苦恼徒劳无益。我得想清楚了，因为爱丽丝和贾丝帕在等着我呢，而避开他俩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又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突然很感激贾斯帕不在，要是他在这里察觉出了我刚才五分钟的极度痛苦的话，我怎么可能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呢？我把恐惧、焦虑都咽回去了，想奋力一搏。我现在还不能贸然行事，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全神贯注地想着逃跑的事情。我得寄希望于对机场的熟悉，会使形势于我有利。不管怎么样，我得甩掉爱丽丝……

我知道爱丽丝在隔壁的房间里好奇地等着我，但我还得趁贾斯帕没回来之前，偷偷地再处理一件事情。

我得承认我再也见不着爱德华了，甚至连去有镜子的屋子之前，最后瞥他的脸一眼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会伤害他的，而我又没法跟他说再见。我听凭痛苦一遍遍地折磨我，任由它们为所欲为了一会儿，然后我将它们也抛到了一边，去面对爱丽丝。

一脸呆滞，毫无生气是我唯一能强撑出来的表情。我看出了她的惊恐，没有等她开口，我只有一个脚本，我也懒得临时想词儿了。

“我妈刚才很着急，想要回家。不过现在好了，我说服她让她别回去了。”我的声音了无生气。

“我们会确保她没事儿的，贝拉，别担心。”

我把头扭到了一边，我不能让她看见我的脸。

我的目光落在了写字台上的一张空白旅馆信笺上，我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一个计划形成了，桌上还有一个信封，真是好事。

“爱丽丝，”我不紧不慢地说道，没有扭过头去，声音说得很平稳，

“如果我给我妈写封信的话，你能交给她吗？我的意思是，把信留在房子里。”

“当然可以，贝拉。”她的语气很谨慎，她能看出我就快要崩溃了，我得好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又进了卧室，跪在小床头柜边上写了起来。我的手在发抖，字儿写得差点儿都认不清了。

爱德华，我爱你，真对不起，他挟持了我妈，我得试一试，我知道可能不管用，我真的感到很抱歉，非常抱歉。

别生爱丽丝和贾斯帕的气。如果我从他们身边逃走了，那将是个奇迹。请替我谢谢他俩，特别是爱丽丝。

还请你，请你别追他了，那是他想要的，我想。我不能忍受有人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尤其是你。求你了，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求你的一件事情了，为了我。

我爱你，原谅我。

贝拉

我仔细地将信叠好，封在了信封里，他最终会找到的，我只希望他会理解，并且就听我这一次。

然后我小心翼翼地以心封缄。

22. 捉迷藏

时间比我预想的花得少多了——所有的恐惧、绝望以及我的心碎。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比平常更慢了。我回到爱丽丝身边时，贾斯帕还没回来。我不敢跟她待在同一间屋子里，怕她会猜忌……同时又

不敢躲着她，因为同样的理由。

我本来以为自己连吃惊的能力都没有了，我的思想受尽了折磨，很难平复，但我还是吃了一惊，我看到爱丽丝伏在桌子上方，双手紧紧地抓着桌子边缘。

“爱丽丝？”

我叫她的名字时，她没有任何反应，但她的却在缓缓地左右摇摆，我看见了她的脸，她两眼发呆，神色茫然……我的思绪飞向了妈妈，我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我赶紧冲到了她的身边，本能地伸手去摸她的手。

“爱丽丝！”贾斯帕厉声喝道，接着就到了她身后，双手抓住了她的双手，把它们从桌子边儿上拉开了，屋子那一头，门轻轻的咔嗒一声关上了。

“怎么回事？”他问。

她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移到了他的胸膛上。“贝拉。”她说。

“我就在这儿。”我回答道。

她把头扭了过来，两眼锁定了我的双眼，表情依然莫名其妙地发呆。我马上意识到她刚才不是在跟我说话，她是在回答贾斯帕的问话。

“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无精打采、漠不关心的语气里根本就没有问的意思。

贾斯帕的目光锐利地看着我，我装出一副茫然若失的表情等在那里。他的目光困惑地在爱丽丝和我的脸上扫来扫去，理不出个头绪来……因为此刻我已能猜到爱丽丝看见了什么。

我觉出自己置身于一片平静的气氛之中，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可以利用这种气氛来控制和稳定自己的情绪。

爱丽丝也缓过劲来了。

“没什么，真的。”她终于回答了，语气极为总代表而且极其令人信服，“还是刚才那同一间屋子。”

她的声音非常平静，让人感到有些难以靠近：“你要吃早饭吗？”

“不，我到机场去吃。”我也非常冷静。我到卫生间去冲澡，就像借来了贾斯帕那神奇的第六感似的，我能感觉出爱丽丝极希望把我支开，尽管她掩饰得很好，以便她跟贾斯帕单独在一起。这样，她便可以告诉他他们在干一件错事，他们会一败涂地，不能……

我准备得有条不紊了，把心思放到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上。我把头发垂落下来，任其飘摆，遮住自己的脸。贾斯帕营造出的祥和气氛帮了我的大忙，令我思路清晰，想出了行动方案。我在袋子里掏来掏去，掏到了那只装满了钱的袜子，把钱倒进了衣兜里。

我心急如焚地想去机场，很高兴七点钟还没到我们就出发了。这一次我一个人坐在深色轿车的后座上，爱丽丝靠在车门上，脸冲着贾斯帕，但太阳镜后面的那双眼睛，每隔几秒钟就会朝我这个方向扫一眼。

“爱丽丝？”我不冷不热地叫她一声。

她很小心谨慎：“什么事？”

“是个什么情况？你看到的？”我两眼盯着侧面的窗外，语气显得有点儿厌烦，“爱德华说很难说……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没想到说出他的名字会这么难。肯定是我这句话引起了贾斯帕的警觉，因为宁静又重新弥漫了车内。

“对，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她喃喃道——这正是她所希望的，我想是，“有些情况比另外一些……比方说天气，还是更确定一些，人更难说。人家不动，你就看不清人家的动向。一旦人家改变了主意——作出了新的决定，再小的决定——未来的一切都会随这改变。”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么说，只有等詹姆斯决定来凤凰城了，你才能看见他喽。”

“对。”她同意道，又谨慎起来了。

如此看来，她要等到我决定到有镜子的屋子去见詹姆斯，才会看到我跟他在一起，我努力不去想她可能看见了别的东西。我不想让我的惊恐引起贾斯帕更多的怀疑。不管爱丽丝看见了什么，他们现在会加倍

小心地注视我的一举一动，我的计划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

我们到了机场，幸运之神站在了我一边，也许只是赶巧吧。爱德华乘坐的飞机除落在四号航站楼，也是最大的一个航站楼，大多数航班都在这儿降落，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可这个航站楼正是我所需要的：最大，也最容易把人搞糊涂。三层上面有一个门，那将是唯五的一个机会。

我们把车停在了巨大的停车楼的四层。我在前面带路，为的是比他们对围环境再多熟悉一次。我们乘电梯下到了三层，三层是下旅客的地方。爱丽丝和贾斯帕花了很长时间看离港航班告示牌。我能听见他们在讨论纽约、亚特兰大和芝加哥各自的利弊。这些地方我从来没见过，而且将来也见不到了。

我焦急不安地等待着时机，脚趾敲个没完，想停都俯视 不下来。我们坐在金属探测器旁边的长排椅上，贾斯帕和爱丽丝假装在看热闹，实际上却是在注视着我。我在座位上稍微动一动，他们眼角的余光都会迅速地跟过来，真是毫无办法。我是不是该跑呢？在这样的公众场合他们敢粗野地阻拦我吗？还是仅仅跟着我不放？

我从兜里掏出了那个上面什么也没写的信封，放在了爱丽线黑色的真皮提包上面，她看了我一眼。

“我的信。”我说。她点了点头，把信封塞到提包的搭盖下面去了。他很快就会找到它的。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爱德华到达的时间越来越近了。令人惊奇的是，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知道他要来了，似乎都在盼望他的到来，这使得事情非常难办。我发现自己在想着各种各样的借口待下来，看到他以后再逃。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算我有机会逃也是枉然。

“要是我让贾斯帕陪我去，你不会介意吧？”我问，“我感觉有点儿……”我没把话说完。我的眼神很急切，足以传达出我没说出来的那半截话。

贾斯帕站了起来，爱丽丝的眼神有点儿发蒙，不过令我感到舒了一口气的是，我发现是发蒙而不是怀疑。她肯定是把自己所看到的变化归咎到尾巴所耍的某个花招上去了，而没想到是我会背叛他们。

贾斯帕静悄悄地走在我旁边，把手放在我后腰上，仿佛是他在领着

我。我假装对头上的几家机场小餐馆没兴趣，我的头却在扫掠我真正想要的东西，看到了，就在前面不远，在爱丽丝的锐利的视线之外：三楼的女卫生间。

“你介意吗？”路过女厕所时我问贾斯帕，“就一会儿。”

“我就在这儿。”他说。

身后的门一关上，我撒开腿就跑了起来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曾从这个卫生间走丢了，因为它有两个出口。

出了较远的那扇门，只要跑几步就可以上电梯，而且如果贾斯帕待在他说的那个地方，是绝对看不见我的。我跑的时候没顾得上往后看，这是我唯一的一个机会，就算他看见了，我也得继续跑。人们盯着我瞧，但我没工夫理他们。拐角的电梯已经等着了，我向前冲了过去，一部下行电梯眼看就要关门了，我赶紧将手伸了进去，我从恼羞成怒的乘客边挤进了电梯，并看了看到一楼的安钮是否已经有人按过了。灯已经亮了，门也关上了。

门一开我就又开始跑了，只听身后一片急声载道。从行李传送带旁边的安检人员身边经过时，我放慢了速度，刚一经过便接着又跑了起来，因为已经看得见出口了，我无法知道贾斯帕是否已经在找我了。要是他循着我的气味在追我的话，我将只有几秒的时间，我跳出了自动门，差点儿撞在玻璃上了，因为它们开得太慢了。

拥挤的跑边没看到一辆出租车。

我没有时间了，爱丽丝和贾斯帕不是快要意识到我跑了，就是已经意识到我跑了。他们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会找到我的。

我身后几英尺远的一辆开往凯悦酒店的往返巴士正在关门。

“等一等！”我边喊边跑，还一边在冲司机挥着手。

“这是开往凯悦酒店的往返巴士。”司机开了门，困惑的说道。

“对，”我喘着粗气说道，“我就是要去那里的。”我赶紧爬了上去。

他斜眼看了看我的行李很少的样子，随后还是耸了耸肩，懒得操心追问我是怎么回事。

大多数座位都是空着的，我挑了一个离其他旅客最远的座位坐下，先是看了看窗外的人行道，继而又看了看机场，它们慢慢消失在车后，我禁不住想象爱德华发现我不见踪影了以后，会站在路边的什么地方。我还不能哭，我告诉我自己，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的好运还在继续。在凯悦酒店的门口，一对样子很疲惫的夫妇正从出租车的后备箱往外拿他们最后一个小提箱。我跳下了穿梭巴士，冲向出租车，溜到了司机后面的座位上，那对疲惫的夫雪和穿梭巴士的司机都直愣愣地盯着我。

我告诉了惊讶的出租车司机我母亲的地址：“我需要尽快赶去。”

“在斯科特斯戴尔呀。”他抱怨道。

我从座位上方扔了四张二十美元的票子过去。

“够吗？”

“当然，孩子，没问题。”

我背靠在座位上坐着，双臂交叉放在膝上。熟悉的城市开始在身边涌现，但是我没有往窗外看，我尽力克制着自己。既然计划都顺利实现了，我决计别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闪失，致使自己功亏一篑。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就没什么好害怕和着急的了。路都铺好了，现在只消走下去就行了。

所以，我没害怕，而是闭上眼睛与爱德华一起走完了二十分钟的路程。

我想象自己待在机场接到了爱德华，想象着自己踮起脚尖，恨不得尽快看到他的脸的情形。想象着他迅速而又优雅地在陋在我和他之间的人群中穿行，然后到了就几步远的时候，我和往常一样不顾一切地跑了过去，躲进了他大理石般的臂弯儿里，终于安全了。

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北方某个去处，这样他白天就可以出来了。也许是某个非常遥远的去处，这样我们又可以一起躺在阳光下面了。我想象着他在岸边上，皮肤像大海一样熠熠闪光。无论我们得躲多久都没关系。跟他困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那将如同进了极乐世界一般。我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问他，我可以无休止地跟他聊个没完，永远不睡觉。永远躺在他的身边不离开。

此时，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他的脸……差不多听得见他的声音了。而且，虽然经历了所有这么多的恐怖和绝望，但转瞬之间我还是体味到了幸福的滋味。我完全沉浸在自己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中，全然忘记了时间在飞逝。

“嘿，门牌号是多少？”

出租车司机这一问打破了我的白日梦，所有缤纷绚烂的色彩都从我美丽的幻想中消失殆尽了，只留下一个缺口等着由凄凉而猛烈的恐惧来填补。

“5821。”我的声音听上去跟让人卡住了脖子似的。出租车司机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紧张，没想到我在想着一段小插曲什么的。

“那么，咱们到了。”他急于让我下车，很可能是怕我要他找钱。

“谢谢。”我低声说道，没有必要害怕，我提醒自己。房子里面没人，我得赶快，妈妈等着我呢，不知道吓成什么样了，正指望我来救她呢。

我跑到门口，本能地把手伸到屋檐下去抓钥匙。我开了门，里面漆黑一团，空荡荡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我朝电话跑去，途中打开了厨房的灯。白板上写着一个十位数，字体很小，但写的很工整。我笨手笨脚地拨弄着数字键盘，拨错了，只好挂断，重拨。这一次，我注意力只集中在了按键上，仔细地依次按每一个键，成功了。我哆嗦着把电话拿到耳边，只响了一遍。

“喂，贝拉，”那个很温和的声音接了电话，“真快呀，我很感动。”

“我妈没事吗？”

“她好极了，别担心，贝拉，我没跟她过不去，当然喽，除非你不是一个人来。”语气很轻松，很开心。

“就我一个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一个人过。

“很好，好啦，你知道那个芭蕾舞排练房吗？就在你家附近？”

“知道，我知道怎么走。”

“那好，咱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我挂断了。

放下电话，我拔腿便跑，跑出了门，外面骄阳似火，热得跟蒸笼似的。

我没有工夫回头看一眼我的房子，我也不想看见它现在的这个样子——空荡荡的，只是一个恐怖的象征，而不是一个避难所。最后从这些熟悉的房间里走过的那个人是我的敌人。

我眼角的余光好像可以看见我母亲站在那棵大桉树的阴影下面，那是我小时候玩耍的地方，或者是跪在邮箱周围的那一小块松土边上，那是埋葬她曾经试图种植的所有花草的地方。这些记忆比我今天将要看到的任何现实都要美好，但我还是从它们身边跑开了，朝拐角跑去，把一切都甩在了身后。

我觉得好慢啊，仿佛是在潮湿的沙子中奔跑一般——我似乎在混凝土上找不到足够的落脚点。我绊倒了好几次，一旦跌倒，便会双手触地，在人行道上擦出几道口子，然后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接着往前冲，最后，我好不容易来到了拐角，此时，再过一条街就到了，我跑啊跑，脸上的大汗直流，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太阳火辣辣地晒着我的皮肤，白色的混凝土地面反射出的阳光太强了，晃得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觉得自己暴晒得很危险，其厉害程度已经超出了我认为能随的范围，我渴望得到福克斯郁郁葱葱的森林的保护，渴望得到家庭的呵护。

拐过最后一个拐角，上了仙人掌街，我看得见排练房了，看上去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前面的停车场一辆车都没停，所有窗户上的竖式百叶窗都拉得紧紧的。我再也跑不动了——气都喘不过来了，我已经彻底累垮了，吓得不行了，但一想到我母亲，我的脚还在一前一后的移动。

又近了一些时，我看见了门里边的牌子。是手写的，写在一张玫红色的纸上，上面说舞蹈排练房因为春假不开放。我握住把手，小心地拉了一下，门没锁。我拼命喘了一口气，然后开了门。

通道漆黑一片，空无一人，很凉爽，空调在呼呼作响，塑料椅子沿着寺壁码着，地毯散发着洗发香波般的味道。西侧的舞池黑灯暗火的，我可以透过开着的观察窗看到，东侧的舞池，房间大一点，里面开着

灯，但窗户上的百叶窗拉上了。

强烈的恐惧感吓得我真的有些魂不附体了，我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不能往前迈步了。

这时，我听到了妈妈的呼唤声。

“贝拉？贝拉？”歇斯底里的惊恐语调和先前的一模一样，我向门口冲去，朝着她的声音冲去。

“贝拉，你吓死我了！千万别再这样了！”我跑进那长长的，天花板高高的房间时，她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想找到她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听见了她的笑声，循声飞跑了过去。

她在电视屏幕上，在胡乱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因为她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那天是感恩节，当时我十二岁。我们到加利福尼亚去看望了我外婆，那是外婆去世的头一天，我们去了海滩，我在堤上往外斜的太狠了。她看见我的双脚在乱踩一气，想找回平衡。“贝拉？贝拉？”她惊恐地朝我喊道。

这时，电视蓝屏了。

我慢慢转过身来，他静悄悄地站在后门出口边上，静得我一开始都没注意到他。他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我们彼此盯了很大一会儿，然后他露出了微笑。

他朝我走来，到了跟前，然后从我身旁过去将遥控器放在了录像机边上。我小心地扭过头来注视着他。

“对此我感到很抱歉，贝拉，不过你母亲不用真的卷进整个这样事里来，不是更好吗？”他的语气很客气，很友好。

我突然明白过来了，我母亲是安全的。他还在佛罗里达，根本就没听到我的留言。她根本就就没受到过眼前这张白得不正常的脸上那双暗红色眼睛的惊吓，她很安全。

“对。”我说，声音里充满了宽慰。

“听上去你好像不生气我骗了你。”

“我不生气。”突然的欣快感使得我勇敢起来了。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很快就会结束了。查理和妈妈将永远不会受到伤害了，将永远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差点飘飘然了。我大脑中的分析区域正在警告我，说我压力太大，随时都有精神崩溃的危险。

“真是奇怪，你说的都是真话。”他的眼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的眼神。虹膜已经快要变黑了，只有边上还有一点儿深红色了。他饥渴难耐，“我只能跟你们不可思议的巫会说这么多了，你们人类有时候真是很有意思。我想我能领略观察你们的趣味所在。真是令人惊讶——你们当中有些人对自己的自身利益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

他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抱着双臂，好奇地看着我。他的脸上和姿态中没有敌意，他的长想极其一般，脸上和身上丝毫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是肤色很白，眼睛周围有黑眼圈，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穿着一件淡蓝色的长袖衬衫和一条退了色的蓝色牛仔裤。

“我猜想你要告诉我你的男朋友会替你报仇吧？”他问，在我看来他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不，我不这样看，至少，我让他不要来了。”

“那他的答复呢？”

“我不知道。”跟这个温文尔雅的猎手交淡是出奇的轻松，“我给他留了一封信。”

“真浪漫啊，最后一封信，你认为他会看重这封认吗？”他的语气此时稍微硬了一些，里面藏着一丝挖苦的意思，给他礼貌的腔调蒙上了一些瑕疵。

“我希望会。”

“哼，嗯，看来咱俩的希望不一样了。你瞧，这实在是有点儿太轻易，太快了。实话跟你说吧，我很失望。我原指望有一个更大的挑战。毕竟，我只是得到了所需的小小的一点运气。”

我静静地等候着。

“维多利亚接近不了你父亲，我就让她查出了你更多的情况，既然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我挑选的地方等你送上门来，那么满世界跑着追你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我跟维多利亚通过电话之后，我就决定到凤凰城来拜访一下你母亲了，我听见了你说你要回家。一开始，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说的是真话。可后来我琢磨了一番，人类有时是很好预测的，他们喜欢去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安全的地方，所以，去你躲藏时最不该去的那个地方——你说你会去的那个地方，岂不是一步绝招吗？”

“当然啦，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只不过是一种预感。我通常对自己追踪的猎物都有一种感觉，一种第六感，如果你愿意这样理解的话。我进到你母亲的房子时听见了你的留言，不过我自然不清楚你是从哪里打来的。得到你的号码非常有用，可你有可能在南极洲，谁知道呢，除非你在附近，否则这步妙招就无用武之地了。

“接着你男朋友上了一架飞往凤凰城的飞机，维多利亚自然替我监视着他们呢，在一场有这么多玩家的游戏中，我哪能孤军作战呢？于是他们告诉了我我所企盼的东西：你终究还是在这儿，我作好了准备，我已经把你们家迷人的家庭电影看过一遍了，接下来就只是一个唬人的问题了。

“非常简单，你知道，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所以，你瞧，我期望你错看了你男朋友爱德华了吧？”

我没回答，虚张声势的劲头儿在消失，我感觉到他幸灾乐祸的盯视快到头了。不管怎样，他不是冲着我来的，打败我，一个脆弱的人，没什么值得引以为荣的。

“我给你的爱德华留了几句话，你不会太介意吧？”

他退后一步，碰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搁在立体声唱机上面的一个手掌大小的数字摄影机。一个红色的小灯亮了，表明已经在开始拍了。他调整了几次，把取景框放大了。我惊恐地盯着他。

“对不起，不过，我认为他看到这个之后，会忍不住来追杀我的，我不会让他错过任何东西。当然，这一切全是因为他。你不过是一个人，一个不幸在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的人，或许还应该补上一句，无可置疑地跟了一群错误的人。”

他笑着朝我走过来：“在我们开始之前……”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胸口感到一阵恶心，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只想戳一戳他的痛处。稍微戳一戳，结果从一开始就摆在那儿了，我担心爱德华看见了，坏了我的雅兴。这样的事，唉，多年前发生过一次了。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到手的猎物逃掉了。”

“听我说，那个吸血鬼当时真傻，对那个不幸的人是那样的痴迷，结果作出了一个选择，这样的选择，你的爱德华太软弱了，是怎么也做不出来的。那个老家伙知道我在追他的小朋友，他是从他在那儿干活儿的那家疯人院把她偷出来的——有些吸血鬼似乎对你们人类很着迷，这一点我永远都搞不明白——他把她一球出来，就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了。她似乎连痛苦都没有注意到，可怜的小东西。她被关在一个地下室的黑洞里好长时间。要放到一百年前，她可能早就因为能见幻象而被火刑处死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实行的是关进疯人院，实施休克疗法。她睁双眼时，青春焕发，仿佛以前从未见过太阳似的。那个老吸血鬼把她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吸血鬼，所以我也就没有理由碰她了。”他叹了一口气，“我一气之下把那个老家伙给宰了。”

“爱丽丝。”我惊讶地低声说道。

“对，你的小朋友。我在森林中的空旷地见到她时很惊讶，所以我猜想她的巫会应该能从这一经历中得到某些安慰。我得到了你，而他们得到了她，从我手里逃掉的那个可怜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荣誉。

“而且她的味道的确非常美，我依然很遗憾没能品尝……她的味道闻上去比你的味道还要好。对不起，我不是想要冒犯你，你的味道也很好闻，有点儿像花儿……”

他又朝我走近了一步，离我只有几英寸远了。他撩起我一绺头发，仔细地闻了闻，然后轻轻地拍了拍，让这缕头发还了原，我感觉到他凉丝丝的指尖顶住了我的喉咙。他直起身来用大拇指迅速地摸了一下我的脸颊，他的脸上写满了好奇。我特想跑开，可身子跟冻住了似的，连萎缩都萎缩不了了。

“不，”他一边松手一边喃喃自语道，“我搞不明白，”他叹息道“嗯，我想我们应该快点儿，然后我给你的朋友们打电话，告诉他们到哪儿找你，还有我的留言。”

我现在确实恶心了，痛苦即将来临，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来了。他将不满足于战胜我，吃掉我然后一走了之，不会像我估计的那样痛快地结束。我的膝盖开始哆嗦了，我恐怕要倒下去了。

他后退了几步，开始漫不经心地转圈，仿佛是在想更好地欣赏博物馆里的一尊雕塑似的。他的脸色依然很单纯，很友好，他在决定从什么地方下手。

然后他身子往前一弯，弯成了一个蹲伏的姿势，这种姿势我见过，然后他愉快地笑脸开始慢慢地变宽，宽到最后都不能称其为笑脸了，只见一口狰狞的牙齿露在外面，寒光闪闪。

我不能自已了——我想跑。尽管我清楚那是没有用的，尽管我的膝盖都软了，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我还是朝紧急出口猛冲了过去。

他一眨眼就到了我的前面，我没看见他是用手还是用脚，太快了。我的胸口挨了重重的一击——我感觉自己在往后飞，然后只听见啪啦一声，我的头撞在了镜子上了，玻璃翘起来了，有几块裂成碎片哗啦啦地落到了我旁边的边板上。

我吓得昏头昏脑的都不知道疼了，我还没回过气来。

他慢吞吞地朝我走了过来。

“真是个非常不错的效果，”他说，仔细地看了一下乱七八糟的玻璃碴儿，他的声音又变得友好了，“我想这间屋子会给我的小电影带来很好的视觉效果，这便是我挑了这个地方见你的原因，很完美，对不对？”

我没理睬他，而是用双手双脚努力地在往另一扇门爬过去。

他立刻扑在了我身上，一只脚正使劲照我的腿踩下去。我听见了令人作呕的咔嚓一声，还没觉得科长，但接着就觉得疼了，疼得我忍不住满面春风叫起来了。我蜷成了一团，去够我的腿，他站在我身上，笑着。

“你愿不愿意重新思考一下你最后的请求？”他愉快地问道，他的脚趾在我断裂的腿上蹭来蹭去，我听见了一声惨叫。我惊奇地意识到，这声惨叫是我自己发出来的。

“你难道不情愿让爱德华设法来找到我吗？”他提示道。

“不！”我哑着嗓子说道，“不，爱德华，别……”然后某样东西砸在了我脸上，把我掷回到那些破镜子里面去了。

除了腿疼之外，我感觉到脑壳又让锋利的玻璃划破了，然后一股暖暖的湿乎乎的东西以惊人的速度在我头发中弥漫开来。我能感觉到它在往我衬衣的肩部渗，听见它在往下面的木头上滴。它的味道令我胃里翻江倒海。

我晕晕乎乎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突然带给了我最后一线希望，他的目光，先前只不过是急切而已，此刻却因为一种无法抑制的需要而变得狂热了。血——殷红的鲜血淌过我白色的衬衣，很快在地板上积成了一片血泊——令他渴望得快发疯了。不管他当初的意图是什么，他都撑不了多久了。

痛快点儿吧，我现在所能希望的就是这个了，血从我的头部不停地涌出来，我的知觉也随之正在慢慢地消失，我的眼睛在一点点地闭上。

我听见了猎人最后一声咆哮，仿佛是从水下发出来的。我的视线已经变成了两条长长的遂道，透过这两条长长的遂道，我能看见他黑色的身影正朝我扑来。凭着最后一点力气，我的两只手本能地抬了起来，想保护自己的脸。我闭上眼睛，任其摆布。

23. 天使

昏迷时，我做了一个梦。

在我漂浮的地主——一潭黑水下面，我听见了自己的脑袋能想象出的最愉快的声音——是那样的美妙，那样的令人振奋，又是那样的恐怖。是另一种咆哮；一种更深沉、更疯狂的带着愤怒的咆哮。

我举着的手突然一下子疼得跟刀砍似的，这一疼不要紧，差点儿把我疼醒了，但我还没恢复到能睁开眼睛的程度。

这时我知道我死了。

因为，透过那厚厚的水，我听见了天使在叫我的名字，在召唤我去我想要去的唯一的天堂。

“哦，不，贝拉，不要啊！”天使惊恐地叫道。

在这个我渴望的声音后面有另一个噪声——一阵我心里想避开的可怕的喧闹。一个男低音的剧烈咆哮声、一阵惊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还有一个尖嗓子的号吻声，突然爆发出来了……

而我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天使的声音上。

“贝拉，求你了！贝拉，听我说，求你了，求你了，贝拉，求你了！”他恳求道。

对，我想说话，说什么都行，可是我找不到自己的嘴唇。

“卡莱尔！”天使叫道，完美无瑕的声音里透着痛苦，“贝拉，贝拉，不求你了，不要，不要啊！”天使痛哭无泪，伤心欲绝。

天使是不应该哭的，那是不对的。我想找到他，告诉他一切都很好，可是水是那样的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的头上有个地方有了压迫感，很疼，然后，头不再昏天黑地，有了疼痛感以后，其他的地方也疼起来了，疼得厉害。我哭出声来了，喘着粗气，冲破了那片黑潭。

“贝拉！”天使喊道。

“她失了一些血，但头上的伤口不深。”一个冷静的声音告诉了“注意她的腿，她的腿断了。”

天使差点儿发出了一声怒吼，到嘴边上了又给忍住了。

我觉得肋部像刀一般的剧痛，这不可能是天堂，是不是？天堂不可能有这么多疼痛。

“还断了几根肋骨，我想。”那有条不紊的声音继续说道。

剧痛在慢慢减弱，可又有一处疼起来了，我的一只手就跟滚烫的开水烫了似的疼，其他一切都相形见绌了。

有人在拿火烧我。

“爱德华。”我想跟他说话，可我的声音是那样的笨重迟缓，连我自己都听不明白在说什么。

“贝拉，你会好起来的。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贝拉？我爱你。”

“爱德华。”我又试了一下，声音稍微清楚一点儿了。

“哎，我在这儿。”

“疼。”我啜泣道。

“我知道，贝拉，我知道……”然后，他极度痛苦地把头掉向了一边，“你不能做点儿什么吗？”

“我的包，请屏住呼吸，爱丽丝，会有帮助的。”卡莱尔保证说。

“爱丽丝？”我呻吟道。

“她在这儿，她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你。”

“我的手疼。”我想告诉他。

“我知道，贝拉，卡莱尔会给你弄药的，会止住的。”

“我的手烧着了！”我尖叫道，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黑暗，我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睁开了。我看不见他的脸，某种黑糊糊暖洋洋的东西糊住了我的眼睛，他们为什么看不见火并把它扑灭呢？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贝拉？”

“火！谁把火灭掉！”火烧得我直叫唤。

“卡莱尔，她的手！”

“他咬了她，”卡莱尔的声音不再镇静了，有点儿惊慌失措了。

我听见爱德华吓得气都不敢喘了。

“爱德华，这事儿得你来做。”是爱丽丝的声音，就在我的头边上。凉丝丝的指头在揩抹我眼中的泪水。

“不！”他大吼道。

“爱丽丝。”我呜咽道。

“也许有机会。”卡莱尔说道。

“你说什么？”爱德华问道。

“就看你能否把毒液吸出来，伤口很干净。”卡莱尔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到头上的压力更大了，什么东西在拨拉我的脑袋，疼倒是没怎么觉得，可能是因为那火烧般的疼痛感太厉害了。

“那管用吗？”爱丽线的声音很紧张。

“不知道，”卡莱尔说，“可是咱们得赶快。”

“卡莱尔，我……”爱德华吞吞吐吐地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那样做。”他漂亮的声音里又充满了痛苦。

“这得你来决定，爱德华，不管怎么说，我帮不了你，如果你把血从他手上吸出来的话，我得把这儿的血止住。”

一阵难以名状的火刑般的折磨，疼得我直扭动，这一动，好家伙，腿又火烧火燎的疼得我受不了了。

“爱德华！”我尖叫道。我意识到自己的眼睛又闭上了。于是睁开，拼命地去找他的脸，我找到他了。终于，我可以看见他完美无瑕的脸了，他正盯着我，已经严重变形，像一张犹豫不决、痛苦不堪的面具了。

“爱丽丝，给我拿点儿东西来捆住她的腿！”卡莱尔俯在我的上方，检查我的头，“爱德华，你必须现在就动手了，否则就来不及了。”

爱德华的脸拉长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疑虑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决心了。他的下巴绷紧了，我感觉到他凉丝丝、强劲有力的手指放在了我火烧火燎的手上，锁定了位置，然后，他弯下头去，冰凉的嘴唇贴住了我的皮肤。

一开始，疼得更厉害了。我嘴里发出了尖叫，手上不停地挥打着那双不让我动弹的凉飕飕的手。我听见爱丽丝在一个劲地让我冷静。一件沉沉地东西把我的腿压在了地板上，卡莱尔用他石头般的胳膊像老虎钳一样把我的头夹得紧紧的，使我动弹不得。

然后，慢慢地，我不怎么扭动了，因为我的手越来越麻木了，火势减弱了，集中到了一个更小的点上。

随着疼痛的减缓，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觉正在偷偷地溜走。我怕再次掉进那潭黑水里面去，怕在黑暗中会失去他。

“爱德华。”我想说，可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他们能听见。

“他就在这儿，贝拉。”

“留在这里，爱德华，留在我身边……”

“我会的，”他的声音很紧张，但不知怎么的，好像有点儿胜利后的喜悦之情。

我满意地叹了一口气。火烧的感觉消失了，其他的疼痛也因为弥漫全身的睡意而减弱了。

“全吸出来了吗？”卡莱尔在远处问道。

“她的血尝起来很干净。”爱德华轻声说道，“我能尝到吗啡的味道。”

“贝拉？”卡莱尔叫了我一声。

我努力回答道：“嗯？”

“火烧火燎的感觉没有了吧？”

“对，”我叹了口气，“谢谢你，爱德华。”

“我爱你。”他回答说。

“我知道。”我小声说道，太累了。

我听见了世界上最喜欢的声音：爱德华悄悄的笑声，如释重负后显得

很虚弱。

“贝拉？”卡莱尔又问。

我皱起了眉头，我想睡觉了：“什么事儿？”

“你的母亲在哪儿？”

“在佛罗里达，”我叹息道，“他骗了我，爱德华。他看了我们的录像。”我声音中的愤怒脆弱得可怜。

可这倒给我提了个
“爱丽丝，”我努力睁开眼睛，“爱丽丝，录像——他知道你，爱丽丝，他知道你的来历。”我本来想说得很急切的，可我的声音很虚弱，“我闻到了汽油味。”我补充了一句，我糊里糊涂的脑袋都觉得奇怪。

“可以将她转移了。”卡莱尔说。

“不，我想睡觉。”我抱怨道。

“你可以睡觉，宝贝儿，我来抱你走。”爱德华安慰道。

我躺在了他的怀里，贴在他的胸口上——飘飘然，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

“睡吧，贝拉。”这是我听到的最后几个字。

24. 僵局

我睁开眼睛时，看到的是一道明亮的白光，我在一个不熟悉的房间

里，旁边的墙上拉着长长的竖式百叶窗；头顶上，刺眼的灯光令我视线模糊，什么也看不见。我躺在一张硬硬的、凹凸不平的床上——床边有扶手，枕头平平的很板结，近旁某个地方有烦人的嘟嘟声。我希望这意味着我还活着，死亡不应该有这么不舒服。

我的双手缠满了光洁的管子，脸上和鼻子下面贴着什么东西，我抬起手来想把它撕掉。

“不，不能撕。”凉丝丝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

“爱德华？”我轻轻地扭过头，他那赏心悦目的脸离我的只有几英寸，他的下巴搁在枕头边上。我又一次意识到我还活着，这一次心怀感激，而且兴高采烈，“哦，爱德华，真是对不起！”

“嘘，”他制止了我，“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出了什么事？”我记不太清楚了，而且我努力回想的时候，脑袋就跟我捣乱。

“我差点就太晚了，我有可能会太晚的。”他低声说话，声音听上去很痛苦不堪。

“我真是太蠢了，爱德华，我以为他劫持了我妈。”

“他把我们大家都骗了。”

“我得给查理和我妈打个电话。”我糊里糊涂地意识到。

“爱丽丝打过了。蕾妮在这儿——噢，在医院里，这时候去吃东西去了。”

“她在这儿？”我试图坐起来，但我的头转得更厉害了，他用手轻轻地把我按回到了枕头上。

“她一会就回来。”他保证道，“你需要静静地呆着。”

“可你是怎么跟她说的呢？”我惊恐地问道。我对安慰不感兴趣，我妈来了而我受到了吸血鬼的攻击正在康复，“你干吗告诉她我在这里？”

“你摔下两段楼梯后又从窗户里摔了下来。”他顿了一下，“你得承

认，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我叹了一口气，疼起来了，我盯着被单底下的身体看了看，那巨大的肿块是我的腿。

“我伤得有多重？”我问

“你断了一条腿、四根肋骨，头上裂了几道口子，全身上下到处都有淤伤，而且还失了好多血，他们给你输了好几次血。我不喜欢他们给你输血——让你好长时间闻起来都不对劲儿了。”

“对你来说，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变化。”

“不，我喜欢你身上的味道。”

“你怎么做到的？”我轻声问道，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不太清楚。”他把目光从我好奇的眼睛上移开，把我缠着纱布的手从床上拿起来，轻轻地握在手中，小心翼翼，怕碰着了把我和一台监测器连在一起的电线。

我耐心地等待着他说下去。

他叹了口气，没有顾上我的凝视。“根本无法……制止，”他低声说道，“无法做到，可我做到了。”他终于半笑着抬起了头，“准是很爱你。”

“我的味道尝起来不如闻起来好吗？”我回了他一个微笑，把脸笑疼了。

“更好——好得超过了我的想象。”

“对不起。”我道歉说。

他抬起头看着天花板：“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唯独有一件事你最应该道歉。”

“我应该为哪件事道歉呢？”

“为差点永远离我而去道歉。”

“对不起。”我再次道歉。

“我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做，”他的声音听了叫人感到安慰，“当然，你那样做还是很不理智。你应该等我，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你不会让我去的。”

“没错，”他同意我的说法，语气严厉，“我是不会。”

一些很不愉快的记忆开始回想起来了，我发抖了，怔住了。

他马上急了：“贝拉，怎么啦？”

“詹姆斯怎么样了？”

“我把他从你身上拉开后，就交给埃美特和贾斯帕了。”听得出来他极为后悔。

这话把我弄糊涂了：“我没看见埃美特和贾斯帕在那儿呀。”

“他们得离开那间屋子……血太多了。”

“你可留下了。”

“对，我是没走。”

“还有爱丽丝、卡莱尔……”我不解地说道。

“他们也爱你，你知道的。”

我眼前掠过最后一次看见爱丽丝的痛苦画面，让我想起了一件事。“爱丽丝看了录像带没有？”我着急地问道。

“看了。”他的声音变得不高兴了，变成了满腔仇恨。

“她以前一直在黑暗里，所以她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知道。她现在明白了。”他的声音很平稳，可他的脸却气得发青了。

我试图用我闲着的那只手去摸他的脸，可什么东西阻止了我。我低头

一看，原来是点滴的针管把我的手给绊住了。

“哎哟。”我疼得叫了一声。

“怎么回事？”他焦急地问道——分散了一点儿注意力，但分散得还不够，他凄凉的神色还没完全消失。

“针头。”我解释说，目光从我手上的一根针上移开了。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声变形的天花板上，不顾肋骨的疼痛，深吸了一口气。

“连个针头都怕，”他压着嗓子喃喃自语道，摇摇了头，“啊，一个残暴的吸血鬼，想把她折磨死，肯定，错不了，她跑去见他。打点滴，另一方面……”

我转了转眼睛，高兴地发现至少动动眼睛还是不疼的，我决定换个话题。

“你干吗在这儿？”我问。

他盯着我，先是困惑不解，接着眼里就流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他皱起了眉头，眉毛都挤成了一团。“你想我离开吗？”

“不！”我让他的想法吓坏了，马上申明道，“不，我是说，我母亲认为你干吗在这儿？我得在她回来之编好故事。”

“哦，”他说，额头又舒展成一块光滑的大理石，“就说我到凤凰城来是来给你做工作，劝你回福克斯去的。”他那双大眼睛看上去是那样的真实诚恳，我自己差点儿都信了，“你同意见我，于是开车去了我与卡莱尔和爱丽丝住的旅馆——当然了，我在这儿是有大人看着的，”他加了这么一句，以表明自己的品德端正，“可是你在去我房间的楼梯上摔倒了……嗯，接下来的你就知道该怎么编了。不过，你没必要记住任何细节，你有很好的借口，说自己对更细的细节不是很清楚了。”

我想了一会儿：“我个故事有几处破绽，比如说，破窗户就没有。”

“不会吧，”他说，“爱丽丝可喜欢伪造证据啦，而且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你甚至可以起诉旅馆，如果你想起诉的话。你啥也不用担心，”他保证道，轻得不能再轻地摸了摸我的脸，“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养伤。”

我太沉浸在思考的痛苦或者说迷雾之中了，对他的触摸没有作出任何反应。监测器不规律地发出嘟嘟声——现在不止他一个人能听出我的心跳失常了。

“那会很丢人的。”我喃喃自语道。

他哧哧地笑着，眼睛里有了一丝好奇的神情：“嗯，我想知道……”

他慢慢地迎了过来，他的嘴唇还没碰着我，嘟嘟声就疯狂地加快了。可等他的嘴唇碰着了我以后，尽管力量轻得不能再轻了，嘟嘟声却彻底停了。

他赶紧缩回去了，监测器报告我的心跳重新开始了，他焦急的表情才松弛下来。

“看来，我吻你似乎得更小心翼翼了。”他皱起眉头。

“我还没吻够呢。”我抱怨道，“别为难我嘛。”

他咧着嘴笑了，弯下身来轻轻地把嘴唇贴在了我的嘴唇上，监测器疯狂地叫起来了。

可接着他的嘴唇绷紧了，松开了。

“我想我听到你母亲的声音了。”他说，又咧嘴笑了一个。

“别离开我，”我叫道，突然感到一阵没有道理的恐慌。我不能让他走——弄不好他会再次从我眼前消失的。

他看出了我眼中那一刹那的恐惧。“我不会的，”他严肃地保证道，然后莞尔一笑，“我会打会儿瞌睡的。”

他离开了我床边的硬塑料椅，坐到了床头那把青绿色的仿皮躺椅上，尽量地朝后躺着，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

“别忘了呼吸。”我低声地挖苦道。他深吸了一口气，眼睛依然闭着。

此时，我能听见我母亲的声音了。她在跟人说话，也许是某个护士，声音听上去疲倦而又不安。我恨不得从床上跳下来，跑去见她，让她平静下来，向她保证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根本就没法跑，

只好耐心地等着。

门开了一条缝，她偷偷地从门缝里看了一眼。

“妈！”我轻轻地叫了一声，声音里充满了爱意和慰藉。

她注意到了躺椅上的爱德华静静的神态，踮着脚尖走到了我的床边。

“他一直没离开，是吗？”她喃喃道。

“妈，见到您直高兴！”

她弯下腰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我感觉到热泪洒落在我的脸颊上。

“贝拉，你可把我急坏了！”

“对不起，妈。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我安慰她说。

“我真高兴，终于见到你睁开眼睛了。”她在床沿儿上坐了下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一点儿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的眼睛闭了多久？”

“今天是星期五，宝贝儿，你昏迷了一段时间了。”

“星期五？”我很惊讶。我试图回忆是哪天……可我又不想去回忆那件事。

“他们不得不打了镇静的针，让你镇静了一段时间，宝贝儿——你伤了很多地方。”

“我知道。”我能感觉到。

“算你走运，幸好有卡伦大夫在。他是个很不错的人……虽然很年轻。他看上去更像模特而不像医生……”

“你见过卡莱尔了？”

“还有爱德华的妹妹爱丽丝，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儿。”

“没错。”我全心全意地同意道。

她扭头瞅了爱德华一眼，他闭着眼睛躺在椅子上：“你没告诉过我你在福克斯有了这么好的朋友。”

我蜷缩成一团，然后呻吟起来。

“哪儿疼？”她焦急地问道，回头看着我我。爱德华朝我的脸上瞥了一眼。

“没事，”我说得很肯定，“我只是得记住不能动才行。”他又接着假睡了。

我利用母亲一时的分心，把话题从我一点儿也不诚实的行为上转移开了。“菲尔在哪儿？”我迅速问道。

“佛罗里达——哦，贝拉！你绝对想不到！就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传来了最好的消息！”

“菲尔签约了？”我猜测道。

“对！你猜得真准！太阳队，你能相信吗？”

“那真是太好了，妈妈。”我说，热情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尽管我几乎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而且你会非常喜欢杰克逊维尔的，”她滔滔不绝地说，我面无表情地盯着她，“菲尔开始谈到阿克伦时我还真有点儿担心，担心下雪以及其他情况，因为你知道，我这人特不喜欢冷，而现在是杰克逊维尔！常年阳光普照，虽说潮湿了点儿吧，但也不是那么糟。我们找到了最漂亮的房子，黄颜色的，带白色饰条，还有一个门廊，就像老电影里面的那种，还有那棵巨大的橡树，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到海边，你还会有自己的卫生间……”

“等等，妈！”我打断了她，爱德华依然闭着眼睛，可他看上去太紧张了，一看就像睡着了的样子，“您在说什么呀？我不会去佛罗里达的，我住福克斯。”

“可你不用再住那儿去了，傻孩子，”她大笑道，“菲尔现在可以有很多时间跟我们在一起了……这个我们已经好好谈过了，而且我要做的就是在外地比赛时两边轮流跑，一半的时间陪你，一半的时间陪他。”

“妈，”我犹豫了一下，琢磨着如何在这件事情上把话说得尽可能圆滑，“我想住在福克斯嘛。我已经适应了在那儿上学，而且我还有好几个很要好的女同学”——我跟她提起朋友的时候，她又瞥了一眼爱德华，于是，我赶紧换了一个角度——“还有，查理也需要我。他一个人在那儿，挺孤单的，而且他根本不会做饭。”

“你想待在福克斯？”她问道，一脸的疑惑，这个想法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然后，她又回头瞅了一眼爱德华，“为什么？”

“我不是跟您说了嘛——学校、查理——哎哟！”我耸了耸肩，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她的双手不知所措地在我上方来回晃动，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拍拍我，凑合着拍了拍我的额头，因为额头没缠绷带。

“贝拉，宝贝儿，你可是讨厌福克斯的哟。”她提醒我说。

“还凑合吧。”

她皱起了眉头，眼睛天爱德华和我之间来回地移动，这一次很有点儿故意。

“是不是因为这个男孩子？”她小声问道。

我张开嘴巴想要撒谎，但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的脸，我知道，瞒不过她的眼睛了。

“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我承认道，至于这一部分具体有多大，就没必要坦白了。“您跟爱德华说过话了没有？”我问。

“说过了，”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他一动不动的样子，“我想跟你谈谈。”

噢，“谈什么？”我问。

“我看这个男孩子是爱上你了。”她指责道，声音压得很低。

“我也这么看。”我坦白地说。

“那你觉得他怎么样呢？”她力图掩饰自己极大的好奇心，却很不高

明。

我叹了一口气，望到了一边。虽然说我很爱我妈，但这样的谈话却不是我所希望跟她谈的。“我对他非常着迷。”瞧——这话听起来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少女说自己的第一个朋友似的。

“嗯，他看去很不错，而且，天哪，他的相貌惊人的好看，可是你才这么小，贝拉……”她的语气不是很自信。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八岁以来第一次听到她想以大人的口吻跟我说话。我听出了以前跟她说起男人时她那理智却又坚决的语气。

“这个我知道，妈，您就别担心了。不过是一时的迷恋罢了，转眼就过去了。”我安慰道。

“这就对了。”她同意道，讨她高兴真是很容易。

然后她叹了口气，愧疚地扭过头去看了看墙上的那个圆圆的大钟。

“您是不是要走了？”

她咬了咬嘴唇：“菲尔待会儿会来个电话……我不知道你要醒过来了……”

“没问题，妈。”我竭力压低声调，没流露出舒了口气的神情，以免伤了她的感情，“我不会孤单的。”

“我一会儿就回来，我这几天一直睡在医院里，你知道的。”她自豪地说道。

“噢，妈，您没必要那样！您可以睡到家里去——我注意不到的。”止痛药弄得我脑子晕乎乎的，即使现在我也很难集中注意力，虽然我已经睡了好几天了。

“我胆儿太小了，”她不好意思地承认，“我们家附近有人作案，我不想一个人待在那儿。”

“作案？”我警惕地问道。

“有人闯进离我们家不远的那个舞蹈排练房，一把火把它烧光了——一点东西都没留下！而且他们还在排练房前留下了一辆偷来的小汽车。你还记不记得过去常去那儿跳舞？宝贝儿？

“记得。“我哆嗦得肌肉都抽搐了。

“我可以留下来，孩子，如果你需要的话。”

“不，妈，我没事儿的，爱德华会跟我在一起的。”

她的样子看上去让人觉得，这或许正是她想留下来的原因。“我晚上会回来的。”我话听上去像是保证，同时又像是警告，说这话的时候，她又瞥了爱德华一眼。

“我爱您，妈妈。”

“我也爱你，贝拉。走路时要昼要小心一些，宝贝儿，我不想失去你。”

爱德华的眼睛还闭着，但他脸上闪过了一丝笑意。

这时一个护士匆匆地进来检查了一遍我身上所有的管子和金属线。我母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拍了拍我缠着纱布的手，离开了。

护士在检查我的心脏监测器在纸上读出的数据。

“你是不是很焦急不安，宝贝儿？你的心律刚才这个地方有点儿。”

“我很好。”我让她放心好了。

“我会告诉你的注册护士说你醒了，她一会儿就会进来看你的。”

她一关上门，爱德华就到了我边上。

“你偷了车？”我抬起了眉毛。

他笑了，一点儿悔悟的意思都没有：“是辆好车，非常之快。”

“你的盹儿打得如何？”我问。

“很有趣。”他眯起了眼睛。

“什么？”

他回答的时候两眼望着地上，“我感到很意外，我还以为佛罗里达……还有你母亲……嗯，我还以为那是你想要的呢。”

我不解地盯着他：“可是在佛罗里达得成天躲在屋子里，只要在晚上才能出来，像个真正的吸血鬼那样。”

他差点笑了，但没笑起来。然后他的脸色严肃起来了，“我会待在福克斯的，贝拉，或者类似于福克斯的某个地方，”他解释说，“某个我不会再伤害你的地方。”

一开始我还没怎么听懂，我依旧茫然地盯着他，他的话就像一个可怕的谜语一样，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敲进了我的脑子。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的心跳在加速，虽然我的呼吸变得急促了，但我意识到了我的肋骨疼得在跟我叫苦了。

他什么也没说，却警惕地注视着我的脸，一种跟骨折毫无关系的痛苦，比骨折还要厉害的痛苦大有令我粉身碎骨的危险。

这时另一个护士特意走进了屋子，她用一种很有经验的眼光看了一下我的表情，然后把目光移向了监测器，爱德华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跟块石头似的。

“要不要再打点儿止疼药，亲爱的？”她友好的问道，轻轻地弹了弹滴管。

“不，不要，”我喃喃道，尽力让声音听上去有痛苦感，“什么也不需要，”我现在可不能闭上眼睛。

“没必要硬撑，宝贝儿。最好别过度紧张，硬撑着，你需要休息。”她等了一会儿，但我只是摇了摇头。

“好的，”她叹了口气，“想打的话，就按呼叫键。”

她严厉地看了爱德华一眼，走之前，又不安的瞥了一眼监测仪。

他凉丝丝的双手放在了我的脸上，我睁大眼睛盯着他。

“嘘，贝拉，冷静下来。”

“别离开我。”我结结巴巴地恳求道。

“我不会的，”他保证道，“我把护士叫回来给你打镇静齐之前，好好放松放松。”

可是我的心跳慢不下来。

“贝拉，”他不安地抚摸着我的脸庞，“我哪儿也不去，只要你需要我，我就待在这儿。”

“你发誓不会离开我？”我小声说道，至少，我争取作到别气喘吁吁的，我的肋骨在抽搐了。

他把双手放在了我脸两边，并把自己的脸贴近了我的脸。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而且很严肃：“我发誓。”

他呼吸的味道能起镇静的作用，似乎减轻了我呼吸的疼痛。他继续凝视着我的凝视，这时候我的身体慢慢松驰了，嘟嘟声也趋于正常了。他的眼睛今天很暗，更接近黑色而不是金色。

“好点儿了吗？”他问。

“嗯，”我谨慎地说道。

他摇了摇头，咕哝了一句什么，我没听太清，有一个词我觉得还是听清了的，那就是“反应过火。”

“你干吗这样说？”我小声说道，竭力不让我的声音发抖，“你是不是厌倦了一直得救我？你是不是希望我离开？”

“不，我不想没有你，贝拉，当然不想，请你理智一点。我救你也没问题——只是我不希望每次都是我让你面临危险……是因为我你躺在这里。”

“没错，都是因为你，”我皱起了眉头，“都是因为你我才躺在了这里——没死。”

“就差那么一点点了，”他的声音很小，“让纱布和膏药给裹了个严严实实，几乎都动弹不得了。”

“我不是指这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我说，有些生气了，“我是在想其余的几次——你可以随便挑一次。要不是因为你，我就在福克斯

的墓地里腐烂掉了。”

听了我的话，他证住了，但惶恐不安的神情并没有从他的眼中消失。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继续小声说道，好像我根本没有说话似的，“不是看见你倒在地板上……头破血流，”他的声音哽咽了，“不是想到我太晚了，甚至不是听见你痛苦的尖叫——所有这一切难以忍受的记忆我都会永远记住。不，最糟糕的是觉得……是知道我无法阻止，相信我自己会把你害死的。”

“可是你没有啊。”

“我是有这种可能的，太容易了。”

我知道自己需要保持冷静……可他是在试图说服自己离开我，惊恐好像在我肺里直扑腾，想蹦出来似的。

“答应我。”我低声说道。

“答应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我开始有点生气了。他太固执了，老是想着不好的一面。

他听出了我语气的变化，他的神色紧张了，“我似乎下不了狠心离开你，所以我想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管那会不会要你的命。”他粗鲁的补了后面这半句。

“很好。”他没有答应，不过——有一件事我没有忘记。惊恐已经快要控制不住了，我没有力气控制自己的愤怒了。“你告诉我你是如何阻止的……现在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要求道。

“为什么？”他警惕地重复道。

“你为什么那样做。你干吗不让毒液留在我体内？否则我现在就会和你一样了。”

爱德华的眼神似乎变成漆黑了，我记得这是他根本没打算让我知道的事情。爱丽丝肯定一直对自己所了解到的自身情况而心事重重……要不就是在他周围时，她对自己的想法非常小心——很显然，他没想到她已经把变成吸血鬼的技术性细节告诉我了。他既感到意外，又很气

愤。他的鼻孔里都冒烟了，他的嘴看上去好像是从石头上錾下来的似的。

他不打算回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承认在男女关系方面我是没有什么经验，”我说“但有一点似乎还是很合逻辑的吧……男女必须有些平等，比方说，其中一方不能总是从天而降，去救另一个的命吧。他们得相互搭救对方的性命，这样才平等。”

他双臂交叉放在我的床边上，枕着自己的下巴。他表情平和，按捺住了火气，很明显，他认定自己不是在生我的气。我希望有机会抢在他之前给爱丽丝报个信。

“你已经救过我了。”他心平气和地说道。

“我不能总是当路易斯．莱恩（超人中的女主角），”我不依不饶，“我也要当超人。”

“你不知道自己在要求什么？”他声音很温和，目不转睛地盯着枕套的边缘。

“我想我知道。”

“贝拉，你不知道。我差不多花了九十年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不太确定。”

“你希望卡莱尔当时没有救你？”

“不，我不是希望那个。”他停了一会儿才继续说道，“可是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我什么也没献出。”

“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割舍不了的东西，没有了你，我会很心疼的。”这种话我越来越会说了。承认自己多么需要他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不过他非常冷静，很坚决。

“我不能那样，贝拉，我不会对你那样的。”

“为什么不？”我粗声粗气地说道，声音没有我打算的那么大，“别

跟我说太难了！过了今天，或者我想是几天以前……反正，过了那一关，就应该什么事也没有了。”

他怒视着我。

“那疼呢？”他问道。

我的脸一下子苍白了，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我尽力不让自己流露出还清晰记得那种滋味……血管里那火烧火燎的滋味的表情来。

“那是我的问题，”我说，“我能挺过去。”

“可能需要敢于面对精神错乱的勇气才行。”

“这不是问题，三天，有什么了不起的。”

爱德华又做了个怪相，因为从我的话里他听出了我所知道的情况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我注意到他压住了内心的愤怒，注意到他的眼神变成了思索的神情。

“查理呢？”他简短地问道，“蕾妮呢？”

时间在沉默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我绞尽了脑汁儿想回答他的问题。我张开了嘴，可是出不来声音，于是我闭上了。他等待着，露出了胜利的表情，因为他知道我想不出确切的答案来。

“嗨，那也不是问题，”我终于吞吞吐吐地开口了，语气没有我平时撒谎时那样叫人信服，“蕾妮一向都是什么对她有利就选择什么——她也希望我像她那样。查理适应能力强，习惯于一个人过。再说，我也不能照顾他们一辈子，我还有自己的生活要过呀。”

“说得好极了，”他大声说道，“所以嘛，我不会让你的生活就此结束的。”

“如果你有等我奄奄一息的话，我告诉你好了！我早就奄奄一息了！”

“你会康复的。”他提醒我说。

我不顾吸气引发的疼痛，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冷静下来。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脸上丝毫没有妥协的意思。

他皱起了眉头："你当然会康复的，可能会留下一两块伤疤……"

"你错了，"我坚持道，"我会死掉的。"

"说真的，贝拉，"此时他显得不安了，"过几天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顶多两个星期。"

我怒视着他："我现在可能不会死……但有朝一日总会死的，每过一分钟，我就向死亡又靠近了一分钟，而且我会衰老的。"

他听懂了我的意思，皱起了眉头，用长长的手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双眼紧闭："那是洽谈室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发生的事情。要是我不存在，这种事情又怎么会发生呢——我不该存在的。"

我哼着鼻子说了一通，他惊讶地睁开了眼睛："那叫愚蠢，就像去找某个刚中了彩的人，拿钱，嘴上却说什么'伙计，咱们还是回到从前，该怎样就怎样吧，那样比较好'，我不会吃这一套的。"

"什么中奖不中奖，我可不敢当。"他咆哮着说。

"对，你比中奖强多了。"

他翻了两下眼睛，绷紧了嘴唇："贝拉，咱们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受那无尽黑衣的折磨的，别再费口舌了。"

"如果你认为事情到此就了结了的话，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我告诫他说，"别以为我就认识你一个吸血鬼。"

他的眼睛又变黑了："爱丽丝她敢！"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吓人，我不得不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我不能想象谁会有胆量跟他作对。

"爱丽丝已经见过了，对不对？"我猜测道，"难怪她说的那些事令你大为恼火呢。他知道我会跟你一样的……有朝一日。"

"她错了，她也预见到你死了，可你不是也没死嘛。"

"我是绝不会把赌注压在爱丽丝身上的。"

我俩彼此盯了对方好久，除了各种机器的嗡嗡声、嘟嘟声、滴水声和墙上那面大钟的滴答声外，很安静。他的表情终于放松了。

“这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结果？”我纳闷道。

他嘿嘿一笑，一点儿也不幽默：“我想该叫僵局吧。”

我叹了一口气：“哎哟。”我喃喃道。

“你感觉怎样？”他问，眼睛看着呼叫护士的按钮。

“我很好。”我撒了个谎。

“我不信。”他轻言细语地说道。

“我不要又睡过去了。”

“你需要休息，急论这些对你没好处。”

“那就不争了呗。”我暗示道。

“这还不错。”他伸手去按按钮。

“别！”

他没理睬我的话。

“有事儿吗？”墙上场声器粗声问道。

“我想我们准备好了，想再打点儿止疼的药。”他冷静地说道，没理我愤怒的表情。

“我马上派护士过来。”那声音听上去非常厌烦。

“我不会打的。”我信誓旦旦地说。

他看了看挂在我闲边的装药液的袋子：“我认为他们不会让你吃东西的。”

我的心律开始升高了，他看出了我眼里的恐惧，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贝拉，你有伤在身，需要放松，这样才能养好伤。你干吗这么倔呢？他们现在又不会再加针头了。”

“我不是怕打针，”我咕哝道，“我是怕闭上眼睛。”

这时他狡黠地笑了笑，用双手捧住了我的脸：“我跟你说过了，我哪儿也不会去，别怕。只要能让你高兴，我会守在这儿的。“

我也回了他一个微笑，不顾脸颊的疼痛：“你总是这么说，你知道的。”

“噢，你会恢复过来的——只不过是一时迷恋罢了，转眼也就过去了。”

我不相信地摇了摇头——弄得我有点儿晕头晕脑了：“我当时很震惊，蕾妮居然轻信了我的那句话，我就知道你不会信以为真的。”

“那正是身为人类的妙处，”他告诉我，“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变化。”

我眯缝起了眼睛：“别屏住呼吸。”

他正在哈哈大笑时，护士挥舞着一根注射器进来了。

“对不起。”她冲爱德华粗鲁无礼地说了一句。

他站了起来，走到这间小屋子的尽头，靠墙站着，他抱着双臂，等候着。我的目光始终放在他的身上，仍然有些担心。面对我的凝视，他很镇定。

“这是你要的药水，宝贝，”护士一边把药水注进了我的管子，一边微笑着说，“现在你会感觉好一些的。”

“谢谢。”我低声说了一句，不是很热情。没多大一会儿工夫，我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睡意在我的血管里渗透开来了。

“应该是这样的效果。”我的眼皮垂下来的时候，她喃喃自语道。

她肯定已经离开了屋子，因为一样又冷又光滑的东西碰了碰铁脸。

“留下来。”发音有些模糊不清了。

“我会的。”他答应道。他的声音很好听，就像一支摇篮曲，“正如我说过的，只要能让你高兴……只要对你最有好处。”

我试图摇头，但头太沉了：“不是一回事。”我有气无力地说道。

他大笑道：“现在别担心这个了，贝拉，等你醒了，再跟我理论吧。”

我想我笑了：“好……”

我能感觉到他的嘴唇贴在了我的耳朵边上。

“我爱你。”他耳语道。

“我也爱你。”

“我知道。”他悄然笑道。

我稍稍扭了扭头……在找东西。他知道我在找什么，他的嘴唇轻轻地贴住了我的嘴唇。

“谢谢。”我叹了口气。

“随叫随到。”

其实我的神志已经一点儿都不清楚了，可我还在无力地与昏迷作斗争，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他。

“爱德华？”我使劲地将他的名字说得清楚一点儿。

“什么事？”

“我把赌注压在爱丽丝身上。”我含糊地说道。

然后黑夜将我淹没了。

尾声

爱德华搀扶着我上了他的车，非常小心地护着那一缕缕真丝和雪纺绸、他刚刚别在我精心设计的卷发上的鲜花，以及我那笨重的助行夹板。他没理睬我撅着嘴生气的样子。

把我安顿好以后，他坐到司机座上，倒出了狭长的车道。

“对于眼下发生的事情，你打算具体告诉我多少啊？”我怒气冲冲地问道。我这人真的很讨厌惊喜，这一点他是清楚的。

“真让我惊讶，你居然到现在还没猜出来。”他冲我甩过来了一个嘲笑，气得我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我会有习惯他的完美的那一天吗?

“我确实说过你样子非常帅，是不是？”我向他求证道。

“是。”他又咧嘴笑了一个。我以前还从未见他穿过黑衣服，由于与他苍白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美得简直叫人以为是进入了幻境了。这一点，我不能否认，即使他穿的是无尾晚礼服，也会令我忐忑不安。

不像裙子那样令我忐忑不安，或者说鞋那样。只有一只鞋，因为我的另一只脚还安全地套在石膏里面。可是那只细高跟皮鞋，只用缎带系着，我想跛着脚到处走动走动时，肯定帮不了多少忙。

“我再也不过来了，如果我过来后爱丽丝像对待天竺鼠芭比那样对待我的话。”我牢骚满腹地说道。我在爱丽丝大得惊人的卫生间里度过了大半天，无可奈何地充当她扮演美发师和化妆师的受害者。每当我烦燥不安或抱怨时，她就提醒我说她一点儿都记不住自己身为人类时候的事情了，还要我别搅了她扮演理发师和化妆师而间接感受到的做人的乐趣。然后她给我穿了一条最为滑稽可笑的连衣裙——深蓝色的，带荷叶边，露肩式的，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法语标签——一条更适合私奔而不适合福克斯的裙子。正式的衣着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好处，这一点我敢肯定。除非……可我不敢把我心中的疑团说出来，甚至不敢在自己的脑海中细细思量。

这时手机响了，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爱德华从上衣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了手机，简短地看了看来电者的身份后才接。

“您好，查理。”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查理？”我皱起了眉头。

查理自从我回到了福克斯以后一直……跟我过不去。他对我糟糕的经历作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于卡莱尔，他是感激涕零，差点五体投地了。另一方面，他却固执地认定错全在爱德华身上——因为首先，要不是因为他，我是不会离家出走的。而爱德华一点儿都不愿跟他唱反调。这些天给我立了一些前所示有的规矩：夜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让出去啦……几点到几点允许别人前来探视啦。

电话那头查理说的什么，爱德华听了不敢相信，眼睛都瞪大了，接着又笑逐颜开了。

“您开玩笑吧！”他大笑道。

“怎么回事儿？”我问

他没理睬我，“您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说话呢？”爱德华喜形于色地建议道。他等了几秒钟。

“你好，泰勒，我是爱德华。卡伦。”他的语气非常友好，表面听上去。这种语气我非常清楚，能听出其中藏着一丝淡淡的敌意。泰勒在我家干什么？我渐渐明白了可怕的真相。我又看了一眼爱丽丝逼着我穿上的那条不适合的连衣裙。

“我很抱歉是不是沟涌方面出现了什么差错，不过贝拉今天晚上没有空。”爱德华的语调变了，接着往下说的时候，语气里的威胁意味突然愈发明显了。“实话跟你说吧，她哪个晚上都没空，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如此，别见怪。对你的晚会，我感到很抱歉。”他听上去一点儿抱歉的意思也没有。然后，他啪的一声把手机盖儿合上了。得意的笑了起来。

我的脸和脖子都气得发紫了，我能感觉到两眼都气得泪水盈眶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刚才最后几句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点儿？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我没理睬他那一套。

“你要是带我去参加班级舞会！”我尖叫道。

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真是尴尬。要是我稍稍留点神的话，我肯定会注意到学校到处贴的海报上的日期的。可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让我去受那个罪。难道他一点儿不了解我？

他没想到我的反应这么强烈，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咬紧嘴唇眯起眼睛说道：“别任性，贝拉。”

我的目光闪向了车窗，我们已经在去学校的路上了。

“你干吗要这样对我？”我满心恐惧地追问道。

他示意了一下他的无尾晚礼服：“说实话，贝拉，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

我感到了屈辱。首先，因为明摆着的事情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其次，还因为那隐隐约约的怀疑——其实应该说是期待——我一天都在琢磨这个，爱丽丝干吗想把我变成一个漂亮的王后，结果居然是如此的不着边际，此时，我那半怕半疑的希望似乎非常愚蠢。

我猜想到了会有某个重大的活动，但没想到是班级舞会！那是最难想到的事情。

愤怒的泪水从我的脸上滚滚流下。我惊慌地记起自己破天荒地涂了睫毛膏，于是赶紧擦了擦眼睛下面，免得留下任何污迹。还好，我的手没有黑，也许爱丽丝早就知道我需要防水型的化妆品。

“这简直太荒谬了，你干吗哭呢？”他沮丧地问道。

“因为我气疯了！”

“贝拉。”他把他那双炙人的金色眼睛的全部力量都对准了我。

“什么事？”我神不守舍地咕哝道。

“迁就迁就我吧。”他坚持道。

他的目光把我所有的怒火都融化掉了。他这样耍赖皮的时候，我就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了，我勉强地让步了。

“行，”我撅着嘴说道，没能像我想象的那怒视着他。“我去，不声不响地去。可是，你就等着瞧吧，肯定有更坏的运气早就在等着我了，我很可能会摔断另一知腿的。瞧瞧这只鞋！它是一个死亡陷阱！”我伸出了那只没有受伤的腿，作为佐证。

“哼。”他盯着我的腿多看了一会儿，“待会儿提醒我一下，让我跟爱丽丝说声谢谢。”

“爱丽丝也会去吗？”这令我稍微得到了一些安慰。

“和贾斯帕、埃美特……还有罗莎莉一起去。”他承认道。

安慰感消失了。我和罗莎莉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改善，虽说我跟她的埃美特关系还不错。埃美特喜欢跟我在一起——他认为我异乎寻常人类的反应很好玩……也许只不过是他觉得我老是摔倒很滑稽。罗莎莉对我很冷漠，好像我不存在似的。就在我摇头驱散我的这种想法时，心里想到了一件别的事情。

“这件事查理也有份儿吗？”我问，突然产生了怀疑。

“当然。”他先是咧嘴一笑，接着又咯咯笑道，“不过，泰勒显然没有。”

我咬紧了牙关，泰勒怎么会这么痴心妄想呢，我简直无法想象。在学校，查理干预不了，爱德华和我形影不离、如胶似漆——除了偶尔几天的太阳之外。

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学校，罗莎莉的红色敞篷轿车在停车场特别显眼。今天的云层很薄，只有西边有几缕阳光穿破云层倾泻了下来。

他下了车，绕过来打开了我这边的车门，伸出了手。

我固执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抱着双臂，心里偷偷地在那儿沾沾自喜——停车场上挤满了西装革履的人群：这么多人看着，他不能强行把我从车里弄下来，要是只有我们俩，那就不好说了。

他叹了口气：“有人想要杀你的时候，你勇敢的像头狮子——而有人跟你提到跳舞时……”他摇了摇头。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跳舞。

“贝拉，我不会让任何东西——甚至包括你自己——伤着你的，我一刻也不会放开你的，我保证。”

我想了想他说的话，突然感觉好多了。他能从我脸上看出来。

“好了，”他轻言细语地说道，“糟不到哪儿去的。”他俯下身来，用一只胳膊揽住了我的腰。我抓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让他把我从车上抱了下来。

他用手臂紧紧地揽着我，扶着我一瘸一拐地朝学校走去。

在凤凰城，班级舞会都是在宾馆的舞厅举行的。这个舞会，当然，是在体育馆举行的。体育馆很可能是唯一开得了舞会的屋子。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咯咯地笑了。里面有用气球扎成的拱门，墙上还饰有色彩柔和的绉纸编成的花环。

“这看上去跟要放恐怖电影似的。”我窃笑道。

“哇，”我们慢慢地朝售票处走去——我的大部分重量都在他身上，但我还是得晃晃悠悠地拖着自己的脚往前移，只听他咕哝了一句：“吸血鬼来得也忒多了。”

我看了一眼舞池，舞池中央空出了很大一块空地，两对舞伴在那里翩翩起舞。其余的人全都挨着墙边站着，给他们腾地方——谁也不想跟这么光芒四射的舞姿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显得相形见绌。埃美特和贾斯帕穿着传统的无尾晚礼服简直帅呆了，找不出半点瑕疵来。爱丽丝穿着着一袭黑色的缎面连衣裙，裙子上掏空的几何图案透出了她雪白的肌肤，呈大块的三角形，惊艳绝伦。而罗莎莉……嗯，罗莎莉，简直叫人难以置信。她穿着一件鲜红色的露背连衣裙，裙子的腿肚处收得很紧，然后呈喇叭状展开成宽宽大大的褶边拖地下摆，后领口一直开到腰部。我为屋子里的每个女孩子，包括我自己，感到惋惜。

“要不要我把门闩上，好让你把那些无提防的镇民统统干掉？”我阴险地小声说道。

“这样的话，那你算在哪一边呢？”

“噢，我当然站在吸血鬼一边。”

他勉强地笑了笑：“只要能不跳舞，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他买了票，然后把我往舞池推去，我缩在他的胳膊里，拖着双脚。

“我要玩一通宵。”他警告说。

终于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家人正在翩翩起舞的地方——他们的风格似乎与现在这个时代和现在的音乐完全不相称。我提心吊胆地观看着。

“爱德华，”我的嗓子干得没办法，只能勉强耳语道，“我的的确确不会跳舞！”我能感觉到我胸口慌得直打鼓。

“别担心，小傻瓜，”他也跟我耳语道，“我会。”他把我的手臂绕在他的脖子上，把我拄上一提，将他的脚塞到了我的脚下。

然后，我们也旋转起来了。

“我觉得自己像个五岁的小孩儿。”一点儿力气不费地跳了几分钟的华尔兹后我笑道。

“你看上去可不像。”他低声说道，把我拉得更靠近了一会儿，我的双脚有片刻的工夫都离地一英尺高了。

一转身，我看见了爱丽丝，她微笑着给我鼓励——我回了她一个微笑，我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有点儿……愉快的感觉了。

“挺好，还真不错。”我承认道。

可爱德华的眼睛正盯着门口，脸色很生气。

“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道，我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因为旋转的缘故迷失了方向，但最后我还是看见了是什么惹他不高兴了。雅各布．布莱克，没穿无尾晚礼服，而是穿了一件长袖白衬衫，打着领带，头发像平常一样，往后梳成了一个马尾辫，正穿过舞池朝我们这边走来。

认出雅各布以后，我先是一惊，然后不禁替他感到遗憾。他显然不舒服——极度的不舒服。他的目光遇到了我的目光后，流露出一脸愧悔的神情。

爱德华很轻在吼了一声。

“礼貌点！”我嘘声说道。

爱德华的语气很尖刻：“他想跟你聊。”

这时，雅各布来到了我们跟前，脸上的尴尬和歉意更加明显了。

“嘿，贝拉，我心里一直盼着你会在这儿呢。”雅各布的话听上去让人觉得他的希望正好与此相反，但他的微笑完全和平常一样热情。

“你好，雅各布，”我也回以微笑，“怎么啦？”

“能借用一下你的舞伴吗？”他试控性地问道，第一次瞅了爱德华一眼。我震惊地发现雅各布不用抬头仰视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以来，他肯定高出半英尺了。

爱德华的脸色很镇定，表情很茫然，他唯一的回答就是小心翼翼地让我站住，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谢谢。”雅各布亲切地说道。

爱德华只是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看了我一会儿，这才转身走开。

雅各布把双手放在了我的腰部，我直起身子把双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哇，雅各，你现在多高了？”

他很得意：“六英尺二。”

我们其实并未跳舞——我的腿跳不了，而是不动脚地在那不雅观地左右摇晃。这倒也无防，他最近猛长了这么高一截，使得他看上去细长细长的很不协调，他跳舞很可能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

“噢，你今天晚上怎么到这儿来了？”我问道，其实并不真的想知道。考虑到爱德华的反应，我能猜到。

“你能相信我爸给了我二十块钱，让我来参加你们的班级舞会吗？”他承认道，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信，我相信，”我咕哝道，“好了，我希望你起码玩得愉快。发现

了中意的没有？”我逗弄道，朝墙边上那一溜儿像色彩柔和的糖果一样的女孩子点了点头。

“见到了，”他叹息道，“可惜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

他朝下瞟了一眼，和我好奇的目光相对了片刻，然后我俩都尴尬地望到一边去了。

“你看上去真漂亮，顺便说一句。”他腼腆地补了一句。

“嗯，谢谢。对了，比利干吗出钱让你到这儿来？”我迅速地问了一句，虽然我知道答案。

雅各布似乎不是很感激我转移了话题，他望到了一边，又不舒服了：“他说这儿跟你说话很‘安全’，我敢说我老爸准是疯了。”

说完他哈哈大笑了，我也略微跟着笑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他说了，只要我把话带到了，他就会给我买我要的那个主汽缸。”他羞怯地咧嘴一笑，坦白道。

“那就告诉我呗，我希望你把你的车组装完。”我对他也咧嘴笑了一下。至少，雅各布对他要转告我的那些话不以为然，这样，情况就好多了。爱德华靠着墙在看我的脸，他自己的脸毫无表情。我看见一个穿粉色连衣裙的二年级学生正战战兢兢好奇地打量着他，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她。

雅各布又不好意思地看到一边去了：“别生气，好吗？”

“我绝对不会生你的气，雅各布，”我让他放了心，“我甚至不会生比利的气，你要说什么，尽管说出来好了。”

“嗯——这话太说不出口了，对不起，贝拉——他想要你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他让我告诉你‘求你了’。”他愤慨地摇了摇头。

“他还是很迷信，对吧？”

“对。他……也有点儿太迷信过头了，你在凤凰城受了伤，他不相信……”雅各布的声音不自然地变小了。

我眯缝起眼睛：“我摔倒了。”

“这个我知道。”雅各布迅速说道。

“他认为爱德华跟我爱伤有关系。”我断然说道，尽管我答应了不发火的，可还是生气了。

雅各布不愿面对我的眼睛，我俩甚至懒得随音乐摇晃了，虽然他的双手还放在我的腰间，我的双手还绕在他的脖子上。

“听着，雅各布，我知道比利也许不会相信，但情况就是这样，你知道的”——此时，他看着我了，是听出了我语气又变得诚挚起来后的回应——“爱德华的的确确救了我的命，要不是爱德华和他父亲，我早就死了。”

“我明白。”他嘴上说道，但语气听上去好像我真诚的话语令他有所感动，或许，他至少能够让比利相信这些的。

“嗯，我很抱歉，你也是迫不得已来做这件事情的，雅各布，”我道歉说，“不管怎样，你可以得到你要的零件了，对吧？”

“对。”他咕哝道，依然显得很难堪……很不安。

“还有话没说完？”我怀疑地问道。

“别提了，”他喃喃道，“我会去打工，自己攒够钱的。”

我怒视着他，直到他看到了我的目光：“你就痛快点儿说出来吧，雅各布。”

“太难听了。”

“我不在乎，告诉我。”我坚持道。

“好的……不过，哎呀，这话可难听啦，”他摇了摇头，“他要我转告你，不，要我警告你，嗯——下面这个‘们’是他用的，不是我的，”他把一只手从我的腰部松开，举起来在空中画了一对小引号，“我们将拭目以待。”他密切注意着我的反应。

这话听起来就像从描写黑手党的电影里抄来的，我听后哈哈大笑了。

“抱歉，真是难为你了，雅各。”我窃笑道。

“那倒没什么。”他如释重负般地咧嘴笑了。他的目光迅速地把我的连衣裙扫视了一遍，评判着，“这么说来，用不用我转告他，叫他不要多管闲事？”他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用，”我叹了口气“告诉他说我谢谢他，我知道他是为我好。”

一曲终了，我放下了胳膊。

他的双手在我腰间迟疑着不肯松开，瞅了一眼我的那只跛腿：“你还想跳吗？还是要我帮你找个地方歇着？”

爱德华替我作了回答：“好了，雅各布，这就不用麻烦你了。”

雅各布往后一缩，瞪大眼睛盯着爱德华，他就站在我们旁边。

“嘿，我没看到你在这儿，”他喃喃道，“我想我还会见到你的，贝拉。”他退下了，半心半意地挥着手。

我微笑着说道：“对，回头见。”

“真是抱歉。”他又说了一遍，这才转身朝门口走去。

下一曲开始时，爱德华用双臂搂住了我。节奏稍微快了一点，不适合跳慢步，但对他来说似乎算不了什么。我把头靠在他的胸品，心满意足。

“感觉好点儿吗？”我挑逗道。

“没好多少。”他简短生硬地说道。

“别生比利的气。”我叹息道，“他不过是看在查理的分儿上，但心我罢了。不是什么涉及个人的事情。”

“我不是在生比利的气。”他语气急促地纠正道，“可他儿子，真是让我恼怒不已。”

我往后仰了仰，想看看他的表情，只见他的脸色非常严肃。

“为什么？”

“首先，他让我食言了。”

我大惑不解地盯着他。

他半笑不笑地说道：“我答应过你今天晚上不让你离开我半步的。”他解释道。

“噢，没事，我原谅你了。”

“谢谢。可是还有别的事。”爱德华皱起了眉头。

我耐心地等候着。

“他说你好看，”他终于接着说了，眉头皱得更紧了，“那简直就是侮辱，就像你现在看上去的样子，用美来形容都远远不够。”

我大笑道：“你也许有些望见吧。”

“我可不这样认为，而且，我是什么眼光呀！”

我们又在旋转了，我的双脚站在他的双脚上面，他将我搂得紧紧的。

“这么说，你要对这一切都作出解释？”我问道。

他低头看了看我，一脸的困惑，我则意味深长地怒目注视着那些绉纸。

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改变了方向，转着我穿过人群朝体育馆的后门而去。我瞅见了正在跳舞的杰西卡和迈克，他俩正好奇地盯着我。杰西卡冲我挥了挥手，我迅速地朝她笑了笑，安吉拉也在，她在小个子本．切尼的怀里显得极其怀乐；她没有抬头，而是望着比自己低一个脑袋的他的眼睛。李和萨曼莎，还有劳伦跟康纳正瞪大眼睛看着我们。我能叫出从我旁边翩然而过的每张面孔的名字，然后我们到了门外，进入了落日那清冷而又昏暗的余晕之中。

一进入二人世界，他就一把将我拎起来，揽入了怀中，抱着我穿过黑暗的操场，来到了玛都那树荫下的长凳边上。他在长凳上坐下，让我靠着他的胸膛。月亮已经升上来了，透过薄透的云彩依稀可辨，白色的月光下，他的脸上泛着苍白的光。他的嘴咬得紧紧的，两眼充满了忧虑。

“你什么意思嘛。“我温和地提醒道。

他没理我，两眼盯着天上的月亮。

“又是暮色时分了，”他嘟囔道，“又一天结束了。无论白天多完美，总有结束的一刻哟。”

“有些东西就不一定非结束不可。”我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儿，立刻紧张起来了。

他叹了一口气。

“我之所以带你来参加班级舞会，”他慢吞吞地说道，终于回答我的问题了，“是因为我不想你错过任何事情。我不希望我的存在夺走你的候任何东西，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希望你做一个正常的人，我希望你的生活按它本来的样子继续下去，就当我已经在一九一八年该死的时候死掉了。”

听了他的话，我不寒而栗，然后我生气地摇了摇头：“在什么奇怪的平行空间里我会因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去参加班级舞会？要不是你比我强壮一千倍，我怎么也不会让你蒙混过关的。”

他敷衍的笑了一下，连眼睛都没沾到笑意：“还真是不错，你亲口说的。”

“那是因为和你在一起。”

我俩安静了一分钟，他盯着月亮，我盯着他。我希望有什么法子解释我对正常的人类生活是多么的不感兴趣。

“你愿意告诉我什么吗？”他问道，低头瞅了我一眼，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笑意。

“我不是一直在告诉你吗？”

“答应我你会告诉我的。”他笑着坚持道。

“好。”话一出口，我就知道马上会后悔的。

“你琢磨出我要带你来这儿后，似乎真的很惊讶。”他开了个头。

“对呀。”我打断了他的话。

“一点儿不错，”他同意道，“可你肯定有过别的推测……我想知道——你以为我打扮你是为了什么目的？”

没错，马上就后悔了。我撅起了嘴唇，犹豫着：“我不想告诉你。”

“你答应过的。”他不干。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不说？”

我知道他以为仅仅是不好意思我才不肯开口：“我想你听了会发火的，或者伤心的。”

他的眉毛在眼睛上方挤到了一起，把我的话想了一遍：“我还是想知道，求你了。”

“嗯……我估计到是有某种……重大活动。可我没想到会是栽种陈腐的人类活动……班级舞会！”我嘲笑道。

“人类？”他问得很干脆，挑了一个关键字眼。

我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裙子，手里不安地揉弄着一块稀疏的雪纺绸。他耐心地等待着。

“好的，”我一下子全坦白了，“我还以为你可能改变了主意……终究会把我变成吸血鬼呢。”

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好多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其中有些我认得出来：愤怒……痛若……然后他似乎定了定神，表情变得很开心了。

“你以为会是一个戴黑领结的活动，对吧？”他挑逗道，手上摸着无尾晚礼服的翻领。

我沉下脸以掩饰自己的尴尬，“我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有什么讲究，至少，对我来说，似乎比班级舞会更理性一些。”他还在咧嘴笑着。“这有什么好笑的。”我说。

“对，你说得对，是不好笑，”他同意道，脸上的笑意不见了，“不

过你宁愿把它看做一个笑话，而不愿相信你是当真的。”

“可我就是当真的。”

他长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真的那么愿意吗？”

他的眼睛里又浮现出了痛苦的神情。我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那你可得准备好啊，这可是结束呀，”他嘟囔道，几乎是在说给他自己听，“这可是你生命的暮色时分呀，虽然你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你愿意放弃一切？”

“那不是结束，那是开始。”我压低了嗓子反对道。

“我不值得你这样。”他悲伤地说道。

“还记不记得你曾告诉过我，说我不是非常了解我自己吗？”我抬起眉毛问道，“你显然也同样不了解你自己。”

“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叹了口气。

可他反复无常地情绪转移到了我身上。他撅起了嘴唇，两眼在探寻着什么，他仔细地观察了好一会儿我的脸。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他问。

“嗯，”我哽塞地说道，“怎么啦？”

他微笑了，然后缓缓地把头弯下来，直到他冰凉的嘴唇擦到了我下巴角下面的皮肤为止。

“就是现在吗？”他小声说道，呼出的气吹在我的脖子上，凉飕飕的，我不由自由哆嗦起来了。

“对。”我耳语道，免得声音有破碎的机会，如果他认为我是在装腔作势，他会很失望的。我早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而且我确信是对的。我的身体僵硬得像块木板似的，双手攥成了拳头，呼吸没有了规律……这都没关系。

他偷偷地笑了，侧向了一边，他的脸色的确有些失望。

“你千万别真的以为我会这么轻易地让步。”他说，嘲笑的语调里藏着一丝尖酸的味道。

“女孩子爱做梦。”

他的眉毛竖了起来：“这就是你的梦想？成为一个恶魔？”

“没说到点子上，”我说，对他的措辞皱起了眉头，恶魔，什么恶魔，“我更多的是梦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他的表情变了，让我语气中隐隐的悲痛变得温和而忧伤了。

“贝拉。”他的手指轻轻地顺着我的嘴唇轮廓滑动着，“我会跟你在一起的——这还不够吗？”

我在他的指尖下微笑：“眼下够了。”

他对我的固执皱起了眉头，今天晚上谁也不会投降。他呼出了一口气，呼气的声音简直就是咆哮。

我摸了摸他的脸。“听着，”我说，“我爱你，超过了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全加在一起，这还不够吗？”

“够，”他微笑着答道，“永远够了。”

然后他俯下身来，又一次将他冰凉的嘴唇贴在了我的喉咙上。

暮光之城(第一部):暮色　　完！！！